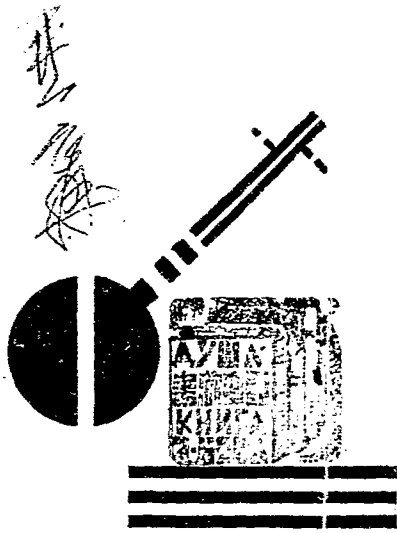


文藝叢書



正中書局印行

1934年

CHINA
吳河人

中華民國卅四年九月廿五日
發行



3 0406 2527 3

文藝叢書

未名劇本

契訶夫著
何妨譯



W. H. O'Connell



一九三八年八月購于金華
冊於游鄉送俞途中

正中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卅年九月廿貳日收到

介 言

一九二〇年，蘇俄中央文藝原稿保存館，在柴霍甫的原稿裏，發現了一部無題的四幕劇。

這個封鎖着的寶庫一經打開，就歸保存館的編輯部去負責整理，一直到一九二三年，才第一次在世界上公開出來。

保存館將這部稿子和柴霍甫的各種文藝原稿以及他的生平手跡（日記通訊等）作了比較的觀察以後，知道這是柴霍甫從事文藝著作的時候第一次着手描寫而又幾經易稿幾經修改過的一部偉大的富有歷史性的作品。

柴霍甫的弟弟，關於這劇本的初期歷史，曾有一段敘述。他在柴霍甫的傳記



上這樣寫着說：

「未來的大學生（柴霍甫）曾經寫好了一部劇本想拿到莫斯科的「小戲院」裏去排演，他爲了這件事情，特地跑到莫斯科去請教當時的名伶葉木花。劇本的內容是很廣大的，有火車裏面的情節，有強盜在法庭上自首的情節。可是所有這些在當時都不過成爲一場春夢而已。」（見柴霍甫的書信傳記合集第二卷）在另一處他又這樣寫着：

「他（柴霍甫）在莫斯科又寫了一部劇本，裏面包括馬賊、射手、和在鐵路上面尋死的女人。這個劇本是安東（柴霍甫的名）進了大學第二年級的時候寫的。同樣地，他又拿給葉木花去看，他希望她能夠把他排演，但結果仍被拒絕了。退回來，當時著者就把牠撕成小片丟到字紙簍裏去了，留着一個「魏尼茨基」的姓氏。後來把他放在「文舅舅」的劇本裏面。」

柴霍甫這兩次嘗試雖然都遭打擊，但他卻沒有因此灰心。恰恰相反，他的藝

術的天才經過這兩次磨鍊，越發滋長與發展起來，很快地就得到了偉大的成功。我們知道柴霍甫在大學裏讀書的時期正是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1882年——，差不多他的著名著作如「伊凡諾夫」、「海鷗」、「姊妹」、「櫻桃園」等等，都是他在大學畢業以後不久的產物。這一部無題的四幕劇，大概也是在這時期內着手重編的。

原稿用藍墨水寫在十一開的本子上面，共計二百六十一頁。第一次改的用紫鉛筆，第二次改的用黑鉛筆，第三次改的用紫墨水；有的地方用紫鉛筆塗去又用黑鉛筆圈轉來，有的地方用鉛筆塗去又用紫墨水圈轉來。蘇俄中央文藝原稿保存館在將這部稿子付印的時候，經過了嚴密的考慮，決定把原文盡量地揭載出來，甚至有幾個地方認為成問題的也不便除外，爲的是使讀者有機會用自己的眼光去評判一種真實的價值。在柴霍甫的一切著作中，這一部無題的四幕劇，確是特別值得注意的作品。

譯文根據蘇俄中央文藝原稿出版部一九二三年出版的第一版，譯成以後，覆勘原文，尙覺忠實。但譯筆艱澀，或許有些地方不能十分顯現作者生動靈活的描寫天才，尙望讀者諸君不吝賜教爲幸！

譯者一九三三年六月

劇中人

安娜·彼得洛娜·魏尼且娃。年青的寡婦，將軍夫人。

西耳其·泡洛奇·魏尼且夫。將軍前妻生的兒子。

莎菲·賢格洛娜。西耳其的妻。

鮑爾非力·雪棉諾奇·格拉戈列夫第一。

豈利·鮑爾非力奇·格拉戈列夫第二。鮑爾非力的兒子。

吉拉西姆·柯慈奇·彼得林。

怕維利·彼得老奇·塞爾蒲克。

維樂契喀。四十歲 怕維利的女兒。

地主，魏府的鄰居。

李桑契喀。二十五歲。怕維利的女兒。

馬麗亞·賢妃茂娜·憐可娃。女學生，二十歲。

伊凡·伊凡諾奇。退伍的騎兵大佐。

尼古拉·伊凡諾奇·特里茨基。伊凡的兒子，青年醫生。

阿婆拉磨·阿婆拉磨奇·文格洛奇第一。猶太的富人。

益帥克·阿婆拉磨奇·文格洛奇第二。阿婆拉磨的兒子，大學生。

迷海·懷西力奇·柏拉圖諾夫。小學教員。

亞力山姐·依文娜。(桑夏) 迷海的妻，伊凡的女兒。

且馬非·戈支奇·布格洛夫。商人。

奧西普。三十歲弱，馬賊。

麻二古。地方法庭的法警，小老頭。

(法西里)

雅可夫。魏府的用人。

巧姐。

客人及侍從。

× × ×

× × ×

× × ×

事實出於魏尼且夫的領地，處在南邊的一個省分。

第一幕

會客廳。客廳後面一扇玻璃門通到花園，側面兩扇門通進內室。客廳裏面陳列着舊式的傢具與新的沙發，大鋼琴一座，近旁擺着手提琴，曲譜及譜架等。小風琴一，壁畫幾張，嵌在鍍金的畫棚內。

第一場

安娜，彼得洛娜，魏尼且娃：（坐在鋼琴前，首向琴鍵垂着）

尼古拉，伊凡諾奇，特里茨基：（走進）

特里茨基：（走向安娜）爲什麼？

安娜：（抬起頭來）沒有什麼……苦悶……

特里茨基：給煙我吸吧，我的天使！身體疲倦了，很想吸煙，從早晨起還沒有吸過煙呢。

安娜：（給他煙）多拿幾支去吧，免得又來麻煩。（抽煙）沉悶極了，尼古拉！沒有事情做，真痛苦。究竟做什麼呢？我不知道……

特里茨基：（拉她的手）

安娜：你這是按脈搏嗎？我很健呢……

特里茨基：不，不是按脈，……我要親一下子……（吻手）親你的手好像親着天鵝絨的枕頭，又軟又白，你用什麼洗手哪，怎麼這樣潔白？真是奇妙的手……

再親一下吧，（吻手）下棋來嗎？

安娜：來吧……（看錶）一點一刻了……或許我們的客人已經餓了……

特里茨基：（擺上棋盤）完全正確。我自己呢，就已經餓得非常了。

安娜：我單不是問你哩……你就是時時刻刻都在那裏吃也會喊着餓的。（坐

到棋盤旁邊去下呀，我已經下了……要想好了再下，免得反悔……我下這裏

……你永遠是餓肚的。

特里茨基：你這樣走……好的……噯，我餓死了……我們的午餐快要來嗎？

安娜：不曉得快不快……廚房裏已經準備好了，可是我們的客人到現在都還

沒有來呢。我們的早餐是快要來了。真的，尼古拉，伊凡諾奇！你幾時會吃得飽

呢？吃，吃，不停地吃！就拿今天來說吧，我仔細地觀察你并且很驚奇……兩

杯茶，這末一大塊的烤牛肉，五只雞蛋，兩杯咖啡，十片燒麵包……這是怎樣

奇怪呀？這末小的人兒會有那末大的腸胃！

特里茨基：是的，奇怪！

安娜：在我的屋裏要維持清潔的，不要把吃剩的餅頭丟在地板上！你看，這難道

是我的餅？這是豬吃剩的，親愛的，下吧。

特里茨基：我什麼都不知道，我祇知道牠在你這裏將會發酵起來，假使我不把

牠吃下去。你這樣下嗎？好的……我就是這樣的……假使我麵包吃得多，這

就是我的身體健，如果我的身體健，這想必也是你的願意吧……健康的精

神在於健康的身體，我的先生說過并且說得對，他說假使不留意把你的頭

保得牛樣健，你的腦筋是不會好的。爲什麼你儘管想呢？下呀，親愛的奶奶！不

要想……（唱）我想同你談談心。

安娜：不要談……你擾亂我的思想。

特里茨基：可惜，你這樣聰明的主婦，一點不會想到吃的上面去，誰不懂得吃，就

是個傻子，老實的傻子。因爲……對不起，對不起！不能這樣下的！嚶，你下在那

裏……哦，這是另一回事。因爲吃是一種味覺，牠占着這末一個重要的位置，

同聽覺與視覺是一樣的性質，就是五覺裏面的一部分，直接關連到心理的，

我的奶奶，心理的，心理的！

安娜： 你似乎在調戲哩，……不要戲謔吧，親愛的！我討厭你并且不理你了，你看

見了嗎？在你開玩笑的時候，我沒有發笑。我覺得你現在應該注意這層！

特里茨基： 該你走了，尊貴的夫人！你把馬拿去呀，……你不笑是因為你不懂，……

……你的臉色今天這樣蒼黃，……你搽了牛油吧。

安娜： 平淡，尼古拉，伊凡諾奇，很平淡，沒有一點可笑的，我的滑稽家！

特里茨基： 沒有一點！(默)

安娜： 你看什麼？該你下了！你想什麼？你的「她」今天打算到我們這裏來，還是

不來？

特里茨基： 一定來的，她說過了。

安娜： 這樣說來已經是她要來的時候了。一點鐘了，……你……請恕我不客氣

的問題，……你同這個是「隨隨便便」的呢，還是「正正經經」的呢？

特里茨基： 怎講？

安娜：說老實話，尼古拉，伊凡諾奇，我不愛故意地問，站在友誼的立場上說……

蓮可娃對你怎樣，你對蓮可娃又是怎末樣？請說老實話不要滑稽……呢？說

吧，她——她，我本着友情來問你……

特里茨基：什麼她對我，我對她？此刻還是不明白呢……

安娜：你說一個大概。

特里茨基：去看看她，談談閒話，解解憂悶，給她的老媽子開銷一點茶錢……沒

有別的。該你下了。去看她的時候，老實對你說吧，我是隔一天去的，有時也每天去，在那裏的小路上散步，同她挽着手，我把她拉到自己身邊來，她也把我拉到自己身邊去，這當兒她抓住我的領襟，把領扣解開，撕着我的髯毛……

你看我這頸下都長着髯毛。

安娜：以後呢？

特里茨基：以後沒有什麼……情勢迫得我去接近她，簡直難得分開了。是煩惱，

是戀愛，或是別的什麼，我不知道……我知道，有時候，在午餐以後我爲了她非常地苦悶，有時候我直覺地看出她也爲我苦悶……

安娜：那末是戀愛了？

特里茨基：（聳肩）很有可能，我不了解自己……有誰能給我幫點忙就好了……
……你想應該怎樣，愛她呢，還是不愛？

安娜：這才有味！這個你自己更明白呀……

特里茨基：噯，噯！你不了解我……該你下了！

安娜：我下過了。我不了解，尼古拉！女人在你這樣一種關係裏面是很難了解的。
……（默）

特里茨基：她是個好女子。

安娜：我喜歡她。頭腦很清，不像我們這裏的傻姑娘，祇是好朋友，你不要使她有
什麼不快樂的事情才好！無論什麼……這樣的事會把你引到罪惡裏去的，

……你總是好戲謔，愛講無聊的話，要放正經點，不然那就糟了……我將爲她惋惜了……她現在幹什麼哪？

特里茨基：讀書。

安娜：化學也讀的嗎？（笑）

特里茨基：讀的吧……

安娜：真能幹，……仔細！你把袖子拉高一點……我喜歡她那個尖尖的小鼻！她

可以成爲一位很好的女學士哩……

特里茨基：可憐的女子，一點不會打交道！一生釘在一個地方，一塊兒過日子的都是那些粗頭粗腳的傻姑娘，什麼巧姐囉，李沙契喀囉，馬得蓮囉……這些個……我看，這些個傻姑娘就是給她墊鞋底都不行的！鬼知道，實在太可憐了！

安娜：哦，好腔調！還是第一次聽見你說出這樣的好貨。很快樂……我看你的靈

魂兒也在顫動了！尼古拉……請告訴馬麗亞，賢妃茂娜，叫她到這兒來玩一些時候……我要同她認識認識，客氣話我是不會講的，可是祇要請她來吃點兒東西，或者同她到外面去看看，或者就是領教領教她的學識……作興呢……你們就在這兒成婚吧，尼古拉！（驚）我看你祇是一個小孩子，輕浮的孩子，因此我也就得干預着你的事情了，并且你這個人總是這樣愛親暱的。我對於你有這樣的忠告：或者不理她，或者同她結婚。可是說到結婚，這不能隨隨便便的！突然地想到要結婚了，但是且慢，首要請你想一想看，詳細地把她從各方面觀察一下，不是從表面上觀察，而要深思熟慮與推究，免得以後要哭……聽見了沒有？

特里茨基：怎的沒聽見……已經洗耳恭聽了。

安娜：我知道你這個人做事總是不經考慮的，連結婚也不知道考慮一下。祇要女性的手指給你碰一下，你就準備着接受她的一切了。應該向親近的人請

「教請教呀！是的，祇管在你自己的傻腦袋裏是找不出好辦法的。」（在桌上敲一下）
「嚶，我看你的腦筋已經被她佔有了，（吹哨子）真氣死了老娘！我想你的心已經有大部分在她的身上，僅僅有一點點還沒有明顯。」

特里茨基：吹叫子就像男人吹的一樣，真是個奇怪的女人！（默）

安娜：如果萬一還是願意不同她結婚呢，那末同她玩玩，談談，也就……不可冒

昧去動她！聽見麼？討厭，討厭，真不耐煩！我已經夠受了，什麼你們的巧姐啦，李姐啦，是的，還有什麼馬蓮啦，所有的我都知道，了，如果是那末回事……

特里茨基：好的……她不到你們這兒來了。

安娜：爲什麼？

特里茨基：因爲到這兒來的時候，柏拉圖諾夫會說閒話。可是你們的柏拉圖諾夫至少是個畜牲……她是不能忍受他那樣瞎三話四的。他認她是個傻姑娘，他的腦筋裏既然有了不潔的成見，那末還有什麼鬼能夠使他清醒呢！他

以爲自己是受過什麼教育的，就有權利戲弄人家了，……你下呀！……難道她真個傻嗎？他那裏知道什麼人！

安娜：廢話。我們不允許他越分的，你告訴她不用害怕。可是這個柏拉圖諾夫爲什麼這末久還沒來？老早就已經是他來的時候了，（看錶）太沒道理，六個月沒有見面了。

特里茨基：當我來看你的時候，小學那裏的窗門還緊緊地閉着。他一定又在那裏睡覺了，他現在睡覺的時間比活動的時間多。這惡人我也好久沒有看見他了。

安娜：他健麼？

特里茨基：他永遠是健的，活狐狸！

（格拉戈列夫第一與魏尼且夫進場）

第二場

同上，增格拉戈列夫第一與魏尼且夫。

格拉戈列夫第一：那末，最親愛的西耳其，泡洛奇，我們是來沾光，你看有一對男女在這裏下棋，男的沒有失敗，女的可是有勝利。（坐下）我們坐下吧，否則我要疲倦死了……我們愛護女人好像那頂好的武士，信仰她，崇拜她，因為看

她是比較好的人，真的，女人是比較好的人，西耳其，泡洛奇！

安娜：爲什麼作惡？

特里茨基：誰個作惡？

安娜：誰把棋盤擺在這裏？

特里茨基：是你自己擺的呀！

安娜：啊哈，是的，請原諒！

特里茨基：這也值得說什麼請原諒……

格拉戈列夫第一：我們已經是朋友……友誼在我們的時代是沒有這樣純粹的情感，並且也不需要這樣。在我們的時代是有接濟，救助，這是主要的……

可是我們都有過樂意地爲朋友去赴湯蹈火的。

魏尼且夫：（打呼忒）光榮的時代！

特里茨基：可是我們這個時代可怕的災難就是爲朋友去赴湯蹈火哩。

安娜：說傻話，尼古拉！可是你也有爲敵人去赴湯蹈火嗎？鮑爾非力，雪棉諾奇？

（默）

格拉戈列夫第一：我不是說我們是完完全全的。（默）去年冬天我在莫斯科大

戲院裏看見一個青年給美妙的音樂感動得流眼淚了。這難道是好的？

魏尼且夫：這或許也是很好的。

格拉戈列夫第一：我也是這樣想，可是請你告訴我爲什麼那些坐在近旁的老

爺太太們却看着他微笑呢？他們爲什麼微笑呢？至於他自己也看出和善的人們爲他的眼淚而微笑，覺得很是不好意思，臉孔紅起來，把椅子轉過去，面上裝着一種苦笑，走出了戲院。我們這個時代不恥笑好的眼淚並且不戲謔他。

特里茨基：（對安娜）丟開他吧？這花言巧語的癡癡病者！我不能再忍下去，耳朵都聽漲起來了！

安娜：噁……

格拉戈列夫第一：我們在你這兒是有過幸福的，在我們的時代聽音樂不聽到散場是不會離開戲院的。你打呼欠了，西爾其，泡洛奇，我使你厭倦了……

魏尼且夫：不……做你的結論吧，鮑爾非力，雪棉諾奇，是做結論的時候了。

格拉戈列夫第一：哦，好的，好的，就是如此這般，如果總結我剛才所說的話，那末可以說，在我們的時代，可愛的也有，可憎的也有，可是結果都是可咒與可鄙

的……

魏尼且夫：好極了。可是在我們的時代沒有他們怎樣？

格拉戈列夫第一：我想沒有什麼。

魏尼且夫：（立起走到窗邊去）

格拉戈列夫第一：缺乏了這些人就成爲現代的癆瘵病……

魏尼且夫：這沒有根據的，鮑爾非力，雪棉諾奇！

安娜：我受不了！他搬出這種難堪的臭語來，竟把我也當傻子看了。（咳嗽）退後

面一點！

特里茨基：（向後移）自己輸了，埋怨人家的臭話，奇怪的女人！

魏尼且夫：鮑爾非力，雪棉諾奇，你僅僅根據着一種揣測就歸罪別人，埋怨青年，

這是罪惡的，並且是極不名譽的！

格拉戈列夫第一：或許是我錯了。

魏尼且夫：或許……在這個時候不應該說什麼「或許」……錯誤不能滑頭得過去，上帝，這是可恥的！你引用詭辯家的口吻，像在什麼報紙寫談諧的文章似的……

格拉戈列夫第一：（發笑）哦……你生氣了。親愛的朋友……我祇想指出一點，

就是你不是個武士，你對付敵人的意見，沒有相當的禮貌。

魏尼且夫：這一點就足夠證明我的憤激了。

格拉戈列夫第一：我沒有說全體，很明顯的，我是一般的講，也有例外的，西耳其，

泡洛奇！

魏尼且夫：好了。（行一個敬禮）我敬佩你的讓步！我很榮幸的知道你能夠讓步，在你的讓步中你已經把自己的主張打得粉碎了！你總算肯讓步，你所有的長處就是能夠讓步。但是假使是個幼稚無知的人來攻擊你那怎麼辦呢？或許你可以說服了他，因為我們，即我與尼古拉及姆媽等或大或少的青年人是

不懂咀咒與污蔑的。

格拉戈列夫第一： 嚶……你已經是……我沒有說過……

魏尼且夫： （發笑）親愛的人，幸得你還沒有能力，幸得你還沒有充分的能力去

教導人家發怒與咀咒。這就是你的幸福！再由說話轉到實際上去，那末你的

事業也是大錯特錯的。雖則你是個頂和善的人，但首先要看事實然後才說

話……

安娜： 我要聽一聽鮑爾非力，雪棉諾奇說話。不要下了！已經夠了。

特里茨基： 不，不！你一邊下一邊聽好了！

安娜： 夠了，夠了。（立起來）討厭，聽了再來下。

特里茨基： 下得勝利的時候，她就坐着像黏住了似的，可是祇要下輸了一點，她

就說要聽鮑爾非力說話！（對格拉戈列夫第一）喂，誰請你們到這兒來說話？

（對安娜）請坐下來再繼續下去吧，不然就算是你輸的！

安娜： 由你去算好了！
（坐下在格拉戈列夫第一對面）

第三場

同上，增文格洛奇第一。

文格洛奇第一： （入）熱呀！這樣的熱使我回想到柏力斯青那個地方了。
（坐在鋼琴邊把弄提琴）

那裏，據說，很熱！

特里茨基： （立起）那末我來記賬了。
（從口袋裏掏出記事冊） 我們來算賬吧，尊貴的夫人！

（寫）記上將軍夫人……記上將軍夫人三個盧布，和前次合算起來一共九個盧布。喂！什麼時候來取款啊？

格拉戈列夫第一： 咳，你老先生，你老先生！你沒有看見過去的！你如果知道我的過去，或許你不會這樣說了……
（嘆息）你一點不懂！

魏尼且夫： 我覺得你對於歷史與文學是最有信仰的，鮑爾非力，雪棉諾奇！過去

的我雖沒有看到，但是覺得到。（指自己後頭）可是你對於現在的却不懂得並且看不見哩。

特里茨基：貴顯的太太，你還是要欠賬還是現在馬上給我錢呢？

安娜：不要嘈嘛！你不給我聽嗎？

特里茨基：是的呀！爲什麼要聽他們呢？他們將要說到明天！

安娜：西耳其，付給這個瘋子十個盧布吧！

魏尼且夫：十個嗎？（拿出紙幣）鮑爾非力，雪棉諾奇，把我們的談話轉換一下吧！

格拉戈列夫第一：換一個題目來說也好，假使你不喜歡這個。

魏尼且夫：你的說話我是喜歡聽的，可是不喜歡你的誹謗。（給特里茨基十個盧布）

特里茨基：謝謝！（在魏尼且夫的肩上一拍一下）你看在這個世界上應該怎樣生活下

去！一切閒事都不管！同一個無告的女人坐着下棋，並且捫心無愧地來安慰

她，可是結果僅僅得到十個盧布。這怎末樣？值得贊美麼？

魏尼且夫：值得贊美！你，醫生，可以說是當代猶太的貴族！

安娜：不要說話，特里茨基！（向格拉戈列夫第一）你說女人是比較好的人麼，鮑爾

非力，雪棉諾奇？

格拉戈列夫第一：比較好的人。

安娜：那末，這樣說來，你是個偉大的女性愛護者，鮑爾非力，雪棉諾奇！

格拉戈列夫第一：是呀，安娜，彼得洛娜！我愛護女人！我崇拜她！我看她全身的每

一部分都可愛：我愛她的心並且……

安娜：你崇拜她，……但是她是否值得你的崇拜呢？

格拉戈列夫第一：值得，值得。

安娜：你確信這個嗎？十分的確信還是僅僅這樣想？

特里茨基：（把提琴拿起來撥弄）

格拉戈列夫第一：十分的確信。祇要知道你一個人就足夠使我這樣地確信了。

安娜：真的嗎？你這個人是怎樣特別的會起興奮呀！

魏尼且夫：他是個浪漫主義者。

格拉戈列夫第一：或許是的……這有什麼關係呢？浪漫主義並不是絕對的壞

東西，你排斥浪漫主義也好，但是我怕的是你把別的東西與牠混同排斥！

安娜：我的朋友，不用引起爭論吧，我不會爭論的，排斥也好，不排斥也好，可是無

論如何這是一件聰明的事情，聰明是上帝的恩賜！鮑爾非力，雪棉諾奇，你說

這是聰明的人問題的中心就在這裏，（笑）如果所做的是聰明，自然也是個

聰明的人，那末旁的問題就可以不言而喻了。噯！不要搗亂，尼古拉，伊凡諾奇！

把提琴放下來！

特里茨基：（奏琴）好樂器。（唱歌）

我來撥弄，撥弄，

你們走吧，走吧，

客人們：

回家去！

格拉戈列夫第一： 柏拉圖諾夫有一次說得真中肯，他說，我們啓發了一部分的女人，但是要啓發這一部分的女人就要自己與女人一塊兒踏到泥潭裏。

特里茨基： （大笑）這是小孩子一到成人的時候就應該做的事，也值得讚嘆！

安娜： 這是他說的嗎？（笑）是的，他有時會說出這樣輕快的話來……要知道他這是有感而發的……哦，恰巧說起了他，我正要問你，這個柏拉圖諾夫照你的眼光看起來是怎樣的人？不是一個英雄？

格拉戈列夫第一： 你說怎末？這個柏拉圖諾夫照我的意思說，他是個比較好的能夠表明這個時代憧憬的人物，是一個英雄。這個英雄可是還沒有把這個時代的憧憬描寫出來。（發笑）我知道在這個憧憬裏面已經形成了我們這個社會的趨勢：俄國的小說家隱約地覺得這種趨勢。他徬徨失錯，迷了方向，

不知道停在那裏，他們不懂得……的確，這是不容易懂的！（向魏尼且夫說）因此所寫的小說就壞透了，淺薄、貧困、瑣碎而毫無奇特！一切都是模糊不清，一切都是滑稽可笑……依我看來，我們的聰明的拍拉圖諾夫却正是這個憧憬的最好的表白者。他現在健嗎？

安娜：聽說他健。（感）光榮的人……

格拉戈列夫第一：是的，他的確值得這樣尊敬，我在去年冬看過他好幾次，並且永遠忘不了同他一道消遣的那些幸福的時間。

特里茨基：爲什麼你不喜歡他，阿婆拉磨，阿婆拉磨？爲什麼你不愛這個窮人？

文格洛奇第一：誰對我說我不愛他？他是個有名譽的青年。祇是我對於他有一

點點不喜歡，就是他這個人過於熱烈與尖刻。可是這一點所有的人都是不
喜歡他的，不僅僅是我！

安娜：（看錶）這時候他應該是來的了。西耳其，你派人去請他沒有？

魏尼且夫：去過兩次了。

安娜：你這位先生慣會說謊的。特里茨基，你叫雅可夫去請他去！

特里茨基：（伸懶腰）吩咐他們收拾桌台吧！

安娜：這個我自己會吩咐的。

特里茨基：（走到門口碰着布格洛夫）氣呼呼地像一架機關車，你這個大肚皮的人！

（在他的肚皮上拍了一下退場）

第四場

安娜，格拉戈列夫第一，文格洛奇第一，魏尼且夫，布格洛夫。

布格洛夫：（進場）噯！這熱天就像火燒一般，我想快要下雨了！

魏尼且夫：你從花園裏來麼？

布格洛夫：是的，從花園裏來。

魏尼且夫： 莎菲在那裏麼？

布格洛夫： 那個莎菲？

魏尼且夫： 我的妻，莎菲賢格樂娜！

布格洛夫： 我馬上去看……（跑到花園裏去）

第五場

安娜，格拉戈列夫第一，魏尼且夫，布格洛夫，柏拉圖諾夫與桑夏（穿俄國舊式的女裝）

柏拉圖諾夫： （在門口對桑夏） 請吧！我們要向他們問安的小女人！（同桑夏入場） 嚶，

我們都來了家裏沒有人啦！桑夏，向他們祝福呀！喂，諸位親愛的先生們，祝你們康健！（向安娜鞠了躬，吻她的左手，又吻她的右手）

安娜： 怎樣娜？你好忍心呀……怎末使我這樣的人等？你知道我是怎樣地焦急

呀？親愛的亞力山姐，依文娜！（同桑夏接吻）

柏拉圖諾夫：因為我們家裏沒有人祝福你了，上帝！我們足足六個月沒有看見

啦，這個偉大的客廳和這些華麗的陳設，低微的人就格外顯得低微了……

整個冬天像狗熊似的在黑洞裏睡過去，祇有今天才算看見天堂了！哦，西耳

其，泡洛奇，你好呀！（同魏尼且夫接吻）

魏尼且夫：長得高了并且長得豐滿了，并且……還有什麼祇有上帝知道了……

：嚶，亞力山姐，依文娜，小姑娘，你長得多末美滿了！（同桑夏握手）康健嗎？長

得這末漂亮，并且豐滿！

柏拉圖諾夫：（同格拉戈列夫第一握手）鮑爾非力，雪棉諾奇，非常高興地看見你！

安娜：你們怎樣過日子的哪？你們的生活怎樣哪，力亞山姐，依文娜？哦，先生們請

坐吧！我們坐下來談！

柏拉圖諾夫：（大笑）西耳其，泡洛奇！這就是他嗎？先生！你的長頭髮大翻領與勳

聽的歌聲那裏去了哪哦，請你說點有趣味的事情吧！

魏尼且夫：我是個蠢才。（發笑）

柏拉圖諾夫：低音彈唱家，真是個低音彈唱家哦，我們坐下來好了……鮑爾非

力，雪棉諾奇，請你坐過去點！我坐下來了。（將坐下）先生們，請坐吧！噓……熱

呀！桑夏，你在那裏嗅什麼？（坐下來）

桑夏：我嗅嗅看。（笑）

柏拉圖諾夫：這是人家身上發出來的氣味，多末香呀！我覺得我們已經有一百

年沒有見面了。鬼知道這個冬天怎會熱到這末長！安樂椅都沒有坐了！桑夏，

你知道麼？過去六個月以前，我同這位將軍夫人整天整夜的坐在這裏下棋，

談談各種事物的前因後果，并且把你那些雪白可愛的小銀幣都輸光了……

……嚶，這天氣真熱極了！

安娜：我等著你已經等得不耐煩了……你健嗎？

柏拉圖諾夫：託福託福，尊貴的夫人！你長得更豐滿了，並且感覺也更銳敏了，：

……今天真熱，熱得頭發昏了，……我已經開始吃冰了。

安娜：你們看一看這兩個野蠻人長得多末強健！這有福的人民！迷惘，懷西力奇，

你們怎樣過的生活哪？

柏拉圖諾夫：極平淡的過去，……整個冬天睡在那裏，并且足足六個月沒有看

見天日。吃，喝，睡覺，高聲朗誦海里達的妻，……極平淡地過去！

桑夏：我們的生活還好，祇是枯燥一點，你們自然明白的。

柏拉圖諾夫：不是枯燥一點而是極枯燥呀，我的心肝！如果沒有一張六弦琴簡

直會把我悶死了，非常惦念着你們，……此刻在我目前的是一種多末美好

的景象呀！安娜彼得樂娜，經過一種久長的痛苦的非人的平淡得無以復堪

的時間以後，看見了這種美好的景象，真是說不出怎樣的快樂！

安娜：我拿這支煙來祝賀你！（給他一支煙）

柏拉圖諾夫： 謝謝！

安娜： 你們的小孩好嗎？

桑夏： 很好，已經開始學步了……你昨天到的嗎？

安娜： 趁十點鐘的客車來的。

柏拉圖諾夫： 在十一點鐘的時候我看見了你的列車，是的，祇是不敢進去見你。

我想，你很勞頓吧！

安娜： 你進去就好了！我們可以談話兩個鐘頭。

桑夏： （向柏拉圖諾夫耳語）

柏拉圖諾夫： 啊哈，真見鬼！（拍着自己的額）記起來啦！你爲什麼不早說？（西耳其，

泡洛奇！

魏尼且夫： 什麼事？

柏拉圖諾夫： 哦，他還想守祕密！結過婚了還想守祕密！如果我們不是這樣的形

態，已經老早就想到了！（立起來）我忘記了。可是他們也不說！

桑夏：當時他已經對我說過的，可是我忘記了。祝福你了，西耳其，泡洛奇，但願你

們一切的一切的……等一回再說什麼！

柏拉岡諾夫：榮幸得很……（行禮）祝福你了，親愛的人！西耳其，泡洛奇，你的行

爲多末奇特！這樣重大的事，是的，我是料不到你那末快的就會成功的！誰能

夠料到你這樣的奇特呢？

魏尼且夫：我怎末快！（大笑）我自己也料不到會這樣快的！這是突然的，老兄，事

情一說妥，我愛上了她，於是就把她娶來了。

柏拉岡諾夫：如果沒有『愛』簡直不能過一個冬天，如果這個冬天又要結婚，

這末必需經過嚴密的考慮，像我們的牧師所說的一般。老婆是極難考慮的

東西！她如果蠢，那真是說不出怎樣的痛苦！

魏尼且夫：對的對的，亞力山妲，依文娜！你知道，我本來主張慢慢考慮的，可是終

因爲……

桑夏： 因爲什麼自然明白啦。

魏尼且夫： 夠了夠了，我自己這樣想，遲疑不決的太沒出息了，還是採取亞力山

姐，依文娜的主張，作與結了婚以後再說吧！我是這樣想的呢……

桑夏： 你做得很好，西耳其，泡洛奇！你現在并且將來都是幸福的了，現在你可以

很快樂的過日子了，你嘗試到最有趣味的生活了！

魏尼且夫： 我時常把自己的祕密請教你的，并且現在還是要請你指教，亞力山

姐，依文娜！我現在真覺得無上的幸福！覺得自己不僅登上七重天，并且已經

登上四十七重天了！可是對於你的主張怎樣滿意，簡直說不出來！從前總覺

得你的主張有點不妥當，可是現在看來真是妥當極了。

柏拉圖諾夫： 你怎的會對她不满意呢，你是這樣的要結婚。到死愛聽媒人的話！

桑夏！ 我不愛做媒，我是按情理說話。我認爲到了結婚的時候就應該結婚的。遲

疑總是沒有益處并且是一種罪惡。西耳其，泡洛奇，你做的非常恰當，我慶祝你！

柏拉圖諾夫： 你好的位置找到了嗎？

魏尼且夫： 有人介紹我一個初級中學的位置，可是我不知道怎末辦，我實在不想在初級中學裏做事！薪水太少，并且……

柏拉圖諾夫： 你高興幹嗎？

魏尼且夫： 現在還是沒有一點決意。實在沒有決意幹。

柏拉圖諾夫： 哦，那末還是閒散着過日子啦。你從大學裏畢業到現在不是已經三年了嗎？

魏尼且夫： 是的。

柏拉圖諾夫： 這……（嘆氣）誰也不會打你！應該告訴你的老婆，空過了三個年頭良好的時光呢！大學裏畢了業就閒散着！先生，我不懂得你！真的不懂！你還

等待什麼呢？

魏尼且夫：初中裏我是不去的！我不見得很快的就會餓死，我覺得自己的性情不適宜於當教師，我不會一下子就餓死的，爲什麼作急？（笑）我們不要談這個問題吧。

安娜：誰要是閒散個三年還沒有耽心。那末就十年二十年也可以閒散下去了，……可是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談話暫且停止吧。現在天氣太熱了，不適宜爭論這樣重大的問題。我不高興聽了。你好忍心呀，亞力山姐，依文娜，爲什麼這末久都不來呢？

桑夏：沒有時間來，……迷海在家裏修理鳥籠，我呢，到教堂裏去走走，……鳥籠破了養的幾隻鳥兒都沒有地方安置了。

格拉戈列夫第一：你今天也到教堂裏去嗎？是什麼節日？

桑夏：不是節日，……我是去請君士但丁牧師做禱告，今天是迷海的父親的死

忌，死者在臨終的時候沒有好好地做過禱告，現在爲他做追禱會呢。

格拉戈列夫第一：你的父親安死了多久了，迷海，懷西力奇？

柏拉圖諾夫：三、四年。

桑夏：三年又八個月了。

格拉戈列夫第一：這末久了嗎？我的上帝！這時間過得好快呀！已經三年八個月了！我們與他最後一次的見面覺得有多久呢？（嘆氣）我們最後一次的見面是在伊文諾克，我們兩個人都在那兒當陪審員……也在那個時候使我有機會認識了這位老人家，他的品性的確是再好沒有的了……記得有一次被審判的是一個政府機關的測量員，他是個可憐的并且很傻的人，可是爲了受賄吃官司！（笑）這件案子全仗這位死者得到正確的解決，懷西力，安地力奇，這位死者出來主持公道，足足說了三個鐘頭，於是憤慨地做出結論，喊着：「這不是他的罪呀，因爲你們中間沒有誰個能夠立誓說自己沒有

得賄的！這自然是不合法律上的理論，但是……他們簡直沒有法子辦呀！他的慈悲心腸的確使我們非常驚服。那時候同我們一氣的還有已死的魏尼且夫將軍，就是你的丈夫，安娜，彼得樂娜！他也是個慈悲的人物。

安娜：這是不用不着證明的了。

格拉戈列夫第一：是的，他也爲犯罪者主持公道的……記得兩位死者都是好心的，熱血的，暴性的……農民們都擁護將軍，我們的貴族呢，站在懷西力，安地力奇方面……後來我們把他說服了……（笑）你的父親號召將軍決鬪，將軍就答應了他……請原諒我說話不得體……那時候真是愉快呀！我們陪他吃醉了酒以後，就給他們和解了……沒有比俄國人更容易和平的……你的父親是個慈悲的人，有慈悲的心腸……

柏拉圖諾夫：不是慈悲的心腸而是沒有心腸，

格拉戈列夫第一：他在自己的同輩裏，總算是個偉大的人物……我敬重他，我

同他有過很好的友誼關係！

柏拉圖諾夫：可是我不贊成他。當我還沒有成人的時候已經同他的意見不合。在最後的三年，我們簡直成爲真正的敵人了。我不敬重他，他也不認我是無用的人，可是……我們兩個人都是對的。我不喜歡這個人，不喜歡的就是因爲他平平穩穩地死去了，像一般善人似的死去了。本來是作惡的人，可是同時又想否認，自己作惡——這是俄國的壞蛋最可怕的特性！

格拉戈列夫第一：迷海，懷西力奇！對於死者可以說好話，或者一概都不說！

柏拉圖諾夫：不……這是拉了的邪說。照我的意思應該是要說就說真理，否則萬事皆休。可是說真理比不說還好些，至小在教育的意義上說。我認爲死了的人是不必對他講客氣話的……我在死者的床頭坐着……沈悶地，黑暗地，四圍都是些頹敗的氣象，醜態，紛亂，破碎不堪……足底下堆着些扯爛了的紙牌，倒空了的酒瓶……醫生酒吃醉了在前廳噴嚏……他的神經病發

作……可怕的沈悶，可怕的痛苦，我是永遠永遠忘不了這種痛苦的我因此得病了，頭髮變白了……你看，我這裏已經有白髮……這些白髮就是苦悶的標記呀！我在同輩的朋友中間也時常碰見這樣的白髮！怎樣一種激烈的思想刺激着我的腦袋！如果我那時候能把這些思想寫出來，此刻給你拿去讀一讀，那末你至小限度也要說這樣的生活是可憎的吧。至於他在未死之前，也老早就有了白髮……他的白髮是在怨恨中出長的……『我們——他說——現在窮了！我們死了吧！同我共患難的朋友現在到那裏去了？他們在那裏？這些閣下、老爺、大先生們，現在都到那裏去了？這些人出來的時候，能使玻璃振動，桌椅跳舞，蒼蠅高飛的，現在都到那兒去了？我知道他們所需要的不是貧窮與死亡而是富貴與樂天的混蛋！』他磨牙切齒地說了這些話……

（伊凡、伊凡諾奇進場）

第六場

同上，增伊凡伊凡諾奇。

伊凡：巧——巧——巧……女婿，女兒都在這裏！伊凡、伊凡諾奇、大佐、老壽星出

現了！孩子們，祝你們長命百歲！給你們致敬！騎兵的大敬禮！先生們，好熱呀！迷海

喀，我的好女婿！

柏拉圖諾夫：（起立）祝你日安，大佐！（擁抱他）健康嗎？

伊凡：我天天是健的。上帝不忍責罰我。桑夏喀，（在桑夏的額頭接吻）好久沒有給

你接吻了……身體健康，桑夏喀？

桑夏：你健嗎？

伊凡：（在桑夏旁邊坐下）我天天是健的，我有生以來沒有病過一次……心裏面

有一點點女人病，有時候稍微作痛，可是不妨事，用不着吃藥的……我已經

好久沒有看見你了，我的寶寶！每天都準備到你們那裏去看一看外甥孫，同女婿談談天，可是結果總是去不成……沒得空呢，我的心肝！早上本想到你們那裏去，把一隻雙筒的手槍帶去給你們見識見識，迷海喀，這隻手槍是一位民警坐下打牌的時候遺失下來的……好手槍！鬼都不會有這樣的好手槍！英國式的，一百七十步的距離可以完全打得準……外甥孫健嗎？

桑夏：健。他給你叩頭。

伊凡：難道他能夠叩頭了嗎？

魏尼且夫：這是要你心裏去理會的。

伊凡：哦，對——對——對……理會得。告訴他，桑夏喀，趕快長大起來。我要帶他去打獵。我已經給他預備一隻雙筒的小手槍了……我要使他成爲一個獵

人，將來誰個有打獵經驗的死了之後，可以把自己打獵的祕術傳流給他。

安娜：真會說話，這位伊凡老！到彼得樂夫的紀念日我們一同去打鶉子吧！

伊凡： 可以——可以，安娜彼得樂娜，我們就用十號子去打。我們到比沙路德子

彈製造廠去定子彈。

安娜： 你把你的雙筒手槍試試看吧。……

伊凡： 試過了，準星是神聖的！（吻她的手）好太太，你還記得去年那一次麼？哈！

——哈！我喜歡這個玩意兒，讓上帝征服我吧！我不喜歡怯懦，這是女子的劣根性，這那裏還說得上婦女解放呢！這樣縮着肩頭連火藥的氣味都不敢嗅，這祇配在閨閣裏嗅那些芬芳的氣味！我是個總指揮，指揮一切的！我們男男女女都要去！我把桑夏也帶去！把一切的人都帶去！告訴他們，血戰是什麼一回事，神聖的準星是什麼東西，尊貴的亞方山大馬克東斯克！

柏拉圖諾夫： 你已經吃過酒嗎，大佐？

伊凡： 自然哪……這沒有疑問的。

柏拉圖諾夫： 怪不得這樣會說。

伊凡：兄弟，你要知道我八點鐘到這裏來……這時候人家還在作夢……我到
了這裏用足踢了幾下……看見她出來了……笑一笑……開了一瓶葡萄
酒，她不多不少的吃了三杯，剩下的我就……

安娜：這也用得着說！

（特里茨基跑進）

第七場

同上，增特里茨基。

特里茨基：嚶，我至好的親戚先生！

柏拉圖諾夫：嚶——嚶！我頂壞的侍醫老爺！非常快活地看見你，我的至親！祝你

康健，快樂，光明并且香芬！

特里茨基：（亂髮裏的頭）是的，你的迷海真是給鬼拉的，這頭牛，這頭蠢牛！

桑夏：吓，你的酒氣好兇！身體好嗎？

特里茨基：還算好。你們來得真巧！（坐下）迷海力怎樣？

柏拉圖諾夫：什麼事？

特里茨基：自然是你的事啦。

柏拉圖諾夫：我的誰知道怎末樣兄弟，說來話長，可是不高興說牠。你在那裏剪

得這樣漂亮的頭髮哪？高明的理髮師！值得一個銀盧布吧？

特里茨基：我用不着付一個銀盧布的……我是靠這位女主人吃飯的，就是理

髮也不要我付錢，……吃點糖果吧。我呢，你是知道的，我的兄弟……

柏拉圖諾夫：想說笑話嗎？哦，哦，不要害怕，儘管說！

特里茨基：你的夫人肥胖起來了！（看着桑夏的拳頭）小小的，胖胖的……過了一

年就更肥胖了。

桑夏：幾時你得停止說廢話呢？

特里茨基：永遠不停止……你真的肥胖了，我的姊姊！祝賀你啦！（向柏拉圖諾夫）

你把她養得還不壞，可見你是個有用的人！你們的可喜喀健嗎？（立起來坐

到伊凡的身旁去）

桑夏：健。

（彼得林與文格洛奇第一進場）

第八場

同上，增彼得林與文格洛奇第一。

彼得林：（拿着報紙進來坐下）

文格洛奇第一：（坐在屋角）

特里茨基：我已經好久沒有看見他了。這孩子應該成人長大了。（向伊凡）你哭了，父親！

伊凡：我爲什麼哭？

特里茨基：比方說因爲快樂吧……你看我！這是你的兒子！（指一指桑夏）這是你
的女兒！（指著柏拉圖諾夫）這是你的親女婿！一個女兒就多末值錢了！比真珠

還值錢，爸爸！祇有你生出這末驚人的好女兒來！還有女婿呢？

伊凡：我親愛的，爲什麼我哭呢？我用不着哭呀！

特里茨基：可是還有女婿呢？哦，這個女婿！你的確是踏破鐵鞋都找不到這樣的
好女婿！高尚、尊貴、寬大、忠厚！外甥孫呢？這個小孩子是多末聰明伶俐！手搖搖，
身擺擺，嘴裏不斷地叫着——「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在那裏把他的強盜（意指
手槍——譯者）拿來給我，把他的鬍鬚拿來給我吧！」

伊凡：（從口袋裏摸出手帕來）爲什麼要哭呢？哦，感謝上帝。（哭）我用不着哭呢。

特里茨基：你哭了，大佐？

伊凡：不……爲什麼？哦，感謝上帝！我爲什麼哭呢？

柏拉圖諾夫：算了。吧。尼古拉！

特里茨基：（立起來坐到布格洛夫旁邊去）這天氣實在熱得可以了，且馬非戈支奇！

布格洛夫：實在的，熱得好像在深堂的鍋爐裏一般。溫度表足足有三十度。

特里茨基：這什麼意思？什麼緣故會這樣熱，且馬非戈支奇？

布格洛夫：這個道理你比我懂得更好些。

特里茨基：我不懂得。我祇知道醫學一方面的事情。

布格洛夫：照我的意思，我同你不妨說說笑話吧，這是因為六月的時候太冷了，

所以現在會這末熱。（發笑）

特里茨基：是這樣的……現在我知道了……且馬非戈支奇，你說那一種氣候

對於植物有益些，晴天好呢還是陰天好？

布格洛夫：都有好處的，尼古拉伊凡諾奇！可是麥需要多下雨……如果不下雨，

那末晴天有什麼意味呢？沒有雨牠是一個錢都不值的。

特里茨基：是的，你說得對。閣下的尊口真善於辭令，敬佩，敬佩！閣下原來是個博

學者，可是也有那一種是近性的嗎？

布格洛夫：（發笑）都沒有。

特里茨基：請說吧。你是個聰明的人，且馬非戈支奇！你想安娜彼得樂娜叫我們

吃飯是什麼意思呢？

安娜：等一下子吧，特里茨基！人家都在這裏等，他也要等一等。有得給你吃就是了！

特里茨基：她不知道我們的胃口！她不曉得我同你，並且特別是你同我喜歡吃酒！我們的酒量與食慾是很公道的！首先我要去檢查一下糧食儲藏室，然後才能夠說定吃得多少……其次……（向布格洛夫耳語）不好嗎？這是爲下酒用的——Orematun Simplex（全烤的）……那裏一切俱備……喝的也有，吃的也有……鮫魚，鮭魚，沙丁魚……還有——六層到七層的饅頭……

盡可能地把舊世界與新世界的動植物都搜羅來了。祇是快一點才好，肚子已經很餓了。且馬非戈支奇，你說怎的說實在的話。

桑夏：

(對特里茨基)

再沒有像你這樣想吃的了！就像飢民造反似的！你不喜歡讓

人家安穩地坐一下！

特里茨基：

你不喜歡讓人家消滅飢餓嗎？胖姑娘！

柏拉圖諾夫：

你此刻總算談諧極了，尼古拉伊凡諾奇！這怎末不令人發笑呢？

安娜：

哼！他多末討厭！多末討厭！無賴到萬分！這多末可怕！哦，請等一下子吧，討厭

的人，我有得給你吃就是了！(退場)

特里茨基：老早就這樣說了。

第九場

同上，少安娜彼得樂娜。

柏拉圖諾夫：可是還不算得怎樣胡鬧……什麼時候了我也餓了呢。

魏尼且夫：我的妻在那裏，先生柏拉圖諾夫還沒有同她會過面……需要認識

一下。（立起來）我找她去。她這樣喜歡花園，總是捨不得同牠分離。

柏拉圖諾夫：可是，西耳其泡洛奇，我請你還是不必把你的夫人向我介紹吧……

：我祇要知道，她是不是認得我？我在有一個時候已經一度認識了她。

魏尼且夫：認識你同莎娘？

柏拉圖諾夫：這是在那一個時候……覺得那時候我還在大學裏讀書。請不用

介紹，并且不用提起我，不用告訴她關於我的一個字……

魏尼且夫：好的。你這個人同所有的都是認識的，你怎的來得及認識這許多人

呢？不告訴她倒也沒有什麼關係，可是我却不以為她一直到現在還不知道

有個柏拉圖諾夫在這裏……假使她是知道你的，那末一定要來看你的。

（走到花園裏去）

特里茨基：當日我在俄羅斯的使命日報上發表的那篇通訊是佔了一個多末重要的地位呀；先生們！你們讀過了嗎？阿婆拉磨阿婆拉磨奇！你讀過了沒有？

文格洛奇第一：讀過了。

特里茨基：這不是一篇著名的通訊嗎？你看，你看我把怎樣的敗類給他揭穿了！

我在你們的面前這樣地寫道，全歐洲都在發抖了！

彼得林：（大笑）這是指着誰說的？這個B是誰呢？那個F又是什麼人呢？

布格洛夫：（笑）這是我呢。（搖一搖腦袋）上帝知道他！

文格洛奇第一：怎的這實在是值得羨慕的事。假使我會寫文章，必定寫給報上去發表。第一，這是有報酬的；第二，這是有名譽的。這就是我們所以稱許著作家是聰明人的原因。祇是你，醫生，並沒有寫這個通訊。這是鮑爾非力雪棉諾奇寫的。

格拉戈列夫第一：這你從那裏知道？

文格洛奇第一：我知道的。

格拉戈列夫第一：奇怪……我寫這是真的，可是你從那裏知道這末詳細？

文格洛奇第一：祇要想知道，一切都可以知道的。你把信封起來發出去，可是我們的郵差却有很好的記憶。這就是一切的玄秘了……用不着什麼測度。我們猶太人的刁惡不是沒來由的……（笑）可是你不必害怕吧，我不會報復你的。

格拉戈列夫第一：我並沒有害怕，但是……我覺得奇怪！

柏拉圖諾夫：我看不出這裏面有一點點的奇怪。假使是別的什麼人而不是阿婆拉磨阿婆拉磨奇侵犯人家的寶庫或信箱，這倒是很奇怪的……他在這方面是個特有專長的人物。

桑夏：（捏一捏柏拉圖諾夫的手）

格拉戈列夫第一：我沒有說這個……但是請你不用打胡混吧，迷海懷西力奇！

文格洛奇第一：我是個惡人。但是人家說我惡人時，我是非常憤恨的……因此

請你……

柏拉圖諾夫：不必說，請吧！我知道你。

文格洛奇第一：可是因為私人的特別關係。我們彼此都是互相了解的，不必走到愚蠢的地步。彼此不論在鄉下在城裏都不必走到互相仇視的地步……

(蓮可娃進場)

第十場

同上，增蓮可娃。

特里茨基：(跳起來) 馬麗亞賢妃茂娜！這多末巧！這多末奇！

蓮可娃：(給他手) 你好呀，尼古拉伊凡諾奇！(向各人點頭) 先生們，都好呀！

特里茨基：(幫她脫外套) 我幫你脫外套……日子過得很好嗎？我再來祝賀你一

次！
（吻她的手）身體健嗎？

蓮可娃： 同平時一樣……（眉頭蹙一下坐到排在第一列的椅上面去）安娜彼得樂娜

在家嗎？

特里茨基： 在家。從今天起我相信你的話了。

蓮可娃： 從前不相信嗎？

特里茨基： 你怎末說？那時候相信了，可是那時候還沒有。我素來是很少相信女人的。

格拉戈列夫第一：（笑）尼古拉伊凡諾奇是不會沒有話說的！你好呀，馬麗亞賢

妃茂娜？

伊凡： 這就是馬麗亞賢妃茂娜嗎？終於給我看見了！（走到蓮可娃的身邊去親她的手）

有福氣看見你，非常地高興！

蓮可娃： 你好呀，伊凡伊凡諾奇！（咳嗽）熱得可怕……請不用親我的手吧……

我覺得不舒暢……我不愛……

柏拉圖諾夫：（走向蓮可娃）很榮幸的向你致敬禮……（想接吻她的手）怎樣過活

哪？手給我吧！

蓮可娃：（把手藏到背後去）不必。

柏拉圖諾夫：爲什麼不配嗎？

蓮可娃：我不知道你配還是不配，可是……我看你是不誠意的？

柏拉圖諾夫：不誠意？你怎的知道不誠意？

蓮可娃：假使我不會說過我是不喜歡這樣的接吻，那末你還是不要接吻我的

手吧……你總是愛做那些我所不愛的事情。

柏拉圖諾夫：馬上就給我做結論！你這個婦人！

特里茨基：（對柏拉圖諾夫）給我走開吧！

柏拉圖諾夫：此刻……你的臭蟲以太做到怎樣了，馬麗亞賢妃茂娜？

蓮可娃：什麼以太？

柏拉圖諾夫：我聽說，你從臭蟲裏面提出以太來，你想充實科學的力量……很

好的事情！

蓮可娃：你總愛說廢話……

特里茨基：是的，他說的都是廢話，哦，那末你到底還是來了，馬麗亞賢妃茂娜！

：你的母親健康嗎？

柏拉圖諾夫：你是多末標緻，多末可憐，多末熱呀！

蓮可娃：（立起來）為什麼你對我說這些話？

柏拉圖諾夫：我想同你談談……好久沒有同你談話了。為什麼發氣呢？你對我

發脾氣到底發到什麼時候才會終止呢？

蓮可娃：我看出你碰見我的時候，覺得自己很不自然……我不知道，我有什麼

使你這樣不安。可是……我爲要使你愉快，盡可能的避開你……如果不是

尼古拉伊凡諾奇說自己說的是老實話，說你沒有來，那末我也不會到這兒來了……（對特里茨基）你好不害羞，你說說！

柏拉圖諾夫：你說謊真是可恥，尼古拉！（對蓮可娃）你想哭……你還是盡情地

哭吧！眼淚有時候也會使人輕鬆的……

蓮可娃：（很快的，向門口同安娜彼得樂娜相碰）

第十一場

同上，增安娜彼得樂娜。

特里茨基：（對柏拉圖諾夫）醜……真醜！你知道嗎？醜再一次的……我們成爲敵人

人了！

柏拉圖諾夫：你這是說的什麼話？

特里茨基：醜！你不知道，你幹的什麼事！

格拉戈列夫第一：太無情了，迷海懷西力奇！

安娜：馬麗亞賢妃茂娜！我怎樣快樂呀！（握住蓮可娃的手）很歡迎……你這末久

沒有到我的客廳裏來了……你來，我歡迎你來……我們坐下吧……（坐

下來）很快樂……謝謝尼古拉伊凡諾奇，勞煩他到你們的鄉下去把你懇

請過來了……

特里茨基：（對柏拉圖諾夫）如果我愛她，成不成？

柏拉圖諾夫：愛……這由你去愛好了！

特里茨基：你不知道你說的什麼話！

安娜：你怎樣過的日子哪，我親愛的？

蓮可娃：託福平安。

安娜：我想你累了……（望着她的臉上）走了十二個俄里的路在沒有習慣的人

實在是困難的……

蓮可娃：不……（將手帕遮上眼睛同時哭泣起來）不……

安娜：你怎末哪，馬麗亞賢妃茂娜？（歎）

蓮可娃：沒有什麼。

特里茨基：（在台前走來走去）

格拉戈列夫第一：（對柏拉圖諾夫）你必須說向她道歉，迷海懷西力奇！

柏拉圖諾夫：爲什麼？

格拉戈列夫第一：你還來問嗎？你做的太無情了……

桑夏：（走向柏拉圖諾夫）道歉吧，不然我就回去……去道歉呀！

安娜：我自己也有這種習慣，走了路以後總是想哭……神經錯亂……

格拉戈列夫第一：完了……我希望這樣！可惡！我想不到你是如此的！

桑夏：我叫你去道歉呀！沒良心的！

安娜：我知道了……（看着柏拉圖諾夫）還來得及……請原諒我吧，馬麗亞賢妃

茂娜！我忘記了說這個了……這個……是我錯了。

柏拉圖諾夫：（走到蓮可娃的身邊）馬麗亞賢妃茂娜！

蓮可娃：（抬起頭來）你想怎樣？

柏拉圖諾夫：請原諒……在大眾的面前請求你的寬恕，我害羞得燃燒着五臟

六腑了……仲過手來吧……我拿名譽來擔保這是誠心的……（拉她的手）

我們和解吧……不用哭泣……同意嗎？

蓮可娃：同意。（把手帕蓋着臉跑出去，特里茨基跟着她出去）

第十二場

同上，少蓮可娃與特里茨基。

安娜：我不想這是你自己願意的……你！

格拉戈列夫第一：罪過，迷海懷西力奇！上帝知道你的罪過！

柏拉圖諾夫：夠啦，（坐倒睡椅上面去）上帝保護她……我做了傻事，我不應該同

她說話的！可是我的傻却值不得你們這樣爲她說了許多的話！

安娜：爲什麼特里茨基跟着她出去呢？可知不是同一的女人都會愉快的，如

果看見她的眼淚。

格拉戈列夫第一：我尊敬女人這種銳敏的感覺，你對她似乎並沒有特別說什

麼……但是僅僅爲了一點暗示，一句話……

安娜：你不好，迷海懷西力奇！不好。

柏拉圖諾夫：我已經認罪了，安娜彼得樂娜！

（魏尼且夫莎非賢格樂娜與文格洛奇第二進場）

第十三場

同上，魏尼且夫，莎非賢格樂娜，文格洛奇第二，再增特里茨基。

魏尼且夫：（跑進）走，走！（唱）走！

文格洛奇第二：（一面走一面說）你不要忘記哀爾伯是猶太人，海涅也是猶太人……

莎菲：這對於羣衆是沒有多大意義的……這對於我倒有些意義，可是對於大衆就難說……這個不僅是我一個人可以使你相信的，還需要別個更能幹的人來說服你……

文格洛奇第二：（在門口停住把手按在胸上）

安娜：莎菲終究也厭倦這個熱得不堪的天氣了！歡迎歡迎！

柏拉圖諾夫：（在一邊私語）莎娘來了！創造的主呀，她怎的這樣變了！

莎菲：我同米斯脫（Mist）文格洛奇在談閒天，完全把暑氣忘却了……（坐在睡椅上離開柏拉圖諾夫僅一尺多遠）我在自家的花園門口，西耳其。

格拉戈列夫第一：（坐在莎菲的側邊）西耳其泡洛奇！

魏尼且夫：有什麼見教？

格拉戈列夫第一：莎菲賢格樂娜，我最親愛的朋友，已經答應我說，在這個禮拜

日你們大家都到我們那裏去玩。

柏拉圖洛夫：（在一邊）她看着我！

魏尼且夫：我們將履行這句話，我們這全班的人馬都要往你那裏走……

特里茨基：（進場）哦，女人，女人！這是莎士比亞說的，可是說得不對。要這樣說才

對！咳！你們女人，女人！

安娜：馬麗亞賢妃茂娜在那裏？

特里茨基：我陪她走到花園裏，由她自己痛哭去了。

格拉戈列夫第一：我那裏，你還沒有去過一次，莎菲賢格樂娜！我希望我們那裏

能夠使你滿意……花園比你們的好，河很深，有很好的小艇……（默）

安娜：默不作聲的……傻子出世！（輕笑）

格拉戈列夫第一： 或者是天使輕輕地飛過。

柏拉圖諾夫： 靜的天使在這裏沒有什麼事。

莎菲： （對格拉戈列夫私語看着柏拉圖諾夫） 這個是誰？你看這個，同我並坐的！

格拉戈列夫第一： （發笑） 這是我們的教員，姓什麼我却不知道。

布格洛夫： （對特里茨基） 對我說句老實話，伊古拉伊凡諾奇，你是否可以醫治一

切的病？

特里茨基： 是的。

布格洛夫： 狗也醫的？

特里茨基： 狗也醫的！

布格洛夫： 如果被瘋狗咬了，這也可以醫好嗎？

特里茨基： 瘋狗咬了你嗎？ （推着他）

布格洛夫： （作鬼臉） 上帝保祐我！你這是幹什麼呢，尼古拉伊凡諾奇！耶穌看着

你?
(笑)

安娜： 到你那邊去是怎樣走的，鮑爾非力雪棉諾奇經過容斯納克的嗎？

格拉戈列夫第一： 不，假使經過容斯納克，就要打一個大圈子了。你們可以坐車
路。 直到柏拉圖諾夫克，我住的幾乎就在這個柏拉圖諾夫克。與牠僅僅隔兩里

莎菲： 我知道這個柏拉圖諾夫克，她還存在嗎？

格拉戈列夫第一： 怎的會不存在。

莎菲： 我那時同這個地方的地主是認識的，同柏拉圖諾夫。西耳其，你知道這個
柏拉圖諾夫現在在那裏嗎？

柏拉圖諾夫： (在一邊) 她在問我了。問他在哪兒！

魏尼且夫： 似乎知道，他叫什麼名氏你不記得了麼？ (發笑)

柏拉圖諾夫： 我在那時候也同他認識的。他的名氏似乎是迷海懷西方奇。 (笑)

莎菲： 是的，是的……他的名氏叫迷海懷西力奇！在我同他認識的時候，他還是

一個大學生，簡直是個小孩子哩……你發笑，先生……可是我，真的，找不出一個很適當的字眼來說……

安娜： （大笑并且指着柏拉圖諾夫說） 是的，你還是去認識他吧，否則他就忍耐不得，

肚皮要漲破了！

柏拉圖諾夫： （立起來）

莎菲： （立起來睨視柏拉圖諾夫） 哦，是他！爲什麼你不作聲，迷海懷西力奇難道……

這就是你嗎？

柏拉圖諾夫： 不認得我嗎，莎菲賢格樂娜？可是不奇怪！過去了四年半，將近五年

了，這最近的五年來沒有誰的景況像我這樣全身被老鼠咬得體無完膚的！

莎菲： （給他手） 我現在才開始認得你。你改變得多末厲害呀！

魏尼且夫： （把桑莫頓到莎菲的身邊） 這個，我給你介紹吧，就是他的夫人亞方山姐

依文娜！是人間最聰明的人尼古拉伊凡諾奇的妹妹！

莎菲：

（手伸給樂夏）

非常高興。（坐下）

你已經結婚了！……長久了嗎？哦，是的，已經

過去五年了……

安娜：

真能幹，這個柏拉圖諾夫！他不用出門，可是知道一切！這個，莎菲，我給你介

紹吧，是我們的好朋友！

柏拉圖諾夫：

這個榮譽的介紹足夠使我有權利來問問你，莎菲，資格樂娜！你一

向怎樣的過日子？你的健康怎樣的？

莎菲：

一向還算平淡，可是身體不大健。你怎樣的過日子？現在作什麼事？

柏拉圖諾夫：

當你在伯洛摩第二次去看我的時候，我就隨着候補公使黑里斯

宋夫哥倫伯去做什麼特務員了，可是那時候我的命運就擺佈着我，無論什

麼事情都不得手，一籌莫展的到了如今。我現在是個小學的教員，莎菲，就是

這樣。

莎菲：你？

柏拉圖諾夫：是的，我……（默）或許你有點奇怪吧……

莎菲：這不是確實的爲什麼……爲什麼不做大一點的？

柏拉圖諾夫：這個問題不是一句話可以答覆你的！莎菲賢格洛娜！（默）

特里茨基：（對布格洛夫）這個柏拉圖諾夫真是奇怪的人物！你看他：一個侯爵，一

個頂刮刮的侯爵，可是僅僅做個小學教員，這真是 *Sunn Quifue*（各有各的路）

格拉戈列夫第一：這樣說來，好像以爲當教員的就是一種什麼恥辱似的，什麼

下賤似的……迷海懷西力奇是個頂好的人，如果他能夠假裝矜驕一點，并

且也祇有這樣，就可以造成自己很好的地位，如果他開始這樣做，那末就會覺悟到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很好的假面具是不行的。可是我知道迷海懷西力奇眼光太銳利了，他不會假裝矜驕。

柏拉圖諾夫：我用不着爲自己造地位，並且也用不着假裝矜矜。我任何時候沒

有去造一點什麼，並且任何時候沒有去做一點什麼。

莎菲：你至少大學裏已經讀畢業了吧？

柏拉圖諾夫：沒有。我把牠丟了。

莎菲：想必這沒有妨礙你做人吧？

柏拉圖諾夫：對不起，我不懂得你的問題呢。

莎菲：是我說得不明白。這沒有妨礙你做人，我的意思是……簡單點說，就是做

勞動的人……就拿婦女解放來說吧……這個意見沒有妨礙你的職務嗎？

特里茨基：（在一邊）說得真漂亮！

柏拉圖諾夫：（在一邊）原來如此！……（向她）你說怎的？我想這是沒有妨礙的

吧……可是……妨礙着我的什麼呢？（笑）任何什麼都不會妨礙我的……

我是個當路的石頭。這個當路的石頭本身就是造成妨礙的……可是，請你

不必十分爲我擔憂，莎非賢格樂娜！我並不是絕對的不做事。我也有我的事情。我所做的事情就是不去責備自己的小孩子，彈彈六弦琴，時時刻刻唾棄着遺留在我的腦筋裏面的，那些由大學時代所獲得的狂妄的致命的思想，剩下了我現在所喜歡的……

（賽爾蒲克上場）

第十四場

同上，增賽爾蒲克。

賽爾蒲克：（在門口）連馬都沒得坐，好難走呀！

安娜：鳴啦！我的騎士來了！

賽爾蒲克：（默然吻着安娜與桑夏的手默然向各男賓頌次行禮畢又向大眾深深地叩一下頭）

我的至好請告訴我一個，不值得討論的問題，那個我急於要知道的人兒在

那裏照我的猜想，這個人兒——她就是吧！（指着莎菲）安娜彼得樂娜！請允許我向你請求把我給她介紹一下，使她知道我是個什麼人！

安娜：（接着他走到莎菲的面前）這位是退職的騎兵下士帕維利彼得老奇賽爾蒲

克！

賽爾蒲克：我的觀察力還行吧？

安娜：噫，真的是的……我的朋友，隣居，騎士，客人與冤家！

賽爾蒲克：實在的！我是已故將軍大人麾下的至好朋友在他的領導之下曾經佔領過炮台，御賜女式的外套，（十九世紀初葉武士們穿的一種大禮服，形式有點像波蘭舞女的舞衣，以表示尊重女性之意）享過了榮名，打過了勝仗，現在已經告老了。（向莎菲行禮）請給我握一握手！

莎菲：（手伸出去但又縮回來）很歡迎，可是……用不着這樣。

賽爾蒲克：這——沒有道理……我曾經把尊夫君的手捧着走過呢，當他還祇

會在桌下爬的時候……我被他的手指抓破了，還留着疤痕呢，這個疤痕要帶到坟墓裏去啦。（張開嘴巴）看一看！我的牙齒都沒有了！看見嗎？（大笑）我

揮着他的手，可是他，西耳其喀，這個頑皮的小孩子，聽了誰的唆使，把我的門牙都打落了。嘿，嘿……小雜種！你對於他的底細還沒有福氣知道，就這樣高傲起來嗎？我給你一點顏色看看……不必這樣揪着鼻子……不給我手嗎？

彼得林：（坐到文格洛奇的身邊去對他高聲讀報）

莎菲：（伸過手去）如果你已經這樣……

賽爾蒲克：（吻手）謝謝你！（對柏拉圖諾夫）你的健康怎樣哪，迷海喀？多末能幹的

青年：（坐下）我還在那個時候已經知道你了，那時候你剛到世界上來高唱無神論，輕蔑上帝……以後慢慢地長大了……哦！就不呢咀了好孩子！多末能幹！可是爲什麼不去從軍哪？爲戀愛嗎？

柏拉圖諾夫：因為肺部衰弱。帕維利彼得老奇！

賽爾蒲克：（私語特里茨基）他說的嗎？除非是沒有頭腦的人才會信他的胡說亂

道！

特里茨基：請你不要罵人吧，帕維利彼得老奇！

賽爾蒲克：（對大衆）他醫治我的腰痛……對我說這樣吃不得，那樣吃不得，地板

上不要睡……結果還是醫不好……我就問他『爲什麼你把錢拿去了而

沒有把病治好呢？』可是他說：『兩件事情祇能做一件，或者拿錢，或者治病。』

多未能幹的醫生呀！

特里茨基：你爲什麼造謠，帕維利彼得老奇賽爾蒲克？請問你，我拿過你多少錢？

回想一下子吧，如果你的記憶還未曾死滅！我去診治你六次而總共不過得

到一個盧布，并且還是破爛不堪的！我想把這個盧布送給窮人了，可是窮人

也不要。他們說，『爛了，破爛得不堪了，連號碼都沒有了！』你爲什麼還提起

這個腰痛來呢？

賽爾蒲克：可是你去過六次並不是爲我的腰痛，你是去醫治我們房東女孩的

想思病呢。

特里茨基：柏拉圖諾夫，你同他坐近點吧……他的手爪想把我的臉抓破了，請

你做做好事吧！

賽爾蒲克：你防備着好的不要在老虎的頭上搔癢！你的年紀還輕哩，以後再看

吧！（對柏拉圖諾夫）你的父親也是很能幹的！我們同他，同這位死者，有很好的

交情。他是個足智多謀的人，這樣靈活的人現在是再沒有的了，我們同他是

多末有趣……嚶，這樣的時間已經過去了……（對彼得林）吉拉西！你應該

知道敬重老前輩呀！我們在這裏談天，可是你在那裏高聲讀報！你做的雅事！

彼得林：（仍舊讀報）

桑夏：（碰一碰伊凡伊凡諾奇的肩）爸爸！不要在這裏睡吧！失禮的呢！

伊凡：（驚醒又馬上睡去）

賽爾蒲克：不……我不能說話了！（立起來）還是聽他的吧……他在讀報！

彼得林：（立起來走向柏拉圖諾夫）你說什麼話？

柏拉圖諾夫：絕對沒有……

彼得林：不，你說過了，……你說彼得林什麼什麼……

柏拉圖諾夫：你在作夢吧，……（對莎菲賓格洛娜）哦，你看……這些夢魂顛倒的

人民！

彼得林：你批評誰？

柏拉圖諾夫：我沒有說你一句話！我相信你這是夢嚙！

彼得林：你儘管說，說多少都由你的喜歡……彼得林，彼得林……彼得林怎的？

（把報紙放進口袋裏）彼得林也許在大學裏念過書的，大學畢業生的文憑也

許有一張的……這個你明白嗎？我的學位跟我到死時還會存在……就是

這樣的。七等文官的爵位……這個你該明白的吧？並且恰恰比你的高一點。託庇上帝，我還可以升到六級。

柏拉圖諾夫：很好。但是……你對我說這些有什麼意義呢？

彼得林：你同我一起生活着，朋友，你會知道的人生不是開玩笑一般地過去的！

人生高於……

柏拉圖諾夫：（發盾）真的，我不知道你想說什麼，吉拉西姆苦慈彌奇……我不

懂得你……開始你說自己，可是從自己又扯到人生……你同人生之間可有什麼共通的地方？

彼得林：如果摧殘你的人生，損害你的良能，即使在青年的時候也看不見自

己的前途了……

賽爾蒲克：（向窗外）來了嗎？來平一平父親的憤怒嗎？自家人說的話都聽不見嗎？穿綠的布衫，傻女兒，好好地裝飾裝飾呀！正教的信徒們，看吧！綠蛇。（吹哨子）

綠的噓……

維樂契喀：（在台後）你，爸爸，在屋裏就這樣高聲大叫的說話……

安娜：誰在那邊是你的女兒嗎，帕維利彼得老奇爲什麼他們不進來呢？（向窗外）

你們好呀！進屋子裏來坐坐吧！

維樂契喀：（在台後）你們沒有醫生在裏面麼，太太？

安娜：醫生不會奈何你的，進來吧！

維樂契喀：（在台後）那末柏拉圖諾夫先生在不在呢？

安娜：我對你說了，他們不會爲難你的，（笑）

賽爾蒲克：進來呀！母親作興也跟着你們來了吧！

第十五場

同上，增維樂契喀與李沙契喀。（他們進來時向大衆鞠躬坐在鋼琴旁）

特里茨基： 啊哈！（拿手帕掩着自己的臉） 啊呀！我看見什麼東西了！（笑） 害羞！害羞！

我怕羞呢！處女們來了！

賽爾蒲克： （仰在長椅上鄙視自己的女兒）

維樂契喀： 同尊夫人認識認識，尊貴的先生！

安娜： 這個不是我的呀，是泡洛奇的莎菲呀……

魏尼且夫： 非常，非常地感激你！怎樣過日子哪？

維樂契喀： 謝謝……我，尊貴的先生——母親託我向你致敬意。

安娜： 謝謝……（向特里茨基） 你停止吧！

賽爾蒲克： 怎樣地刺眼！這絕美的女兒！（發笑） 到這裏來顯自己的醜呀！……這

樣絕美的人兒要到法國去才會找得着的吧……喂！去！

柏拉圖諾夫： 你爲什麼掩住臉孔，尼古拉？

特里茨基： 李沙契喀，維樂契喀在這裏……嚇！我怕羞呢！

李沙契喀：母親向你致敬禮，太太！

安娜：謝謝你！（對特里茨基風聲）你停止吧！

賽爾蒲克：（睨視特里茨基）她們很好！聽父親的話！

安娜：不要認真吧，維拉帕維利娜，李沙帕維利娜，不要把這種戲笑看得認真了。

這位醫生慣會發笑並且時常是無故的發笑。柏拉圖諾夫也是這個樣子的。

柏拉圖諾夫：我可沒有想着發笑哩。

維樂契喀：你，父親，在屋裏就那末高聲地說話。

賽爾蒲克：（翻身轉過去背向她）我沒有與致同你說話！夠受了！滾開去！

特里茨基：（捧着肚子）啊哈！我這裏已經很受用了！（抱住賽爾蒲克）偉大的維樂維

利布且法郎奇！真偉大！

彼得林：人生，我的閣下……人生是什麼？人生是這樣的！就是一個人當他出世

的時候就得從三條生路中走着一條，除此以外別的路是沒有的：你向右走

——猛獸吃着，你向左走，——自己吃着猛獸！你照直走——自己吃着自己。

柏拉圖諾夫：請你說一說，喂……你得到這個聰明的結論用的是科學的方法呢，還是經驗的？

彼得林：經驗的。

柏拉圖諾夫：經驗，（發笑）可敬的吉拉西姆苦慈彌奇！你無論對什麼人去說都可以，可是不要對我說……我請你還是不必同我談什麼高深的問題，這祇有使我發笑，我什麼上帝都不信。我不會相信你老人在經驗上得來的妙論！我不會相信你的，父親的朋友！你怎樣絞盡了腦漿，用淺顯的言辭說出奇妙的東西來，我總是個不相信，我十分公開地對你說一點不會相信！

彼得林：是的……實在的……小的樹做一切的東西都用得着：造屋也好，造船也好，一切的一切……而老的、大的、高的樹無論做什麼鬼東西都不行……

柏拉圖諾夫：我不是一般地說着老年人；我祇說我父親的朋友。

賽爾蒲克：美人兒，嬌女兒……都來了！家裏母親沒有人給她吃了！

安娜：帕維利彼得老奇！（搖頭）

格拉戈列夫第一：我同你的父親也打過交道的，迷海懷西力奇！

柏拉圖諾夫：他的朋友還少嗎？……車馬盈門是常有的事！

格拉戈列夫第一：不……我的意思是說你對於我也不相信嗎？（大笑）

柏拉圖諾夫：嘿……對於你……對於你，鮑爾非力雪棉諾奇，也不大相信。

格拉戈列夫第一：是這樣嗎？（手伸給他）親愛的，謝謝你開誠佈公的說話！你的

直言越發使我親近你。

柏拉圖諾夫：你是個忠厚人，你是一切美的歌頌者……這個我也深深地尊敬

你，但是……但是……

格拉戈列夫第一：請說吧！

柏拉圖諾夫：但是……但是你需要更大的確信，要確信那些堅如化石一般的

硬漢與那些軟若蜜糖似的美女，他們一生都是同那些畜生與奴才共一個杯子吃喝的，并且要確信那些殘暴的小皇帝，他們是唯一神聖的，因為他們沒有作威作福。請你不要發怒，我告訴你吧，你的好言，你的美貌，你的慈祥的微笑與厚愛對於我到底有點什麼價值呢？我怎能相信這些呢？假使我知道你要成爲我的未來朋友，而對於我的父親並沒存，或許就是你懶得去做保護的工作，把他從千百萬的愚蠢事件中救出；而對於我呢，你又是沒有把握能夠把我從泥潭裏拉起！我僅僅對於那個神像有信仰的，我正期待着他的恩賜。

安娜！我不喜歡聽重重複複的說話，特別是柏拉圖諾夫說的話……他的話總是沒有好結果的。迷海懷西力奇，你不要說了，我向你介紹一位我們的新朋友吧！（指著文格洛奇第二）益爾克阿婆拉摩奇文格洛奇，大學生……

柏拉圖諾夫： 啊啊……（立起來走向文格洛奇第二）很歡迎！很快樂。（手伸過去）如果

我現在重新有權利被稱為大學生，那就更加高興同你握手了。（沉默）我給

你的手……你接受呢還是把你自己的給我？

文格洛奇第二： 我不這樣也不那樣……

柏拉圖諾夫： 這是什麼意思？

文格洛奇第二： 我自己的手也不給你。

柏拉圖諾夫： 這真費解了……為什麼呢？

安娜： （在一邊）鬼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文格洛奇第二： 因為我有根據的……我看不起這樣的人，像你這樣的人！

柏拉圖諾夫： 勇敢勇敢……（仔細打量他一下）假使這不是你的好勝心理，那末

我就得告訴你，這種態度對於我是非常滿意的！爲了你的將來的需要把好

勝的心理含蓄一點才行……（默）你對於我，活像偉人對小人……或許你

在事實上是一個偉人吧。

文格洛奇第二：我是純潔的人不是卑鄙的人。

柏拉圖諾夫：叫我拿什麼來祝賀你呢……如果年青的大學生不是純潔的人，

那真奇了！你純潔不純潔，沒有誰個來問你。你不給手嗎，青年的人？

文格洛奇第二：我對於乞憐的人是不捨施的。

特里茨基：（作啞聲）

柏拉圖諾夫：真的不給這也由你……我同你講禮，不是什麼乞憐，我們彼此之

間說不到什麼捨施。看呀！一切都是奇怪的，可驚的。這裏時常會發生可驚的

勇敢與可怕的愚蠢。你十分輕視我嗎？

文格洛奇第二：我盡可能地拿對於人的輕視來輕視你，我拿整個的靈魂厭惡

那些下賤的，墮落的，狡猾的人……

柏拉圖諾夫：（長嘆）我已經好久沒有聽見這樣的話了，這清夜的鐘聲……可

是我有一個時候也做過了撞鐘的名手……可惜這所有的一切祇不過是一些空的話……雖然是漂亮的空話，但空話總是空話了。即使說得十分漂亮，但不調協的音調在沒有習慣的人聽來是刺得耳朵怪痛的……

文格洛奇第二：我們停止這個談話好嗎？

柏拉圖諾夫：爲什麼？他們還很樂意聽我們說呢，並且我們彼此也未會覺得厭

倦……我們趁這個機會再來談談吧。

（法西里跑進來他的後面跟着奧西普）

第十六場

同上，增奧西普。

奧西普：（入）嘿……很光榮地來給你們尊貴的老爺太太請安，（默）希望你們

一切都如願！（笑）

柏拉圖諾夫：我看見誰鬼的親戚！人間的奇人最可怕的殺人犯！

安娜：請你說吧！你在這裏是找不到地位的！爲什麼進來？

奧西普：我來請安。

柏拉圖諾夫：你就是那個不分白日與黑夜都在那裏撒播恐怖的人嗎？我已經

好久沒見看見你了，你這個殺過六百六十六人的殺人犯！哦，你好嗎，朋友？講

點什麼奇異的新聞來聽聽吧！偉大的奧西普！

奧西普：（叩頭）向各位來賓老爺，向主人老爺，西耳其泡洛奇向嫡配的夫人致

敬禮！祝你們閣府平安，上帝保佑你們的一切！

魏尼且夫：謝謝。（向莎菲）這個，莎菲，我向你介紹吧，就是我們魏尼且夫克的壞

蛋。

安娜：不要纏住他吧，柏拉圖諾夫！讓他出去！我討厭他。（對奧西普）你到廚房裏

去，叫他們給飯你吃……你的鬍鬚也要剃一剃，否則像個什麼樣子……你

問雅可夫去借剃刀……看你的眼睛多末兇！這個冬季你把我們的樹偷去了多少哪？

奧西普：（擊笑）砍了幾株小樹，三株，四株……（笑）

安娜：（笑）你說謊多得多了！哦，他也有戒指呢！喂，你說，這是金的戒指嗎？請你看一看，現在幾點鐘了？

奧西普：（還看錶）二點二十二分……請把你的手給我親一個嘴吧！

安娜：（把手放到他的嘴唇上面）哦，親吧！

奧西普：（親手）很感激你，尊貴的夫人，感激你的同情。（敬禮）爲什麼你把我拉住，迷海懷西力奇！

柏拉圖諾夫：我怕你出去，我愛你，可愛的人多末能幹，鬼都給你捉得住！奇怪的人，什麼原因你會跑進這裏來呢？

奧西普：我追着那個傻子，那個法西里，於是就借着這個好機會進來了。

柏拉圖諾夫：聰明的追着傻的，可不是相反的！真光榮，先生們，你們看他這種樣

子！非常有趣的角色！現代人種博物館中一名最有趣最兇惡最野蠻的角色！

（把奧西普曳了一圈）給大眾每一個人做個顯明的例子，如奧西普這樣的人，

一個馬賊，寄生蟲，殺人犯，強盜。他在魏尼且夫克生長，在魏尼且夫克偷盜殺

人，并且同樣地也會死在這個魏尼且夫克，像一頭狗似的死去！（笑）

奧西普：（笑）你這個人真奇怪，迷海懷西力奇！

特里茨基：（仔細打量着奧西普）你幹什麼的，可愛的人？

奧西普：做賊的。

特里茨基：嘿，快意的工作……你怎的那末像且尼克？

奧西普：且尼克是什麼意思？

特里茨基：且尼克是個希臘字，譯成你的話，意思就是：豬羶，牠要知道整個的世

界，因此牠是個豬羶。

柏拉圖諾夫：他在微笑呢，上帝！這是那一種的微笑呀！你看他的臉，他的臉在

這張臉上有一百普特的鐵質！你拿石頭來敲他下來都不容易的！（把他領到鏡前去）你看一看，怪物看見嗎？可是你不驚奇嗎？

奧西普：最普通的人祇是瘦一點……

柏拉圖諾夫：好像是吧？不是個英雄嗎？不是黑蟻王嗎？（拍一拍他的肩）哦，勇敢的

戰勝的英雄！我們現在同你在一塊兒玩耍是怎樣的意味呀？從這個屋角到那個屋角，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們同你好像是洪荒的武士，我們同你好像是古代的英雄，有三百普特重的大頭，手執利刃，口吹角笛！你刺殺過沙拉尾的強盜沒有呢？

奧西普：誰知道他呢？

柏拉圖諾夫：刺傷了吧！我看你很有力！這不是筋肉，簡直是鋼條！幸運兒，甚麼緣故你不會判處徒刑呢？

安娜： 算了吧，柏拉圖諾夫！真討厭。

柏拉圖諾夫： 你恐怕也坐過一次牢吧，奧西普？

奧西普： 偶然坐過……每個冬天都坐。

柏拉圖諾夫： 這倒是該應的……在樹林裏很冷——不如坐牢去。但是爲什麼

緣故不判你去作苦役呢？

奧西普： 不知道……放了我吧，迷海懷西力奇！

柏拉圖諾夫： 你不是這個世界的人吧？你是超時間與空間的吧？你是超現實與

法律的吧？

奧西普： 請你允許我說一句話……法律上寫着，僅僅在那個時候才送你到西

比利去，嘗你真的是有罪的時候，或者你在法庭上承認處罰的時候……很

明顯的，所有的人都可以處罰的，我也可以處罰，因爲我做賊并且殺人。（笑）

可是做賊，這不是一切的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嘿，現在的人沒有從前那

樣勇敢了，蠢就是說不聰明……害怕一切……並且連說話都怕……或許可以把我充軍，可是他們不懂法律……一切對於他們都是奇怪的……總之一句話現在的人民簡直是驢子……一切的事情都是自私的，至於勞動組織這些鄙陋的人民是排斥的……朦朧無知……欺侮這樣的人民不足憐惜的。

柏拉圖諾夫：他的論斷是多末重要呀，這個賤賊！用自己的智慧找出這樣的論斷，這個被人厭惡的畜牲！可是他也有理論的根據呢……（長嘆）俄羅斯到底還有怎樣的醜惡出現呀！

奧西普：不祇是我一個人這樣地論斷，迷海懷西方奇！所有現代的人們都這樣論斷呢。是的，舉個例，比如阿婆拉磨阿婆拉磨奇！

柏拉圖諾夫：是的，可是這個人也是超法律的……一切都知道，可是什么都不敢說。

文格洛奇第一：對於我，我向你提議，還是讓我安靜一點吧。

柏拉圖諾夫：對於他，你可以撞一撞……這個人同你是一樣的；所差的祇是他

比你聰明點而享福點，好像林擒園裏面的園丁。不過對於他不能當面這樣喊，對於你就可以。都是一樣的壞蛋，但是他，我的朋友，有了六十所棧房，你呢，就連六十個銅子都沒有！

文格洛奇第一：六十三個棧房。

柏拉圖諾夫：再過一年就有七十三了……並且有人服侍，吃現成飯，一切都尊重，所有的人都向他脫帽子，但是你呢……你是個偉大的人，可是做賊過日子，不能生活！你這個惡人！

文格洛奇第一：你開始說夢話了，迷海懷西力奇！（立起來坐到別張椅子上去）

柏拉圖諾夫：在這個人的頭上裝置着很大的避雷針，很安穩地過着日子，要怎樣安穩就怎樣安穩，假使說不想多求，並且死……死也死得安穩！

安娜： 停止吧，柏拉圖諾夫！

魏尼且夫： 請休息一下吧，迷海懷西力奇！奧西普你離開這裏！你來了祇是毀壞柏拉圖諾夫的品性。

文格洛奇第一： 他想逼迫我離開這裏，可是不成！

柏拉圖諾夫： 成的！如果不成，我自己離開！

安娜： 柏拉圖諾夫，你不停止嗎？你不要裝瘋賣傻，我直截了當地說一句：你停止還是不停止？

桑夏： 不要說吧，我的上帝！（低聲）你這是不應該的呀，你把我氣壞了！

柏拉圖諾夫： （對奧西普） 去吧！我的靈魂希望你很快的滅跡！

奧西普： 在馬麗亞彼得洛娜那裏有一隻鸚鵡，牠對於所有的人并且連狗都是稱呼傻子，但如果看見了鳶或者阿婆拉磨阿婆拉磨奇，牠就喊着說：『嚇，你這可呪咀的！』（大笑）別了！（出去）

第十七場

同上，少奧西普。

交格洛奇第一：誰個都可以由他自己的願意去說，可是不准你來批評我的行為，并且是出於這末一種方式！我是個公民，並且照真理說是個善良的公民。……我是做父親的了，可是你怎的？你是誰呢，青年的人？請恕我不客氣的說，你是個浮浪的人，敗家的子弟，在自己手裏的光榮事業，你沒有一點能力把握得住，你像一個腐爛了的人……

柏拉圖諾夫：公民……如果你是個公民，那末說這些話是很不好的！這是罵人的話呀！

安娜：他還不停止！柏拉圖諾夫，你爲什麼拿自己的辯論把我們的時間消費了呢？爲什麼說得這樣過分？你有這種權利嗎？（對維樂契啞耳語）

維樂契喀：

(坐到鋼琴前面去很悠閒地奏着舞譜曲)

特里茨基：同這些公正的誠實的人物在一起真是不安呀……處處有妨礙，到

處都會妨礙他們的事，一切都會牽連到他們的身上去。

格拉戈列夫第一：開始是說好話，上帝，可是結果鬧得一塌糊塗。

安娜：柏拉圖諾夫，你不應該忘記了這一層，就是客人被屈辱了，做主人的是覺

得很不安的呀……

魏尼且夫：這樣很公平，就是大家從這一分鐘起共同維持秩序，噓……和平，互

相了解并且肅靜！

文格洛奇第一：他就一分鐘都不給我安靜！我對他有什麼辦法呢？這個胡說八

道的！

魏尼且夫：噓……由他自己受辱去吧，我們倒很快意的。(默)

柏拉圖諾夫：你把自己的周圍看一看，是的，仔細的想一想看，這像個什麼樣子，

簡直是比死還沉靜呢……大家都默不作聲地坐着，僅僅眼睛在看……大家的眼睛都望到這個發金光的神像身上，鬼知道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誠惶誠恐的向牠五體投地！光榮飛到煙囪裏去了！牠在那裏？牠陳腐了，敗壞了，已經如此宣告破滅了，聲音也破啞了。

安娜：請安靜一點吧，柏拉圖諾夫，你開始重演往年的歷史了，我不能忍耐這個的！

柏拉圖諾夫：（喝水）好吧。（坐下）

文格洛奇第一：好吧。（感）

賽爾蒲克：我是個受苦的人呀，我的朋友們，我是個受苦的人呀！

安娜：那裏又發生了什麼事情了？

賽爾蒲克：我苦呀，我的朋友們！倒不如去睡在棺材裏面還好些，省得同那個潑辣的老婆活在一氣！她又有了新的材料了！一個禮拜以前她同自己的惡魔，

那個紅毛鬼丹毒安，幾幾乎還沒有把我弄死！那天我睡在蘋果樹底下一扇板門上面，正做着甜夢，夢裏已往的事實一幕一幕在眼前揭過……（嘆氣）

忽然……

維樂契喀：你爲什麼說出這些事來呢，爸爸？

賽爾蒲克：走開，小辣貨！忽然誰個在我的頭上痛擊一下！上帝完了，我想，完了！

地震，決死戰，洪濤，雪雨……我睜開眼睛，那個紅毛鬼就站在我的面前……

他壓着我的肚子，好像要把我這個地方碎了似的，於是就把我細起來丟

到地上去……那個潑辣婦就在我的身上踏……把我的這些可憐的鬍鬚

抓住，（抓自己的鬍鬚）并且午飯都不給我吃！（拍自己的腦袋）幾乎沒有死……

我想，我的靈魂要去見上帝了。

安娜：你自家把事情說大了，帕維利彼得老奇！

賽爾蒲克：這個老太婆的老態，可算得是世界第一，鷄皮鵝骨簡直是個夜叉，那

裏還會有什麼情人呢！啊哼，潑辣婦呀！可是紅毛鬼就把這個拿在手裏利用

……他需要的是我的錢，至於她的愛呢，他是不需要的……他爲的是向她調戲！（指著李沙契略）引誘她。她本來是個孝順的女兒，這樣一來就給引誘壞

了……

雅可夫：（進來遞給安娜彼得樂那一張求見的名刺）

魏尼且夫：這是誰的？

安娜：停止說話，帕維利彼得老奇！（讀名刺）“Comte Gzagolief.”爲什麼這樣

拘禮？請他進來！（對格拉戈列夫第一）是令郎呢，鮑爾非力雪棉諾奇！

格拉戈列夫第一：是我的兒子？他從那裏會趕到這兒來？他住在外國呢！

（格拉戈列夫第二進場）

第十八場

同上，增格拉戈列夫第二。

安娜： 豈利鮑爾非力奇！這是多末可愛呀！

格拉戈列夫第一： （立起來）你，豈利，回來了嗎？（坐下）

格拉戈列夫第二： 祝賀你，*Mrs. Daniel*（我的太太）柏拉圖諾夫，文格洛奇，特里

茨基呀……哦，柏拉圖諾夫這個怪物也在這裏……向你們致尊榮的敬禮！

噯，在俄國實在熱得可怕……我直接由巴黎回來！直接由法蘭西的國土回

來！噯——噯……不信嗎？實實在在的話！回來的時候僅僅隨身帶着一只手

提箱……哦，巴黎呀，先生們！這個大城市房子高的十二層！

魏尼且夫： 請坐吧，法國人！

格拉戈列夫第二： 不，不……我不是來作客的，我祇是……我祇要看看我

的父親……（對父親）你這是爲什麼呢，聽見沒有？

格拉戈列夫第一： 什麼回事？

格拉戈列夫第二：你想同我搗亂嗎？我問你要錢的時候，你爲什麼不寄給我呢？

呢？

格拉戈列夫第一：這我們回家再談吧。

格拉戈列夫第二：你爲什麼不給我寄錢？你還笑你什麼事情都是開玩笑的？

開我的玩笑嗎？上帝呀，在外國生活可以不用錢的嗎？

安娜：你在巴黎的生活怎樣哪？你坐下來吧，豈利鮑爾非力奇？

格拉戈列夫第二：多謝他的慈悲，我僅僅帶回來一把牙刷從巴黎給他足足打

了三十五通電報爲什麼你都不給我寄錢呢？你臉孔紅了嗎？害羞嗎？

特里茨基：請不要喊吧，伯爵閣下！如果再喊，我就把你的名刺送到法庭上去查

究你冒稱伯爵的罪名！這是不體面的！

格拉戈列夫第一：豈利，你不要胡說！我想給你六千該會夠了吧。靜點！

格拉戈列夫第二：給我錢，我再去！現在就給給呀！我去快給呀！我急得要去！

安娜：你這樣作急幹什麼呢？來得及呢！還是把你自己從路中所得到的消息告

訴我們聽聽吧……

雅可夫：（進場）菜備齊了！

安娜：哦？那末，先生們，我們去吃吧！

特里茨基：吃嗎？吃嗎？（一手拉着桑夏，另一手拉着格拉戈列夫第二。）

桑夏：放手呀！放下手來呀，瘋子！我自己會去的呢！

格拉戈列夫第二：放手！你是什麼東西？我不喜歡開玩笑的！（拆下手來）

（桑夏同特里茨基跑下去）

安娜：（按着格拉戈列夫第二）我們一同去吧，巴黎的人祇是沒有什麼好吃的阿婆

拉磨阿婆拉磨奇且馬非戈支奇，請！（同格拉戈列夫第二下去）

布格洛夫：（立起來伸懶腰）現在才等到了這一頓早餐，口水都等乾了。（下）

柏拉圖諾夫：（向莎菲賢格樂娜伸手）你高興同我一道嗎？你的眼睛多末奇妙！對於

你這個世界是黑暗的！這幕世界（低聲）是庸人的世界，莎菲賢格樂娜，庸人如夢如癡，沒有出路，沒有希望。這個你不必驚奇！你應該驚奇你自己的容忍，與你的家庭。（同莎菲退場）

（維樂契略同李沙契略走向花園出去）

文格洛奇第一：（向他的兒）現在你看見了嗎？

文格洛奇第二：這是最奇怪的壞蛋？（與父同下）

魏尼且夫：（搖著伊凡伊凡諾奇）倚凡倚凡諾奇！伊凡伊凡諾奇！去早餐呀！

伊凡：（驚起）啊誰？

魏尼且夫：沒有誰，去吃早餐吧！

伊凡：很好！我的心肝！（同魏尼且夫與賽爾浦克退場）

第十九場

彼得林：格拉戈列夫第一。

彼得林：你想嗎？

格拉戈列夫第一：我不反對……我已經對你說過了！

彼得林：親愛的，急於要結婚嗎？

格拉戈列夫第一：我不知道，兄弟！她還喜歡我嗎？

彼得林：喜歡！我向上帝賭咒說她喜歡的！

格拉戈列夫第一：誰個知道呢？還沒有向她提議……別個的心情還不明白，你

爲什麼這樣爲我掛心呢？

彼得林：我不爲你掛心還爲誰呢？親愛的你是個好人，她又這樣地美麗……你

喜歡，我就對她說好嗎？

格拉戈列夫第一：我自己會對她說的，你現在還是守緘默好些……如果可以

成功，你也不用掛心了！我自己能夠娶她。（入）

彼得林：（獨語） 如果可能呢！那末這個老實人就落在我的圈套了……將軍夫

人嫁給他，我就馬上可得一大批的錢！叫他簽字給我，這個老實人上帝成全了他們的婚事，安娜與鮑爾非力，是的，鮑爾非力與安娜……

（安娜彼得樂娜進場）

第二十場

彼得林與安娜彼得樂娜。

安娜： 你爲什麼不去用早餐？

彼得林： 親愛的，安娜彼得樂娜！我對你說幾句私話可以嗎？

安娜： 說吧，可是請你快一點……我沒有時間……

彼得林： 嘿……你，不能給我幾塊錢麼，親愛的？

安娜： 這是什麼私話？這個離私話遠遠得很呢。你要多少？一塊兩塊？

彼得林：請你把那張字據取消了吧！這張字據看去怪討厭的……字據——這僅僅是些騙術，雲霧中的幻象。他們說：你拿得到的！可是事實上你就完全拿不到。

安娜：你來說說去還是指那十萬八千的款子嗎？你怎的不害羞？當你想騙得這筆款子的時候你怎的一點不害羞？你怎的不罪過？你這個獨身的老漢，要這許多的孽錢幹什麼？

彼得林：牠們在我手裏，因為牠們是我的呀，親愛的太太！

安娜：這字據是在我的丈夫失了常態的時候，病的時候騙去的，這個你想必還記得吧？

彼得林：什麼回事，親愛的太太？這是有字據的，字據上寫着隨討隨還，錢是算得清的。

安娜：好，好……算了吧。我沒有錢，即使有也不能給你的！你祇管收集，計算，你

是個候補官！你已經在臨死的日子啦，到底還爲了誰這樣騙錢呢？你這個怪物！去吃吧！

彼得林：可以對你說幾句私話嗎，親愛的太太？

安娜：不可以！（向門口走）你去吃吧！

彼得林：請等一分鐘，至親至愛的太太！你喜歡鮑爾非力嗎？

安娜：你這是什麼回事？你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你不是想奪取我的財產，將我嫁給人家了嗎？你爲什麼這樣掛念不是自己本分以內的事情爲什麼你要想到我的身上來？你原來是這樣的一個候補官！

彼得林：什麼事？（拍自己的胸膛）請允許我問你一句話，誰是死者陸軍小將的第一個朋友呢？誰親手蓋上死人的棺材呢？

安娜：你呀你呀！這事情你幹得好！

彼得林：我去喝一杯酒敬祝他的靈魂安息……（嘆氣）敬祝你的康健！你驕傲

而不遜的婦人驕傲是一種缺點……（退場）

（柏拉圖諾夫進場）

第二十一場

安娜與柏拉圖諾夫。

柏拉圖諾夫：鬼知道這是怎樣的不要臉！你逼走他，可是他若無其事地坐着不動……這實在是下等妓女的不要臉！你想什麼，尊貴的夫人？

安娜：你靜下來了嗎？

柏拉圖諾夫：靜下來了……可是我們不必嘔氣吧……（吻她的手）尊貴的將

軍夫人，他們全體都是夠資格趕出這個屋外去的……

安娜：如果做得到，我自己是多末願意這樣做呀！但這是做不到的，迷海懷西力奇！……我所有的痛苦就在這裏。你今天的說話把那種榮名加到我的身上

來，這僅僅在理論上說得好聽，實際上是沒有一點意義的。我的力量或者你的漂亮話都不能將他們逼走，你知道他們大家都是我的恩人與債主呢。我如果看待他們不好——明天我就會沒有這種財產的。或者財產或者榮名，如你所看見的……但我是選擇財產的……你應該懂得這一層！漂亮的空話，如果你高興說，你儘管說，可是假使你願意我不離開這個優越的境地，那末請你不要拿什麼榮名加到我的身上來，並且不要觸犯我的客人……那邊在喊我了……今天午餐以後我們再來談……你不願進去？（拍他的肩子）我們一塊兒去吧，去吃呀！（退場）

柏拉圖諾夫：（沉默幾分鐘以後）可是我總要把他逼走……把他們一概驅逐出去！自然這是蠢的，不是好辦法，但是……我必得驅逐他們……叫我不要觸犯這些豬糞，那怎末辦呢？難道同他們說情話麼？情話要有真情的人才會理會，沒有真情的人是不需要對他這樣費心的。

(文格洛奇第二進場)

第二十二場

柏拉圖諾夫與文格洛奇第二。

文格洛奇第二：喂，教書的先生，我勸告你還是不要觸犯我的父親吧。

柏拉圖諾夫：謝謝你的勸告。

文格洛奇第二：我不是開玩笑的。我的父親朋友很多，因此他很容易把你的職

務革掉，我預先警告你，

柏拉圖諾夫：大量的少年！你叫什麼名字？

文格洛奇第二：益帥克。

柏拉圖諾夫：這樣說來，阿婆拉磨生出來一個益帥克，多謝你了，大量的少年！

在我打算謹慎小心了！同樣地我也勞煩你去告訴你的爸爸，說我希望他與

他的很多朋友充滿着全地球！去吃你的吧，否則都給他們吃光了沒有你的分兒，少年！

文格洛奇第二：（聳一聳肩走到門口去）真奇怪，如果這個人不是蠢的……（站住）

你是不是這樣想，以為我是因為你使我的父親不安，特地來對你發怒的？對不是的。我是來教訓你的，不是向你發怒。我研究了你的時代病……我懂得你！假使你是知趣的，假使你不是這樣無聊地自尋苦惱，那末我想，你就不會觸犯我的父親了。你這位犯了時代病的先生，請你不必求真理吧，去找點娛樂的事情做做，去散散心吧……現在你的僕從是沒有的了，你還需要誰個給你罵！可是你還指東罵西，指罵一切的事物……

柏拉圖諾夫：（笑）光榮呀，上帝！你知道你也有這末一個小小的見地……

文格洛奇第二：你要注意那必須要注意的事情，就是以後絕對不能同我的父親鬧意見，眼還眼，頭碰頭；你還是收拾一間會客室給自己娛樂娛樂吧，在

那裏你可以儘情地暴露你的醜態！優游自得！

柏拉圖諾夫：再經過十年，或者五年，我或許願意同你談談。你能夠等候着這個時間嗎？你可以停止這樣地裝腔做勢嗎？這於你自己是有點損害的呢，少年的人！你的科學研究得還好吧？……照你的臉孔看來，是不很好的……這對於你自己也有點損害的……你還是吃飯去吧！我不再同你談話了，我不喜歡看你這種懷恨的顏色……

文格洛奇第二：（笑）審美家。（走到門口）懷恨的臉色比乞憐的臉色要好看點吧。

柏拉圖諾夫：是的，好看點……但是……請你去吃飯吧！

文格洛奇第二：我們是不相識的……請你不必費心……（出）

柏拉圖諾夫：（獨自）少知多妄想而好大言的少年。（看着餐室前門口）吃得像狼吞虎嚥……特里茨基那個咽喉就是鯊魚的嘴巴。魏尼且夫一點不吃，眼睛

祇管望着自己的老婆。幸運的人呀！他愛她猶如亞丹愛自己的伊甫！祇要是她的意志，就是皮鞋油也準備吃下去。過着多末幸福的日子呀！他們快吃好了，並且不會再重複了。莎非快要出來了！她看着這邊……用自己的天鵝眼來找尋我。她是多末美呀！她的臉兒多末美麗！頭髮總是那般地！總是那種顏色，那種形式……我在這些頭髮上面不知接吻了多少次數！（默）這個可人兒使我回想起那光榮的時期……那過去的，過去了的！——現在一切都沒有了，好像沈在水底去了一般，好像牠是未曾有過的一般，幸福的人呀！不可以把你的唇兒給我……哦，是的，嗅一下吧，祇要嗅一下，兄弟，是的，看一下吧，我一生不會忘記的，牠的味兒是多末香甜。（默）難道我已經到了祇有這種回想就可以滿足的時候了嗎？（默）回想固然是好的，甜蜜的，雖然有時候帶點苦味，雖然有時候也很必要。可是……難道我就祇是這樣已經算結局了嗎？咳，上帝不如人願，上帝不如人願，不如死去吧……不，還要活着……

還需要活下去……我還年青呢！

(魏尼且夫上)

第二十三場

柏拉圖諾夫與魏尼且夫，再增特里茨基。

魏尼且夫：(進場用布巾揩着嘴唇) 去吃一杯祝賀莎菲的喜酒吧，用不着迴避呀！

……怎樣？

柏拉圖諾夫：我看着并且戀着你的夫人……奇怪的女人！

魏尼且夫：(笑)

柏拉圖諾夫：你是個偉大的幸福的人！

魏尼且夫：是的，我承認……我幸福。可是在某一種觀點上說，還不能說是全

的幸福……但一般地說起來我是很幸福的！

柏拉圖諾夫： 僅僅有一點缺憾……但是爲什麼有這種疑慮呢？我想說的就是

結局恐怕太快了……是的，厭倦了！現在你盡情地享樂吧！用不着疑慮呀！

……可以同她并且應該過幸福的日子……（在發室的門口張望）一點不像普通的女人……一點不像我的桑夏（默）我老早已經知道她了，西耳其泡洛奇！

我知道她，好像知道自己的五指一樣。她是怎樣美好呀！但是她過去又怎樣的美好呀！可惜你那時候不知道她！她真美！

魏尼且夫： 是的。

柏拉圖諾夫： 眼睛美嗎？

魏尼且夫： 可是頭髮呢，美嗎？

柏拉圖諾夫： 她過去是個妙不可言的女孩子！（笑）我的桑夏，我的亞達文，馬蓮娜，比拉海，……都得讓她坐第一個位置，她的純潔幾乎同水瓶裏的水一樣的晶瑩！我的脾氣很壞，使她發怒，憤激與不安！可憐的她，現在還是爲了我同

文格洛奇的爭執在這裏苦惱呢，她因此怪我恨我！

魏尼且夫：請恕我一個非禮的問題……你同她有過幸福的日子嗎？

柏拉圖諾夫：如家人，如兄弟……你把她從我的手裏奪去了，我呢，似乎已經絕

望了……你們一對！你生活下去，你自然會知道她的。祇可惜你缺少溫柔，不

懂得家庭的價值。我對於自己的桑夏就是有一百萬也不出讓的。我同她一

同過活，說不出的好……她是蠢的，可是我從來沒有使她生氣。

特里茨基：（進場）

柏拉圖諾夫：（對特里茨基）你吃得很兇吧？

特里茨基：努力加餐……（拍拍自己的肚子）鞏固了！我們去吃呀，燒鴨掌，下酒頂

好！

魏尼且夫：（向特里茨基搖搖頭）你聽見了嗎？是可忍孰不可忍！這裏有人破壞蓮可

娃呢！你發覺了沒有？

特里茨基：關於這個以後再談吧。怎的，我們今天是否有酒吃？這是必需的，先生，對於來賓……

…… 嚶，你們兩位兄弟……

（把他們抱在一氣）

是的，去吃酒吧！嚶，

（伸腰）

嚶！我們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有福的男子才不會壞了心腸……

（伸腰）嚶，你們這些燒鴨掌！騙子……

柏拉圖諾夫：你今天到自己的病院裏去過沒有？

特里茨基：這個以後再說……或者這樣，迷海，我對你一句話說清白好了。你不

要觸犯我！我討厭你，你總愛拿自己的教育捧我到苦痛的路上去！你放了

吧，請做做好事！慈悲一點！我們說個明白，我是痛痛快快的，可是你嚶哩嚶

假使你這樣急於要把自己的話吐出來，那末你可以用書面寫給我，告訴我

你所需要的一切。我可以把牠讀得爛熟！或者劃出一定的時間請你來指教，

我給你一個鐘頭的時間，比如下午四點到五點，這樣好嗎？我也付給你一個

鐘頭一塊錢的酬金。（伸腰）是的，一天一塊錢，一天一塊錢……對了，我也

很快地就開始把我的病理學寫給你，如怎樣地催病人出汗與安眠等等。

柏拉圖諾夫：閉着你的嘴！（對魏尼且夫）請你給我解釋一下，那維東姆斯丹事

件的宣言到底是什麼意思，難道事實上真的是已經到了這樣的時候嗎？

魏尼且夫：不，請你不必擔憂！（笑）這是一種小小的商業活動，打算全般拍賣，而

我們的財產就由格拉戈列夫買去。鮑爾非力雪棉諾奇把我們從銀行裏解

放出來，我們付息給他，不用給銀行付利息。這是他的一種計策。

柏拉圖諾夫：我不懂得，這對於他有什麼利益？他贈送還是怎末的？那我可不懂

得這個贈送了……是的或許他對於你們另有什麼要求吧？

魏尼且夫：不，可是我自己也不很明白，你去問我的姆姆好了，她會向你解釋的。

我祇知道這一點，就是財產雖則賣掉而所有權仍舊還是歸我們的，我們祇

需給格拉戈列夫付息。姆姆現在把自己的五千款子給他補贖了。可是無論

如何回銀行辦交涉總沒有這樣便當。是的，我討厭這個銀行你不要討厭這

個特里茨基像我討厭銀行似的拋棄談商業吧！（按着柏拉圖諾夫）去！去吃一杯酒賀一賀我們的「您」尼古拉伊凡諾奇，去吧，兄弟！（按着特里茨基）去吃一杯慶祝我們的友誼吧，好朋友！任命運剝削我的一切！任這些商業的事情都落到鬼的手裏去！我祇希望我們成爲爽健的人，你是的，我的莎娘，我的明燈！我的生命都操在你的手裏！去！去！去！

柏拉圖諾夫：我去我去。我爲了慶祝大家去吃酒并且應該爲大家去吃酒！我已經好久沒有醉了并且很想吃酒。

安娜：（歪門口）哦，好朋友這就是你！很好的三頭馬車，（豎口唱歌）我對你們三位沒有失迎吧……

特里茨基：三頭黑馬……拿白蘭地來，小童！

安娜：（歪門口）你們進來呀，懶漢，進來吃東西都冷了！

柏拉圖諾夫：噯，說起友情，你呀！你什麼時候都把我吸進戀愛的漩渦裏，可是沒

有任何時候聽你說過友情的話。我怕，先生，你不要因我的友誼關係而哭泣才好。像去年似的，我那個過去的朋友，現在的敵人藥劑師法蘭癡柴哈樂奇喜里福得保的哭泣一樣！我們現在是爲慶祝一切朋友的隆情厚誼來吃酒作樂，這裏面也有我的一分！可是牠將要到了——一個結局的時間，即使不是很快地，但慢慢地終究要到來——這末一個結局的時間，也與開始的時間一樣！

——第一幕完——

第二幕

第一景

花園。前面是花壇，有曲折的草徑。花壇的中央，立着石像，石像的上頭，懸掛着一些彩條。近旁擺着長椅、石凳與小桌。右面是正屋，有石級，窗戶洞開。從窗口裏傳出笑聲、說話聲、琴聲及各種歌舞聲。花園的後部造着一座中國式的花亭，飾以燈籠。花亭的進口有一塊橫額，上面寫着「C.B.」兩個略字。亭旁還有人在那裏做滾球的遊戲；聽見木球滾動的聲音，接着就有人喊說「五個好！四個不好！」諸如此類的聲音。花園與房屋都燃着明亮的燈光。客人們，僕從們，三三五五的在花園裏踱來踱去。法西里與雅可夫（披黑色的短外套，吃醉了酒）撕破了燈籠，焚燒了彩條。

第一場

布格洛夫與特里茨基。(懷帽上面加戴禮帽)

特里茨基：(從屜裏出來向布格洛夫搵着手) 就是這樣吧，且馬非戈支奇！你為什麼

呆住了呢？我是向你借的呀！

布格洛夫：請你相信我，上帝我沒有能力呀！不要強迫我吧，尼古拉伊凡諾奇！

特里茨基：你能夠做得到的，且馬非戈支奇！你一切都能夠！你能夠把整個世界

賣出買進，祇是你不肯！你有這末一個聰明的頭腦，你永不會有什麼做不到的事情！我是向你借的！你答應吧，奇怪的人！實在的話，不是叫你白給的！

布格洛夫：你看見嗎？你看見了嗎？我們幾時說過不相關的話沒有？

特里茨基：我別的沒有看見！我祇看見你的無情。偉大的人，你給呢，還是不給？
吧，我對你說過了！我請求你，我始終感戴你！難道你就這樣無情嗎？你的良心在那裏？

布格洛夫：（嘆）噯——噯，尼古拉伊凡諾奇！你醫病肯給人家醫，可是要錢……

特里茨基：你說得好！（嘆）你說得對！

布格洛夫：（拿出鈔票）調玩笑也要有個限度……你祇要有一點點什麼就馬上：

哈——哈哈！這可要得嗎？這是要不得的……即使未受過教育，可是總該受過洗禮的，像你們那個教書的兄弟似的……就算我說錯了話，你也應該鎮定一下，用不着發笑……因為我們這些人，是正派的男子漢，不是那些無賴漢，我們要顧體面的，不要人家來得罪，也不得罪人家……（打開鈔票）這是最後一次了，尼古拉伊凡諾奇！（數鈔票）一塊六塊……十二塊……

特里茨基：（看着錢票）好兄弟！可是還說在俄國沒有錢！你從那裏收拾了這許多

哪？

布格洛夫：五十塊……（給他錢）最後的一次了。

特里茨基：這是什麼鈔票？要把牠來給我！你看牠對我是這末和善可親呀！

（取錢）把這些也給了我吧！

布格洛夫：（再給）拿去吧！你多末貪心，尼古拉伊凡諾奇！

特里茨基：所有一切的金錢都被你收拾去了……你這是光明正大地收拾來的？還是騙來的？

布格洛夫：拿回來吧，假使我是騙來的。

特里茨基：如果牠們對於你有需要，我就退回給你……多謝你了，且馬非戈奇！希望你更加發跡，並且發財。請你對我說一說吧，且馬非戈奇，爲什麼你的生活這樣的失常呢？酒吃得很多，說話帶着沙聲，吃飯的時候流汗，應當睡的時候不睡，舉個例說，爲什麼你現在不去睡呢？你這個人是多血的、膽質的、

短氣的、怕煩的，你應該早點睡！你的脂肪比別人多，怎的可以這樣糟塌自己呢？

布格洛夫：
哦？

特里茨基：你還說什麼「哦」！可是不必怕吧……我是說着玩的……你離死還早呢……再可以活下去！你的錢很多吧，且馬非戈支奇？

布格洛夫：這一世是夠用了。

特里茨基：好的，你是個聰明的人，且馬非戈支奇，但你是個大騙子！請你原諒我……我這是爲着友誼……你看我們是不是朋友，大騙子？爲什麼你收買魏尼且夫的契據呢？爲什麼你給他錢呢？

布格洛夫：這件事情不是你的智慧所能了解的，尼古拉伊凡諾奇！

特里茨基：你想同文格洛奇奪取將軍府的礦山嗎？將軍的夫人管束着繼子不會給他亂來的，她肯把自己的礦山給你嗎？騙子，你是個騙子！你是個偉大的

人，但是個騙子！惡棍！

布格洛夫：哦，尼古拉伊凡諾奇……我到亭子附近找個地方去睡一下，你等到

吃夜飯的時候去喚醒我。

特里茨基：好的！去睡吧。可是不要忘記，你是個騙子！

布格洛夫：（一邊走一邊說）假使他們不留我們吃夜飯，那末可以在十一點半鐘

的時候去喚醒我！（向亭子那方面走去）

第一場

特里茨基，以後又來了魏尼且夫。

特里茨基：（看鈔票）一股俗夫的氣味……這是掠奪來的，惡棍呀！我把牠們花在他

什麼地方去呢？（向法西里與雅可夫）嚇，你們想發財的人！法西里叫雅可夫到

這兒來，雅可夫叫法西里到這兒來！爬這裏來呀，畜生！

雅可夫與法西里：（走近特里茨基）

特里茨基：他們也穿着禮服呢！嚇，真見鬼！你們活像兩位老爺！（給雅可夫一個盧布）

這個你的盧布！（給法西里）這個你的盧布！這給你們是因為你們長鼻子。

雅可夫與法西里：（行禮）很滿意，尼古拉伊凡諾奇！

特里茨基：爲什麼你們，斯拉夫人，一搖一擺呢？吃醉了嗎？你們兩個怎末吃的？

軍的夫人如果知道了你們，一定給籐鞭打！（再給盧布他們）這個盧布給你們

是因爲你的名字叫雅可夫，他的名字叫法西里，可不是相反的行禮呀！（雅

可夫同法西里向他行禮）這就對了！再給你們一個盧布，就是因爲你們稱呼我尼

古拉伊凡諾奇而不稱呼我伊凡諾夫尼古拉奇！（再給）行禮！對了！注意，不要

再吃酒！吃壞了要給你吃苦藥的！你們真像老爺！去把燈籠點起來吧！快去！已

經夠了！

雅可夫與法西里：（走開去）

魏尼且夫：（從台前上來）

特里茨基：（對魏尼且夫）給你三塊盧布！

魏尼且夫：（接過錢來機械地放進口袋裏走到花園的後面去）

特里茨基：要叫多謝呀！

（從屋裏出來伊凡伊凡諾奇與桑夏）

第三場

特里茨基，伊凡伊凡諾奇與桑夏。

桑夏：（進場）我的上帝！這些一切到底幾時才是個了局呢？爲什麼你這樣地懲

罰我這些酒瘋子，尼古拉醉了，迷海醉了……即使你不怕人家恥笑，你這沒良心的，也應該知道怕上帝呀！所有的人都向你睜眼！你叫我怎好見人呀，所有的人都用指頭指着你說笑！

伊凡：不！不！你站住，你把我弄糊塗了……站住……

桑夏：你是不能踏進大戶人家的門裏來的！未曾坐下去，就已經吃得爛醉了！醉

得不成樣子了！并且你是上了年紀的人！你應該以身作則地給他們做榜樣，

你不能同他們混在一道去吃酒的呀！

伊凡：站住，站住，你把我弄昏了……爲什麼說我喝酒是的！我不作假，桑夏兄弟！

信任我！我再服務過四五年，就成爲將軍了。可是你怎樣，你以爲我不會做將

軍嗎？！（大笑）你看我的樣子不像個將軍嗎？你看我沒資格做將軍嗎？你現

在還是不了解我，那末你真的是不會了解我的了！

桑夏：走吧！將軍吃酒不是這樣吃法的。

伊凡：高興的時候就吃！我做將軍了！你不要說話，乖一點！你完全像母親，整天整

夜地嚙哩嚙嚙，說這又不是，那又不是……嚙——哩——嚙——嚙……我

說的什麼？！你完全像死去的母親，我的小東西！你完全……完全……完全……眼

睛，頭髮……並且走路也是這末地，好像鵝走的一樣……（吻她）我的天使！你整個地像死了的母親……我是多末愛這個死者呀！可是上帝把她奪去了！饒了我吧，桑夏！我沒有拉住母親……老滑頭伊凡諾奇伯拉坤沒有把她拉住！由她去死！

桑夏：你醒醒吧……我們走吧！真的，爸爸……現在已經可以停止說酒話了。這讓那些身體健壯的人去幹……他們年紀青，可是你已經這末年老了，很不體面的，真的。

伊凡：我聽你的話了，我的寶貝！我懂得了！在這一分鐘中我沒有一點醉意了！你催醒我而母親的影子也在旁邊扶持我……不再吃酒了……聽見了……是的是的。懂得了……我說過什麼？

特里茨基：（向伊凡伊凡諾奇）給你，大人先生，一百哥比！（給她一個虛布）

伊凡：這很好……可是年青的人，你不是騎兵隊長特里茨基的兒子嗎？

特里茨基： 似乎是！

伊凡： 這樣說來我就接受！^{（大笑）} 接受，我的兒！多謝你！別人的我不要，可是兒子的我什麼時候都接受。並且快活地接受，我不愛別人的錢財。我的上帝，我實在不愛別人的錢財！孩子呀！你的父親是很清白的呢！在我的一生沒有一次敗壞父親與祖先的榮名。我如果拿出靈敏的手，無論在什麼地方祇要掉一下子花樣，老早已經成爲富家翁了。在軍隊裏曾經有整千整萬的錢過手，可是我沒有拿過俄羅斯帝國一個哥比……單是薪水已經夠用了。

特里茨基： 可佩可佩，可是，父親，你不必向我吹牛吧！

伊凡： 我不是吹牛，尼古拉！我是教訓我的兒子！我要使你懂道理……我可以在創造主的面前給你證明！

特里茨基： 你把這個拿到那裏去？

伊凡： 拿到家裏去。我把這個小昆蟲帶回去……帶回去，是的帶回去。哦，縮攏來

了……哦，就這樣帶回去吧。真奇怪，我把牠已經帶回去了，怎的現在又重新轉到這兒來。

特里茨基：很明顯的，這是牠從家裏回來了？（對桑夏）要給你一點錢嗎？哦，這是你的，這個給你！三個銀盧布，給你三個銀盧布！

桑夏：再增加兩個吧。夏天我要給迷海買一件短褲子，他祇有一件，倒不如沒有一件，怎的好換洗！在換洗的時候沒有法子想，祇好單穿着羅紗的……

特里茨基：他，我是什麼都不給的，夏天也好，羅紗的也好，如果這些東西都靠着，我置辦，那還了得！但是你想給自己做點什麼呢？哦，再拿兩個去吧！（給錢）

伊凡：我說到那裏了？是的，想起來了……哦，是的。我曾經在將軍的參謀部裏做事，我的孩兒……我用頭顱去反對那些不義的行爲，我用腦袋去換取土耳其人的血……刺刀，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哦，是的……

桑夏：爲什麼我們還站在這裏？已經是回去的時候了。古拉，再會！走吧，爸爸！

伊凡：且慢！請你不要鬧，耶穌的歡心！——拉——拉……拉個不休！真會纏！哦，我的孩子！做人應該知道怎樣生活，純潔地，高尚地，清廉地……哦，是的，是的……福拉其彌爾第三給我獎章……不是第二，第二的將要給我一個五角星……第三……這就是他給的……你看……在頭頸下面……桑夏，你看見嗎？這個就是……這個是安娜，斯太尼斯拉娃，這個安娜第三，給我短劍的獎章……這是羅馬的出品……這個東西不論鄉下與城市都找不出來的……這個獎章曾經救活了一個垂死的人……在第六十三年的時候，把騎兵隊裏軍醫的老婆從水裏救出來過……軍人的義舉……在鮮藩斯東的部下也得過一次獎，那時候恰恰是你出世的那一天，尼古拉！皇帝亞力山大尼古拉奇也知道我的姓名……在作戰的時候會派遣我到基本隊裏去過三次——『你任職很久了嗎，特里茨基？』——『三十一年了，我的陛下！』——『手放下，到聖像面前去，在那裏叩個頭！』上帝保佑你前進，我的孩子！

……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完了！已經是棺材裏的人了，要準備身後了……你的老子已經衰頹得不堪了……

桑夏：他們要知道你的呢，爸爸！我們走吧！

特里茨基：我們沒有討論你是什麼人的必要。走開，去老糊塗！

伊凡：你是最聰明的人，尼古拉！你會成爲北拉戈夫那樣的人物！

特里茨基：去……

伊凡：我說了什麼話？哦，是的，我看見過北拉戈夫……那時候還在豈也府……

哦是，哦是……最聰明的人……沒有什麼……我這就去了……我們走吧，

桑夏喀！我，孩子，已經衰老了……已經像臨死的樣子……咳，上帝，赦了我的

罪過吧！得罪的人，得罪的人……罪過，我的孩子！現在我才知道服從你的母

親了，可是在青年時代同彼格樂娜與白石樂娜都玩過，不尊敬上帝……罵

我的人可是沒有什麼材料！找不到一絲！啊哼上帝……哦是的，孩子們，你們

祈禱吧，我還不想死呢！桑夏契喀，你走了嗎？你在那裏？哦，你在那裏……我們走吧！

安娜：（在門口張望）

特里茨基：自己都不知道地方……少說點廢話好了……你去呀！不要走磨坊

旁邊過，狗要咬你的……

桑夏：他的帽子在你的頭上呢，古拉。給他戴上吧，否則要傷風的……

特里茨基：（脫下帽子來給他的父親戴上）走吧，老年人！向右轉……開步走！

伊凡：半面向左——轉！開步——走！哦，是……你真公正，尼古拉！上帝都看見你的公正！迷海女婿也很公正！他是豪放的，可是很公正！我走了，走了……

（走）桑夏，走吧……你好走嗎？來，我捧住你走。

桑夏：哦，還是這樣糊塗！

伊凡：我捧住你走呀！我同你的母親總是愛捧着走的，有時候我捧着她，可是自

己也動搖不定……有一次我同她一塊兒到小山上去眺望……可愛的她，

總是微笑地，從來沒有對我發怒……來，我捧住你！

桑夏： 不要裝瘋……把衣服扣好，（把他的帽子戴好）你還是我們中間一個多末

年輕的人呢！

伊凡： 哦，是的，是的……祝你平安，再會了。（去）

（彼得林與賽爾蒲克進場）

第四場

特里茨基，彼得林與賽爾蒲克。

彼得林： （從屋裏出來同賽爾蒲克攪着手）你給我五萬，我替你儲蓄起來……真的話，

我替你儲蓄……這一點沒有別的用意，僅僅替你保管……或者我給你，你替我保管。

賽爾蒲克：我不會儲蓄，彼得林！不會！

彼得林：給我一塊盧布，我也替你儲蓄起來！信實的！吓——吓！誰需要你的信實呢？信實就傻瓜！

賽爾蒲克：我是傻瓜……讓我是傻瓜吧！

特里茨基：給你們，老兄，一個盧布！（給他們盧布）

彼得林：給吧（取錢）……

賽爾蒲克：（大笑取錢）多謝多謝，醫生老爺！

特里茨基：你們驚奇嗎，尊貴的老爺？

彼得林：有一點點……

特里茨基：那末再給你一個盧布，壓驚你們的靈魂！怕什麼？拿去呀！你們還是去

繞幾個圈子吧，這樣就會膽壯起來……我壯着你們的膽子，給鬼捉的！再給你們一個盧布，因為你們兩個人合攏來還不值得這個盧布的二分之一

呢！

安娜：（在窗口）特里茨基，給我一個盧布吧！（隱去）

特里茨基：給你不僅一個盧布，要給三個，陸軍少將的寡婦呀！我馬上給你！（進屋去）

彼得林：（向窗口望）那個小仙姑隱去了？

賽爾蒲克：隱去了。

彼得林：我忍不住了！她不是好婦人，驕傲得厲害……婦人應該是和平的，莊重的……（搖搖頭）你看見格拉戈列夫嗎？你看見他那種傻樣子嗎？坐在那裏像木頭似的，同她在一張凳子上坐着，可是一聲不響，是的，眼睛在那裏偷看！難道這種樣子也可以向婦人吊膀子的嗎？

賽爾蒲克：他要結婚。

彼得林：什麼時候結婚？經過一百年吧？我深深地感謝你！經過一百年我是不是不要

的了。

賽爾蒲克：你不要，吉拉西，她就嫁給他老人家去了……爲什麼我還看到她的

身上去呢？如果我想討老婆，我老早把有個傻子的老婆討來了……她不是爲愛他去嫁他的。她是被他的家財迷住了，可是他對她一點不行……她是年青的、鮮豔的、歐羅巴式的女人，受過教育……

彼得林：我何嘗不是很想結婚！我實在很想，可是說不出來！自從將軍死了以後，正也找不出同他相等的人了，他是個天之驕子！況且她有礦山，這個文格洛奇也想……我同文格洛奇到那裏去爭訟呢？我何必要給他字據？我現在拒絕他了，我用什麼法子可以得到這座礦山呢？

賽爾蒲克：Nil. (沒有法子)

彼得林：可是她如果嫁給格拉戈列夫去，那末我就可以知道自己將要得到什麼東西了……現在我已經拒絕寫字據了，我不怕她會給她的繼子奪去了

的。哈——哈！我的幻想成了事實！一萬六千呢，帕維契喀！

賽爾蒲克：可是要給我三千的！……我們走吧，吉拉西，到廂房裏去

彼得林：幹什麼？

賽爾蒲克：到女人的更衣室裏去談閒天。

彼得林：杜娘也在廂房裏嗎？

賽爾蒲克：在那裏。（走）他們好快活呀……（唱）嚇，我多末不幸，不同他們一起

玩！

彼得林：且克——達克，且克——達克，（喊）喂！（唱）到新年的時候我們很快樂

地再在朋友的聚歡會上相會……（去）

第五場

魏尼且夫與莎菲。（從花園的深處慢慢地出來）

魏尼且夫：你不想知道我到了一個怎樣悲哀的境地！我總是掙扎着，莎菲！你的

冷淡對於我並不是整個的不幸！你沒有說過一句笑話，你的臉上毫無歡容，你長日祇是默然地想着想着，你到底想些什麼呢……你這種默想並不能

找到自己的出路與安靜，可是却很厲害地咬着我的靈魂！你想些什麼呢？

莎菲：真的，我不知道。

魏尼且夫：你拒絕我的幫助……難道我不是一心在幫助你嗎？這是一種什麼

祕密，莎菲？向丈夫守祕密……嚇……（坐下）

莎菲：什麼祕密？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發生了什麼……你不要無益的磨折着自己吧，西耳其！不要注意到我的憂悶，可是我也用不着辯解……（默）我們

從這裏離開吧，西耳其！

魏尼且夫：從這裏

莎菲：是。

魏尼且夫：爲什麼？

莎菲：我要……即使到國外去也好，去嗎？

魏尼且夫：你要這樣……可是爲什麼？

莎菲：這裏地方是很好的，寬裕的，美麗的，可是我不能夠……一切都很好，很幸

福，祇是……我需要走。你對我說過不要問的。

魏尼且夫：我們明天就走吧……明天我們就不再留在這裏了。（吻她的手）你

在這裏苦悶！是的，這是很明白的！我了解你！鬼知道，他們鬧的什麼把戲！彼得

林，賽爾蒲克……

莎菲：他們沒有錯……讓他們安靜吧……（默）

魏尼且夫：可是你們，女人們，到底是從那裏來的這許多苦痛哦，爲什麼要苦痛？

（吻她前臉）豐滿得很會快樂起來的！想到快樂，就會快樂了！不能把這種痛苦，

像柏拉圖諾夫說過似的，拋到天外去了麼？！很巧地正想起了柏拉圖諾夫！

爲什麼你同他很少接談呢？這個人不是小戶人家的子弟，少年老成并且是絕少痛苦的，你同他去談談心，不必拘束，好像用手挖去了痛苦一樣。同姆姆也時常談談，同特里茨基（笑）說話，可是不必注意到他的高傲！你還沒有了解這些人……我向你介紹這些人，因爲他們是同我意味相投的人，我愛他們，你如果也愛他們，那末就會很快地知道他們。

安娜：

（在窗口）西耳其！西耳其！誰在那裏？去叫西耳其泡洛奇到這兒來吧！

魏尼且夫：有什麼吩咐？

安娜：你在這裏來一會兒！

魏尼且夫：我馬上走！（對莎菲）明天我們準定走，現在你不必想吧！（進屋裏去）

莎菲：（沉默以後）看這個人簡直是不幸！我已經整天地沒有想到丈夫了，忘記了他的存在，不注意他的說話……處在困難的境地……怎末辦呢？（想）可怕，這樣不久才結婚就已經……一切都祇是這個……柏拉圖諾夫！我不夠力

量，沒有勇氣，一點沒有可以幫助我能夠起來反對這個人的！他從早到晚總是跟着我，追着我，不給我一分鐘的安靜，他那對勾人的眼睛……這多可怕呀……並且結果一定是愚蠢的！我要振作自己，可是沒有力量！他祇要一舉步就有發生一切不幸事件的可能！

第六場

莎菲與柏拉圖諾夫。

柏拉圖諾夫：（從屋裏出來）

莎菲：哦，他來了！轉着自己的眼睛在那裏找尋？他找誰個呢？照他所走的方向看來，我知道誰是他所需要找的人！在他的方面說來這是怎樣的不仁呀！他使我沒有一刻安靜！

柏拉圖諾夫：熱得很！不要吃酒好了……（瞥見莎菲）你在這裏，莎菲賢格樂娜？一

個人？(笑)

莎菲：是。

柏拉圖諾夫：逃避那些死人嗎？

莎菲：我不逃避人家，逃海懷西力奇，我無須逃避他們。他們對於我沒有反對并

且沒有妨礙。

柏拉圖諾夫：是這樣嗎？(坐在一處) 你願意的嗎？(惑) 可是如果你不避人家，爲

什麼你對於我却躲避起來呢，莎菲賢格樂娜？爲什麼？請說一說吧！我非常地

高興，終究能夠有這樣的機會同你說話：當你一個人獨處的時候，僅僅一點

點，而沒有很大的表示願意離開我的時候。你躲避着我，走過了我，不向我正

視，這是什麼意思呢？戲玩還是認真？

莎菲：我連想都沒有想到避開你！這你從那裏找來的？

柏拉圖諾夫：開始的時候你似乎是對我很親切，給我深情與美意，可是現在却

連看·一·看·我·都·不·願·意·了！我·在·這·房·間·，你·就·到·別·個·房·間·去·，我·到·花·園·裏·來·，你·就·從·花·園·裏·出·去·，我·開·始·同·你·說·話·，你·就·給·我·一·個·不·理·或·者·冷·淡·地·說·一·聲·

「是」就·走·開·了·……我·們·的·關·係·變·成·一·種·不·可·思·議·的·……我·錯·了·嗎？我·反·對·過·你·嗎？你·聽·吧·，我·覺·得·自·己·處·在·一·種·瘟·病·的·狀·態·，受·着·凌·遲·的·痛·苦·，可·是·不·很·樂·意·，避·開·牠！（立·起·來）我·沒·有·覺·得·自·己·的·任·何·罪·過·。勞·煩·你·即·刻·把·

我·從·這·個·困·難·的·境·地·裏·引·出·來·吧！我·不·堪·再·受·牠·的·磨·折·了！

莎·菲：我·承·認·……我·對·於·你·……有·一·點·點·引·避·……如·果·我·知·道·對·於·你·那·末·難·堪·，我·就·得·另·想·辦·法·了·……

柏·拉·圖·諾·夫：你·避·開·我·嗎？（坐·下）你·承·認·嗎？但·是·……為·什·麼·，有·什·麼·目·的？

莎·菲：不·要·喊·，就·是·……不·要·這·樣·大·聲·說·話！我·希·望·你·對·於·我·不·要·譴·責·。我·是·不·喜·歡·的·，如·果·你·向·我·叫·喊·。我·躲·避·你·不·是·因·為·你·應·當·給·我·躲·避·，而·是·避·免·同·你·談·話·……你·的·為·人·，照·我·所·知·道·你·的·，是·好·的·……這·裏·所·有·的·人·對·於·你·，

都是愛好的，敬重的，有些人並且還崇拜你，認為同你說話是有光榮的……

柏拉圖諾夫： 哦……哦……

莎菲： 當我到了這裏，我自己馬上就——在與你第一次說話以後，就去親近接

近你的朋友，可是我，迷海懷西力奇，不幸，真的不幸……你很快地對於我就簡直成爲無可忍受的了……我找不出更溫和的話，請你原諒……你幾乎每次對我說的都是那一些話，就是說，你在什麼時候怎樣怎樣地愛我，我怎樣怎樣地愛過你……大學生愛小姑娘，小姑娘愛大學生……這樣的歷史實在是過於陳舊並且是極其平常的，爲什麼還值得時常把牠提起來說過又說，並且追求牠，對於我們現在同你還有怎樣的意義呢？……可是事實的本身倒並不在於這個……而是在於你同我說話的時候一說到過去，你總是那末地說，似乎是要求一點什麼東西，這種東西好像是你那個時候，在過去，還沒有得到想在這個時候來取去似的……每次你的說話還是一樣地

令人難堪。每次我都覺得你好像是有意识地拿我們過去的一般關係來諷示着我們什麼……因此我覺得你把這些事情的意義已經過分的放大了……你好像明顯地在表示要把我們的友誼關係擴張起來！你這末驚奇地看，使勁地喊，緊緊地握着拳頭並且不停地在那裏追尋……簡直像一個密探！爲什麼這樣……總之一句話，你不給我安靜。你這樣緊迫着我爲什麼呢？要我對你怎樣呢？總之，總之一句話，你不給我安靜。你這樣緊迫着我爲什麼呢？機會，這個機會是你爲了一個什麼事情所需要的。

柏拉圖諾夫：說完了嗎？（立起來）謝謝你的誠意！（走到門口去）

莎菲：你發怒嗎？（立起來）你站着，迷海懷西力奇！爲什麼這樣容易發怒呢？我不
想……

柏拉圖諾夫：（站住）咳你！（歎）過去的意思是我不沒有厭惡你，但是你爲什麼害怕得發抖呢，莎菲賢格樂娜？（走近她）難道你以爲，我如果覬覦着你的西耳

其泡洛奇的幸福，現在把你奪到自己的手裏來，就要求一種工具給自己做保障嗎？不是的，我沒有一點企圖去找尋一種權力來佔有你，但是假使你對於我有什麼需要，我總是由着你所值得需要的盡量地貢獻給你！

莎菲：停止說話吧，柏拉圖諾夫！你說謊！我不怕並且沒有想到怕！

柏拉圖諾夫：那末你的性情怎的這樣特別，你的神經怎的這樣過敏，假使你每次碰見一個極輕微極庸俗的人，就以爲他將對於你的西耳其泡洛奇會有什麼危險？……你站着，不要說話給我說！你看見，並且知道我在那時候沒有拿到了什麼東西，因此現在對於你有了什麼要挾……你看見了因此……你就害怕起來嗎？鞏固着你的可憐的家庭吧！你沒有權利來懷疑我的！我就是沒有你每天也是來這裏玩的，我同你談談話，因爲我認爲你是個聰明的懂得道理的女人！誰知道你是一個怎樣不可思議的陳腐頭腦呀！……可是……我錯了……我糊塗了……我沒有權利向你說這一切……請恕我無

禮的攻擊……

莎菲： 是的，誰也沒有給你權利說這些話！如果聽見你這些話的人就不會認為你有權利說出這一切你所想像出來的事情！離開我吧！

柏拉圖諾夫： （大笑）誰追着你？誰找尋你，誰拉住你的手？誰想把你這個可憐的

從你的丈夫手中奪去！柏拉圖諾夫愛你！柏拉圖諾夫是個奇人！怎樣的幸福呀！多末地榮幸呀！是的，這對於我們小小的自傲者是這樣的一顆糖，這樣的糖是沒有一個糖果公司的老闆曾經吃過的……真笑話……這樣的甜蜜會同進步的女人是合味的！（走進屋裏）

莎菲： 你驕橫並且刻薄，柏拉圖諾夫！你神經錯亂！（跟着他走停止在門口）可怕！爲

什麼他這樣說？他想眩惑我，我不能忍受這個……我去，去對他說！（進屋去）

（奧西普從花亭裏出來）

第七場

奧西普，雅可夫與法西。

奧西普：（進場）五個好！六個不好！鬼知道，幹的什麼玩意兒！還不如去玩一玩百

飛倫的好！一倍十……或者去玩四多開（對雅可夫）你健呀，雅可夫！喂，文格

洛奇在這裏嗎？

雅可夫：在這裏。

奧西普：去叫他一聲！叫他到這兒來！告訴他，有大事！

雅可夫：好的。（走進屋裏去）

奧西普：（取下彩燈吹滅燈火放進袋裏去）去年在城裏在大林伊凡諾克那邊把偷

來的東西去調酒吃，並且同姑娘們幹那件玩意兒，去玩四多開……三個哥

比是準定有的，倍到兩個銀盧布……結果贏了一個盧布……賭百飛倫的

時候喝了兩瓶酒……（取下另一盞提燈如前）在城裏真快樂！

法西里：這彩燈可不是爲你掛的，爲什麼撕破牠？

奧西普：我可是沒有看見你哩！健嗎，驢子怎樣過日子哪？（走到他的面前去）你好

嗎？（默）嚇，你罵嚇，你這個豬養的！（把法西里的帽子抓下來）你這個人真可笑！上

帝呀，真可笑！你難道還有一點知覺的嗎？（把帽子拋到樹上去）你打我的耳光吧，

我是個壞人！

法西里：讓別個來打你吧，我是不動手打的！

奧西普：難道想做死我嗎？不，如果你有一點點知覺，應該懂得這不是你把人家

做死，而是自己死！你吐唾在我的面上吧，我是個壞人！

法西里：我不睡，你還站在這裏幹嗎？

奧西普：你不睡我嗎？那麼是怕我了？給我跪下來！（默）哦！跪下！我對誰講？你要死

還是想活？（默）我對誰講的？

法西里：（跪下來）得罪你了，奧西普伊凡諾奇！

奧西普：你害羞嗎？這使我非常快意……穿禮服的老爺，可是跪在賊的面前……

：：哦，現在可以歡呼了，因為你可以活了……哦！

（文格洛奇第一進場）

第八場

奧西普與文格洛奇第一。

文格洛奇第一：（從屋裏出來）這裏有誰個喚我？

奧西普：（急脫帽）是我——是的，你好呀！大老闊！

法西里：（站起來坐在長條椅上哭）

文格洛奇第一：你什麼事？

奧西普：你在小酒館裏找我並且問我，因此我就來了。

文格洛奇第一：啊哈是的……可是……你難道不能另選一個地方嗎？

奧西普：對於好人，我的老爺，什麼地方都是好的。

文格洛奇第一：你對於我有一部分用處……我們走開這地方……到那塊岩

石下面去！（走到石下站在花園的深處）你稍微抑制一下這樣的心情，就是好像

以爲同我說不得話似的……這就對了！是酒店主人打發你來的嗎？

奧西普：正是這樣。

文格洛奇第一：很好……我不是想你，但是……你可以做什麼事呢？什麼事情

對你都是不行的。同你是沒有什麼事情可做的……你是這樣的壞人！

奧西普：頂壞！比世界上一切的人都壞。是的，阿婆拉磨阿婆拉磨奇，好人對於你

沒有什麼用處吧？

文格洛奇第一：說低點！我給你多少錢了，這實在是可驚的！可是你沒有覺得這

個，好像我的錢是些石頭或是別的什麼用不着的東西似的……你想誇耀

自己的偷盜行爲……對我轉眼無情嗎？你不愛真理嗎？真理對於你是刺眼的嗎？

奧西普：是的，很刺眼。可是祇有你的真理不刺眼，我的老爺！你叫我到這兒來，僅僅是爲了教訓我嗎？

文格洛奇第一：說輕點……你知道柏拉圖諾夫嗎？

奧西普：教師嗎？怎的不知！

文格洛奇第一：是的，教師，教師，這樣的教師祇會教人罵，不會教別的。你可以去打這個教師嗎？

奧西普：怎樣打呢？

文格洛奇第一：不用打死，祇要打傷……打死了人是不應該的……爲什麼要打死他呢？打人——應該是這樣打的，就是把他打得半死半活，使他終身負傷受痛苦。

奧西普： 這個我能夠做的。

文格洛奇第一： 把他打壞了那一部分，或者在他的臉上做個醜陋的怪相出來，……這個你可以做到嗎？……誰個來了……我們再走進去一點……

（走到花園的極角裏）

（柏拉圖諾夫與蓮可娃自屋裏邁步出來）

第九場

文格洛奇第一與奧西普（在花園的一角），柏拉圖諾夫與蓮可娃。

柏拉圖諾夫： （微笑）什麼，什麼？（哈哈笑）我沒有聽清楚。

蓮可娃： 沒有聽清楚？我可以重新說……我還是再說一次吧……你想必不會發怒的，很明顯的……你是這樣地聽慣了各種各樣挖苦的話，我的說話那裏就會使你發怒呢……

柏拉圖諾夫：說吧，說吧，美人！

蓮可娃：我不是美人，誰認爲我是美人，誰就是不會識相的……說真話——我不見得美吧？在你的眼光看來到底怎樣美嗎？

柏拉圖諾夫：等一歇我說現在你說吧！

蓮可娃：那末你聽吧……你或者是個非常的人，或者是個……壞人，兩者之中一定有一種。

柏拉圖諾夫：（大笑）

蓮可娃：你笑……可是這實在是可笑的！（大笑）

柏拉圖諾夫：（大笑）她說是這個麼，是的，傻姑娘！請說吧！（摸着她的腰）

蓮可娃：（坐下）可是請你……

柏拉圖諾夫：就是她也到了那人們所到的地步了！研究哲學，研究化學并且是這麼地花言巧語！你還沒有到了侮辱我的時期呢！（吻她）美好的奇妙的惡

人……

蓮可娃：真的我請你要……你這算什麼呢？……我沒有說過……（立起來又

坐下）爲什麼你吻我？我完全是……

柏拉圖諾夫：你說了并且謊了！可是我得對你說并且說個澈底！讓我看一看你

有怎樣的聰明！（吻她）你迷醉了……迷醉了……發呆了……噯……

蓮可娃：你……你愛嗎？呢？呢？

柏拉圖諾夫：（顫聲）可是你難道是愛我嗎？

蓮可娃：如果……如果……那末……是的……（哭泣）愛嗎？否則你不要這樣！

……愛我嗎？

柏拉圖諾夫：沒有一點，我的美人兒！我不愛那些蠢貨，有罪的人！我祇愛着一個

蠢貨，并且這還是因爲無聊的……啊！你的臉兒蒼白了！你的眼兒發光了！你

知道，我們怎麼辦呢？

蓮可娃：（立起來）你開玩笑嗎，怎的？（默）

柏拉圖諾夫：怎的很和氣的會反過臉來……

蓮可娃：我驕傲……我不會弄手段……我已經對你說過，尊貴的先生！就是說

你，或者是個非常的人，或者是個壞人，可是現在我要對你說，你是個非常的壞人！我鄙棄你！（往屋裏走）現在不哭了……我很快樂，因為終究知道了你

是個什麼鳥……

（特里茨基進場）

第十場

同上，增特里茨基。（戴高禮帽）

特里茨基：（進場）鶴叫起來！他們從那裏得到這種東西？（仰望空中）還早哩……

蓮可娃：尼古拉伊凡諾奇，假使你採納我的意見，不論你採納到什麼程度，那末

你就不要睬這個人！
(指柏拉圖諾夫)

特里茨基：(笑) 請你原諒，這個是我敬愛的親戚！

蓮可娃：並且是朋友？

特里茨基：並且是朋友。

蓮可娃：我不羨慕你……並且他似乎也不羨慕你。你是個善良的人……但是，

這種玩笑的口吻……有時在你的滑稽裏會吐露出來的……我不希望你因為這受痛苦……我是由衷的說話，可是你……開玩笑！(哭) 我是誠意的

呀……可是我用不着哭……我足以自傲。你去睬這個人吧，你愛他吧，你尊敬他的聰明，你怕他……你完全覺得他同格姆連得是一樣的……可是你

又愛他！這對於我倒沒有什麼相干……我也不需要你的什麼。讓你同他一道吧，由着你的高興怎樣就怎樣，同這個……壞蛋！(進屋裏去)

特里茨基：(沈默以後) 吃過了嗎，兄弟？

柏拉圖諾夫：我什麼都沒有吃。

特里茨基：是時候了，迷海懷西力奇，在名譽上說，在良心上說，你都應該使她安靜。真的，這是可恥的……這末聰明的一個好人會有人糟塌你，鬼知道是怎麼意思……是的，壞蛋……（默）在事實上我確是不能將自己分成兩半，拿着一半來尊敬你。拿其他的一半傾向於稱你是壞蛋的這個女子……

柏拉圖諾夫：不要尊敬我，用不着這個二等分。

特里茨基：我不能不尊敬你呀！你連自己都不知道你說的什麼。

柏拉圖諾夫：那末問題就祇有一個：不要傾向她。我實在不懂得你，尼古拉！在這個傻姑娘的身上找出什麼好的聰明的地方來呢？

特里茨基：嘿……將軍夫人時常責備我不夠資格做紳士，並且教我拿你做榜樣，做紳士的榜樣，可是照我的意思，這個責備可以全盤拿來應用到你的身上去，應用到這個所謂榜樣的身上去……你，特別是你，總是在大街小巷裏

喊着說我愛上了她，嬉笑怒罵，疑神疑鬼，探索追跡……

柏拉圖諾夫：你明顯地說出來。

特里茨基：我覺得自己是說得很明顯的……並且你同時昧了良心在我的面前把她的缺點與愚蠢擴大了……你不配作紳士！紳士應該知道在戀愛事
件中有相當的自愛……她並不傻呀，兄弟！她不傻的！告訴你吧，她是無罪的！
羔羊！有時候，我的好友，你自家的心情不好，想厭惡某一件事物，於是就把自己的惡氣望別個的身上發洩了……對於她又何嘗不是如此？她是個很恰當的對象呢！柔雅溫和，逆來順受，對於你又是輕信到這樣蠢的地步……這一切我都完全明白的……（立起來）我們吃酒去吧！

奧西普：（對文格洛奇第一）事情做成功的時候不要忘記拿報酬，就是一百塊錢！
這一層你沒有什麼遲疑的。

文格洛奇第一：（對奧西普）說低點！當你將要下手打他的時候不要忘記說：『感

謝酒店老闆！『噠……去吧！』

奧西普：（退場）

特里茨基：鬼捉的阿婆拉麼阿婆拉麼奇！（對文格洛奇第一）你，阿婆拉麼阿婆拉

麼奇，沒有病嗎？

文格洛奇第一：沒有……蒙上帝福祐，還健。

特里茨基：多麼貪心！可是我又需要錢用了！你相信嗎？非常的需要，真是……

文格洛奇第一：醫生，照你的話說來，那末必然得到這樣的結論，就是說，你是非

常的需要病人的？（笑）

特里茨基：真是一針見血！離則重了一點，可是被你刺中了！哈哈再來一個哈

哈哈！柏拉圖諾夫也笑了！給吧，可愛的人，假使你可以給！

文格洛奇第一：你已經欠我很多的了，醫生！

特里茨基：爲什麼要說這些？這誰個不知道？可是我到底欠你多少，哪？

文格洛奇第一：大約……是的我覺得大約有兩百四十五個盧布。

特里茨基：給吧，偉大的人，你借給我，有時我也得借給你！你要成爲寬宏大量、仁

慈並且勇敢的人物！猶太人中間最勇敢的人就是他借錢給人家不要字據的人！你要成爲最勇敢的猶太人！

文格洛奇第一：嘿……猶太人，猶太人，總是猶太人……我請你相信，先生，就是

我在自己的一生中沒有看見一個俄羅斯人是借錢不要字據的；我再請你相信，就是我在不幸的猶太人中間借出去不要字據的錢，恐怕是不論誰個都不能趕得上的！假使我說謊，就讓上帝來取我的命！告訴你吧，青年的人，在我們猶太人，尤其是老年的猶太人，有許多許多可以給你借錢的，並且有很多多出息與很大的成功……的確很多……（從口袋裏取出錢來）借錢給你的時候很高興並且很滿意！可是你……總是愛說笑話，開玩笑……這很不好，先生！我老了……我有兒女了……還被人認作壞蛋，這是不人道的……這

個你在大學裏也該有學過的。

特里茨基：你說得很好，阿婆拉磨阿婆拉磨奇！

文格洛奇第一：不好，先生，很不好……應該想想看，在你們讀書人同我們做生意人中間是沒有什麼分別的……並且誰也不願意得罪你……你要多少？

很不好，青年的人……你要多少？

特里茨基：隨你給多少……（默）

文格洛奇第一：我給你……我可以給你……五十個盧布……（給錢）

特里茨基：豪爽之至！（取錢）偉大之至！

文格洛奇第一：你戴的帽子，醫生，是我的！

特里茨基：是你的？（取下帽子）哦，拿回去吧……爲……爲什麼你不給牠洗一

洗呢？這很便宜的呀！你們猶太人戴高禮帽是怎樣戴的？

文格洛奇第一：隨便怎樣戴都可以。（戴上帽子）

特里茨基：你戴這個高禮帽很合式。爵士，完全像爵士！爲什麼你不買個爵士做做呢？

文格洛奇第一：我什麼都不懂！請饒了我吧！

特里茨基：你是偉大的！爲什麼連這一點你都不想知道呢？

文格洛奇第一：爲什麼你不想使人家安靜，你好好地說吧！（走進屋裏去）

第十一場

柏拉圖諾夫與特里茨基。

柏拉圖諾夫：爲什麼你拿他的錢呢？

特里茨基：就是這樣……（坐下）

柏拉圖諾夫：這是什麼意思？就是這樣？

特里茨基：拿來就罷了！難道你替他惋惜嗎，怎的？

柏拉圖諾夫：事情不是這樣簡單的，兄弟！

特里茨基：那末怎樣？

柏拉圖諾夫：你不知道？

特里茨基：不知道。

柏拉圖諾夫：你說謊，你知道的！（默）好朋友，有些人不吸煙，不談女人，在未有去

參加一種儀式之前連鞋都不穿的……他們的儀式就是他們的一切……

並且他們在這個世界上就拿這樣繁文細節做行動的準繩……他們是拘

謹的道學先生，把自己固定在自己的儀式裏面……但是，我的好友，假使你

能夠遇着一個禮拜，或甚至一天的儀式生活，那末我對你實在是說不出怎

樣的熱愛！對於你這樣的人，儀式的需要，等於生存的麵包……（默）

特里茨基：我一點不懂……兄弟，不是我同你可以改造我們的肉體——這是

上帝判定了的——也不是我們可以破壞牠……這個我同你還是在中學

裏開始學拉丁文字母的時候就已經知道了的……我們不要再說廢話了……說到喉枯舌爛也是枉然的！

柏拉圖諾夫：醜呀！你說這樣的傻話，確是無可救藥的……這樣說來，你也用不着在醫科裏學個五年了……

特里茨基：我的祖父寫給子孫的遺訓說：『科學對於中等階級的人祇是一塊贅瘤與一種疑謎。在古代愛里諾夫民族與大羅馬時代奴隸曾經做過醫生，而詛論家與騙子都是星卜家，所以你們中等階級的自然科學是極其下賤的，並且絕對不能發展的！可是你們中等階級的自然科學受人尊敬也會有的，就是在你們極力勿使牠落在奴隸的手裏，否則是無論如何做不到的，因為這個時代不是紳士變為奴隸，而是奴隸變為紳士。』我必須指出的，就是我的祖父是個頭腦健全的人！

柏拉圖諾夫：試問你醫治足癬，是把脚切去呢？還是敷藥膏？（默）

特里茨基：我的兄弟，告訴你吧，有一次我在一位夫人處看見了「近代名流」的肖像，並且還讀了他們的行述，你想，這可愛嗎？在他們中間找得到我同你沒有呢？沒有！找不到！你看這是多末傷心呀！迷海懷西力奇，這真是如意大利人所說的「*Lasolate, Ogni Speranza!*」在近代名流中，我找不到你也找不到自己，並且簡直不能想像！我倒很安心！可是莎菲賢格樂娜就不然了……她是不安的……

柏拉圖諾夫：爲什麼又說到這個莎菲呢？

特里茨基：（興奮地）因爲這使她傷心呀，她在近代名流中找不到位置，她設想自己祇要小指頭稍微一動地球也會張開嘴來，人類快樂得將帽子都丟掉的。哼，我不愛她，她是個可怕的人……這使我覺得沉重……從頭到腳都給她那些玄妙思想和高傲的樣子壓住了，夠了夠了，那種高傲的樣子真是夠受了。你在任何一種聰明的浪漫史中也找不出像她那末多的無聊事件……

并且在實際上她是一個錢都不值的。這簡直是一塊冰！一塊石頭，一座石像！如果要走近她祇有碰鼻子……並且現在又幾幾乎是害了歇斯的里病，長噓短嘆……的確不值一個銅子……一個聰明的木偶……鄙視我，認我是個傻子……可是她的西耳其有什麼比我們好些呢？爲的僅僅是這一點好處，就是不會吃白酒，無恥地吹牛，說自己是理想高尚的將來的人物。可是你不要追究這些吧，并且將來也用不着追究……（立起來）我們還是吃酒去吧！這是用不着什麼名譽識見或別的什麼高尚的東西的，可是誰也沒有權力禁止這個，對嗎？去吧，兄弟！

柏拉圖諾夫： 我不去，那裏使我苦悶。

特里茨基： 我自己去。（伸懶腰） 噯，巧妙極了，這兩個縮寫的 Q. B. 表示什麼呢？是表示莎菲與魏尼且夫兩個名人的第一個字母，還是表示西耳其，魏尼且夫兩個字的第一個字母呢？我們的語言學家是想把這兩個字獻給那一個

呢？給自己受用，還是奉獻給自己的愛妻？

柏拉圖諾夫：我的意思這兩個字是表示文格洛奇的光榮，因為靠着他可以

錢花！這莫名其妙的魏尼且夫的人們實在使我有點吃驚！火花炮值二十五

個銀盧布，香賓酒一百盧布，葡萄酒與白酒也需要一百盧布……總之一句

話，這個萬惡的晚會要費去三百盧布。三百盧布！在文格洛奇那裏一定是借

到五百盧布吧……今天花了三百，其餘的兩百，西耳其大概是給自己買足

踏車或者就給老婆買茶具。

特里茨基：還有演劇的錢也要算進去。

柏拉圖諾夫：還有製一塊背景也得一百五十塊錢……并且要製山的背景……

：將軍夫人的礦山轉到文格洛奇的手裏去了！這個，真是上帝有靈！還想弄

什麼名譽的玄虛……你還認他們是聰明的人，真是可恥又可憐！

特里茨基：是的，這個將軍夫人今天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大聲地笑，細聲地叫，嘻

嘻哈哈地同人家鬧做一團……真像愛上了誰似的……

柏拉圖諾夫：他愛上了誰呢？難道是愛上了自己嗎？你不要相信她的笑。我們不能相信那永不會哭的女人的笑，這樣的女人在要哭的時候反而大笑的。可是我們的將軍夫人不會哭的，她想自殺……這個從她的眼睛裏可以看得很明顯。

特里茨基：女人的自殺不用手槍的，她們用的是繩子……可是我們不必追究這些吧……如果我一追究起來我就扯謊了……我們的將軍夫人的確是個光榮的女人！一般地說，我祇要看到女人的時候就會轉着壞的念頭。但對於她却是例外，這是唯一的女人，她能夠使我把一切淫邪的觀念，驅逐出去，猶如雷聲震耳。唯一的……當我一看到她的真實臉孔，我立刻就會相信柏拉圖的戀愛觀。你去嗎？

柏拉圖諾夫：不不。

特里茨基：我自己去了，我同父親去喝酒。（去在門口與格拉戈列夫第二相碰）
啊哈，

伯爵閣下，自造的伯爵！賞你三個盧布！（遞進他的手中三個盧布飛奔而下）

第十二場

柏拉圖諾夫與格拉戈列夫第二。

格拉戈列夫第二：真是個怪物！無緣無故地給人家三個盧布！（叫喊）喂，我自己也可以給你三個盧布呀……哼，真是個白癡！（對柏拉圖諾夫）他用自己的下

流行爲把我很可憐地戰敗了（笑）下流到說不出的程度！

柏拉圖諾夫：你怎的，舞蹈家，爲什麼不去跳舞？

格拉戈列夫第二：跳舞？在這裏請問你同誰跳舞？（並肩坐下）

柏拉圖諾夫：難道都沒有同誰跳過嗎？

格拉戈列夫第二：祇要看一看那種樣子就夠啦！真不成樣子！毫無表情的臉孔，

釣鉤似的鼻子，死板的步調……這成什麼女人誰高興同她們跳舞？（大笑）

「藥膏當粉搽」鬼知道成個什麼東西！在這種場合裏面我寧可不跳舞，還是到飲茶處去喝杯茶好些。（怒）爲什麼在俄羅斯這風氣總是不開，這是多麼沉痛的事……我實在是不能忍受俄羅斯了！一點都不開通。袴圍當領帶

……這成個什麼樣子……你到巴黎去過一次的吧？

柏拉圖諾夫：沒有。

格拉戈列夫第二：可惜。可是還來得及去呢。你去的時候告訴我一聲，我把巴黎的一切祕密都給你公開出來，我給你寫三百封介紹信，那末三百個頂厲害的法國女人就會由着你的擺布了。

柏拉圖諾夫：謝謝你，我很滿意。聽說你的父親要收買我，這是真的嗎？請你告訴我。

格拉戈列夫第二：我實在不知道。對於商業上的事情我是絲毫不關心的。可是

你知道嗎？ Mon Pere（我的父親）要吊你們的將軍夫人呢？（大笑）哦，這又

一是個怪樣子！這樣一個老烏龜還想娶親！可是我一定要打消他的結婚念頭！

！！！ 頭蠢得活像一隻癩蝦蟆！你們的將軍夫人呢？的確 Charmanai（美）的確

不錯！（默）她是這末地多情，這末地多情……至於體態呢？哈哈！（拍拍柏拉圖

諸夫的肩頭）幸福的人！她向你傾情！十分地傾情！

柏拉圖諾夫： 我不知道……我沒有踏進她的妝閣裏去過一次。

格拉戈列夫第二： 她已經對我說過了……難道你還沒有……

柏拉圖諾夫： 你，傻子，蠢貨。我實在懶肯同你講話了！

格拉戈列夫第二： 我是開玩笑的呀……爲什麼就要動怒？你這個人真怪！（低

聲）這是不是真的，聽說她……這個問題實在是有點過於急促，可是我們

中間沒有什麼關係，我得問你，就是聽說她的生性是不愛的，真的嗎？

柏拉圖諾夫： 關於這個你問她自己去吧，我不知道。

格拉戈列夫第二：去問她自己？（大笑）這是什麼意見！柏拉圖諾夫！你怎樣說的？

柏拉圖諾夫：（坐到別張長椅上）你這個人是多末討厭！

格拉戈列夫第二：（笑）如果真的就去問她也沒有什麼吧？可是爲什麼不能問呢？

柏拉圖諾夫：對呀！（轉過一邊來）問是可以問的，祇怕她要給你一個不理！（轉過來

向他）

你去問？

格拉戈列夫第二：（跳起來）謝謝你的高見！功德無量！我這就去問，柏拉圖諾夫，

我老實告訴你吧，她是我的！我早就這樣覺得了！我馬上去問！她同我是很

好的一對！她是我的！（跑進屋裏去在門口同安娜和特里茨基相碰）Mille pardon

madame!（千萬恕罪，太太！）（立住致敬，飛奔而下）

柏拉圖諾夫：（回坐原坐）

第十三場

柏拉圖諾夫，安娜彼得樂娜與特里茨基。

特里茨基：（在石級上）你看他坐在那裏，我們的偉大的奇人與哲人偉大得同偉

大的道德家相等！嚴肅地坐着，焦灼地期待着，夢想誰個來逗他說話？

安娜： 迷海懷西力奇不高興嗎？

特里茨基： 壞了！不知道今天爲什麼那末不高興？可憐的道德家！我可憐你，柏拉

圖諾夫！可是我醉了……啊，那邊牧師在等着我別了！（去）

安娜： （走向柏拉圖諾夫）爲什麼坐在這裏發呆？

柏拉圖諾夫： 在房間裏很沈悶，並且看看這個淨潔的天空比同你們濃裝豔抹的女人們去胡鬧還好多！

安娜： （坐下）可愛呀，這天氣！清快，涼爽，一天的星並且有月亮！可惜，婦人家不能

躺在門口睡倒天空下面去。我做少女的時候，夏天時常愛在花園裏打睡的。

(默) 你的領結是新的？

柏拉圖諾夫： 新的。(默)

安娜： 我今天有了一種什麼特別的心情……今天一切對於我都覺得可愛……

……我放蕩！哦是的，你說點什麼東西吧，柏拉圖諾夫！爲什麼你沉默着？我是爲

了這個到這兒來的，就是你說……噯你！

柏拉圖諾夫： 說什麼？

安娜： 對我說點什麼新鮮的，美好的，興奮的……你今天是這末地乖巧，這末地

美好……實在的，我覺得，我今天比往日特別的愛你……今天你是這末地

清靜！很少激憤！

柏拉圖諾夫： 就是你今天也特別的成爲這樣地一個美人……不，你從來是個

美人！

安娜：我同你是朋友嗎，柏拉圖諾夫？

柏拉圖諾夫：大體是正確的……可以說是朋友……還有什麼別的可以稱呼

我們的交情嗎？

安娜：完完全全是朋友嗎？

柏拉圖諾夫：我希望，再多點……我對你非常的親熱與關切……還需要許多

的時間，使我可以從你學習……

安娜：比朋友再多點嗎？

柏拉圖諾夫：爲什麼要提這些小問題呢？拋棄了牠們吧，可愛的人！朋友朋友……

……你是大處女嗎，怎末的真像個大處女……

安娜：好的……我們是朋友了，可是，和氣的先生，你知道男女中間從交情到戀

愛所差的祇有的一步呢？

柏拉圖諾夫：這怎末的！（笑）你說這個是什麼意思的？我們不能進一步的跨

到魔鬼的境界去，猶如我們不能跨過一條闊的河一樣。

安娜：戀愛等於魔鬼，你這裏的比喻！你的妻不會聽你的請原諒，我唐突你了……

……上帝呀！迷海，爲什麼不能，真是想不到爲什麼我們不能再進一步呢？難道我們不是人嗎？戀愛是件好事情呀……怎末你的臉孔都紅起來了？

柏拉圖諾夫：（正色地看著她）你看，或者是開玩笑或者是想……：相量什麼事

……：我們去跳舞吧！

安娜：你不會跳的！（慫）我要同你談一談所應該談的話……：是時候了……

（凝視）你用心聽，Mon Chere，（我的親愛的）不要想！

柏拉圖諾夫：我們跳舞去吧，安娜彼得樂娜！

安娜：我們坐下面去一點……：到這兒來！（坐到別的長條椅上去）祇是我不知道從

什麼地方說起……：你這個人是這樣的不直爽與假正經……

柏拉圖諾夫：讓我先說不好嗎，安娜彼得樂娜？

安娜：我看你一開始說話時，柏拉圖諾夫，就會滔滔不絕地儘管說一些空話的！請說吧！你害羞了！告訴你——不要信口開河！（拍一拍柏拉圖諾夫的肩頭）愛戲謔的迷海！哦，說呀，你說……祇是要簡單的說……

柏拉圖諾夫：我要簡單地說……我想告訴你這個「爲什麼？」的問題。（默）說老實話：我們是值得這樣幹的，安娜彼得樂娜！

安娜：爲什麼呢？是的，你聽吧……你不了解我……你是自由的，我如果不久可以作你的妻，我永久不會以我的優越地位來壓制你的。可是現在……哦！你默認了你的沉默是表示同意嗎？（默）你聽，柏拉圖諾夫，這時候是不好守緘默的！

柏拉圖諾夫：（跳起來）我們忘去這些話吧，安娜彼得樂娜！上帝願意我們這樣做！好像是完全沒有說過牠們一樣！未曾有過牠們！

安娜：（蹙眉）奇怪的人！爲什麼呢？

柏拉圖諾夫：因為我敬愛你！我是這末地重視自己這個對於你的敬愛，如要拋

棄牠，這對於我實在比打破地球還難！我的愛友！我做人是隨隨便便的，我不反

對快樂，我不仇視同女人親熱，并且也不反對玩一點戀愛的把戲，但是……

你這樣聰明達理的女人，我認爲是自己理想上的標準人物，這怎的可以隨

便開玩笑呢？不能的，這已經是過分的了！你寧可把我從你的身邊趕到世界

的末端去！如果去過那種夢幻的歲月，那是另一回事，可是：你能離美好的境

地去這樣做嗎？

安娜：你要知道我們現在談的是戀愛問題！

柏拉圖諾夫：可是難道我不愛你嗎？我說不出怎樣地愛你，我愛你的和善聰明

和多情……我狂熱地，絕對地愛你！我的生命都可以交給你，如果你喜歡這

個！我愛你是女性中間一個像人的人！難道一切的愛情都應該採取相當的

性愛關係嗎？我的愛情對於我是千萬倍高出於你所設想的呢……

安娜：（立起來）去，親愛的，去睡一下吧！等你睡醒了我們再談……

柏拉圖諾夫：我們把這個談話忘掉吧，（親她的手）我們要成爲朋友，可是我們不要互相愚弄；我們彼此在友誼上面保持着好的關係……並且我又是……雖則關係很輕微，但總算是已經結婚的人！我們停止這個談話吧！是的，我們的一切都如舊！

安娜：去，親愛的，去結婚的人……你可是愛我嗎？爲什麼又提起了你的妻[？]去吧！我們以後再說，經過兩點鐘……現在你是走到欺騙的路上去了……

柏拉圖諾夫：我不會欺騙你……（輕聲地向她耳語）假使我會欺騙你，那末我早就成了你的戀人了……

安娜：（熱烈地）你真的氣死我了！

柏拉圖諾夫：你說謊……不要發怒吧……這你祇有……（進屋裏去）

安娜：奇怪的人！（坐下）自己都不知道自已說的什麼……難道一切的愛情都

要採取相當的性的關係……怎樣空洞的話呀！正像一個著作家對於一個女作家的談愛……（感）不可捉摸的人！既然知道我愛他，既然知道自己也愛我，并且沒有我就連呼吸都不能夠了……這不行的！用得着什麼矜持誇耀與獻媚！他保持着自己所敬重的像一個音樂家保持着他的提琴似的！總是不肯簡簡單單地看一件事物，總是帶着一種言不對題的一大篇楔子……：這不行的！開玩笑！這樣我們就是說到世界的末日也是說不清楚的！我不需要榮譽，我需要力量……就是今天吧！今天已經是我們丟開這種愚蠢的期待的時候了……真不耐煩……咳，極力做去吧……誰個來了？格拉戈列夫……他找我來了……

（格拉戈列夫第一進場）

第十四場

安國彼得樂感與格拉戈列夫第一。

格拉戈列夫第一：真氣人！這些人們說我一年以前已經聽見了，他們認爲我在

少年時代已經在想了……說來說去祇是這些舊話，沒有一點新的……我

同她說去。

安娜：你自言自語地說些什麼，鮑爾非力雪棉諾奇可以說給我聽嗎？

格拉戈列夫第一：你在這兒？（向她走去）我恐怕自己在你這裏是多餘的……

安娜：難道因爲我們不是同類的嗎？真多心！人與昆蟲也是一類的東西呢，你同

我都是人會有什麼不同的！坐這邊來吧，我們來談談！

格拉戈列夫第一：（並肩坐下）我正找你呢，安娜彼得樂感！我有點事情需要同你

談一談。

安娜：說吧……

格拉戈列夫第一：我想同你談談……我希望知道你給我什麼答覆……對那

封信……

安娜：嘿……我給你什麼，鮑爾非力雪棉諾奇？

格拉戈列夫第一：我，你知道嗎，我放棄做男子的權利了……沒有什麼權利到我的身上來！我所需要的是別的，聰明的主婦……我有了樂園，可是在這個樂園裏面沒有……天使。

安娜：（轉過一邊）聽他的甜言蜜語！（向他）我時常問我自己一個問題，就是假使我到了樂園裏面我打算怎末辦呢？因為我是一個人，不是一個天使呀！

格拉戈列夫第一：即使你不知道在明天將要做的什麼，你可不可以知道在樂園裏面所做的事情呢？好的人到處都可以找到工作，在天上也好，在地上也好……

安娜：一切這些都是很好的，可是我的生活也值得你那樣的讚美嗎？實在是不能的，鮑爾非力雪棉諾奇！你需要我的廉價幸福，如你信中所寫的一樣；可是

你從那裏知道我有廉價的幸福呢？請原諒我，鮑爾非力雪棉諾奇！可是你的提議我覺得很驚奇……爲什麼你還要娶親？爲什麼你捨棄了朋友的地位去鑽進女人的袴下呢？這個我是做不到的，請你原諒吧！……但是這件事情已經過去了，我也用不着說了。假使我有像你這樣的年紀，我有你那末多的錢財，聰明與地位，那末在這個世界上我除了享受一般的幸福以外，就不再要求什麼了……也就是，可以這樣地說，我除了可以對於親近的人滿意地相愛以外，不再要求什麼了……

格拉戈列夫第一：我不會勉強要求人們的施惠……這是要有鐵的意志與聰明才行的，可是上帝沒有給我這些能力！我生在世上僅僅是愛偉大的事情，可是自己所做的都是些一文不值的事情，僅僅是愛！你允許我吧！

安娜：不。關於這件事你不要再說一個字……這對於我沒有一點實際的意義……簡直是開玩笑，我的朋友！假使我們想佔有一切我們所愛的，那末我們

也不夠地方安置我們所佔有的呀……就是說，明知道事情幹不了而不勉強去幹的時候，並不是完全的不智與不愛……（大笑）哦，這個哲學的問題就給你換一換口味吧！你聽見嗎？這是什麼聲音？我可以賭咒說這是柏拉圖諾夫在那裏鬧起來了……這是什麼脾氣！

（蓮可娃與特里茨基上場）

第十五場

安娜彼得樂娜，格拉戈列夫第一，蓮可娃與特里茨基。

蓮可娃：（將要進場）這個比一切的侮辱更難堪！（哭）難堪！如果我看他僅僅是個

拆爛污的人，我也不說什麼了！

特里茨基：我相信，我相信，但是我爲什麼要這樣做？我這樣做爲什麼呢？我對於他是怎樣破臉的呀，這個你自己也同意的！

蓮可娃：應該老早就同他破臉了，如果你沒有別的法子對付他！你離開我吧！我，我是個女人，如果你是這樣的下流，這樣的無恥與不負責，你也是來欺侮我了，我是不能靜默的了！

特里茨基：你也要拿自己設身處地的來想一想呀……這對於我倒不見得……你拿理智來判斷一下吧！……我那裏錯了呢？

蓮可娃：你是個卑怯的人，卑怯就是你！你離開我走向你那個令人作嘔的茶室裏去吧！別了！不必勞煩你再同我一道走！我們彼此沒有需要……別了！

特里茨基：別了，謝謝你做好事，別了！我真的討厭這些了，總是這樣沒有止境地發脾氣！不斷地流淚，流淚……我的上帝呀！我的頭都弄昏了……Coannus

Cerebrals! (腦充血) 嘔——嘔……(伸手作勢下)

蓮可娃：腦充血……(走) 侮辱我……爲什麼……我做錯了什麼？

安娜：(走到蓮可娃的身邊) 馬麗亞賢妃茂娜……我也不好怎樣挽留你了……假

「使我自己處在你的地位也不得不離開了這裏了……（吻她）你不要哭吧，親愛的，……大部分的女人出來祇是爲男人們消除那種惡氣的……」

蓮可娃：「我不是這樣的女人！……我要把他……除去！他不能再在這裏當教員！」

他沒有權利做教員！我明天就到監督那裏去……」

安娜：「你忍受一下吧……明天或者隨便那一天我去看你，我們一同來詰問柏拉圖諾夫，可是此刻請你平平氣……停止哭泣……你將來會滿意的……」

對於特里茨基你也不必發氣，我的親愛的……他不替你抱不平，因爲他這個人是過於和善與溫柔了，這樣的人是不慣替人家打不平的……他對你

做了一些什麼？

蓮可娃：「他吻了我的全身……還說我傻……還……把我按在桌上……你不要想，這個沒有處罰就可以放過了他的！或者他是神經病，或者就是……我對他說去！（去）」

安娜：

（跟着她）算了，我們很快地就會弄明白的！（對雅可夫）

雅可夫！給馬麗亞

賢妃茂娜駕車子！咳，柏拉圖諾夫，柏拉圖諾夫……他這樣下去總有一天會

出亂子的……

格拉戈列夫第一：極美的小姑娘！可是你們極好的迷海懷西力奇不愛她……

激惱她了……

安娜：這算什麼！今天激惱，明天又認錯了……驕貴的樣子！

（格拉戈列夫第二進場）

第十六場

同上，增格拉戈列夫第二。

格拉戈列夫第二：（在一邊自語）同她！又同她！這真祇有鬼才知道是什麼一會事！

（仇視着父親的臉上）

格拉戈列夫第一：（默然久之後）你幹嗎？

格拉戈列夫第二：你在這裏坐，而他們在那裏尋去吧，那裏有人喚你！

格拉戈列夫第一：那裏誰喚我？

格拉戈列夫第二：人！

格拉戈列夫第一：我知道，人……（立起來）隨便你怎樣……可是我總捨不得你
的，安娜彼得樂娜！或則你再提出別的意見來，到那時候你可以容納我的！再

見……（走到屋裏去）

第十七場

安娜彼得樂娜與格拉戈列夫第二。

格拉戈列夫第二：（坐在同排）老驢子！沒有誰喚他，這是我特意排佈他的！

安娜：當你聰明起來的時候，你越發會辱罵自己的父親了！

格拉戈列夫第二：你開玩笑了……我到這裏來爲的就是……兩個字……是

或不？

安娜：怎講？

格拉戈列夫第二：（笑）你似乎不知道是或不？

安娜：絕對地不知道！

格拉戈列夫第二：你馬上會知道……在黃金的幫助之下一切都會知道的：

……如果「是」的，那末，我的將軍夫人，你將願意伸手到我的口袋裏面把我

從爸爸那裏得來的錢拿去的罷？（張開外垂口袋）

安娜：明白了……啊，你，蠢貨，蠢貨！你知道對有智識的人說這樣的話是要吃

耳光的！

格拉戈列夫第二：痛快的夫人就是打耳光我也痛快地接受……先打個耳光

吧，可是打了以後就要對我說「是」的……

安娜：（立起來）戴上你的帽子并且立刻退出這裏！

格拉戈列夫第二：（立起來）那裏去？

安娜：那裏去聽你自便去，并且再不能在這裏出現！

格拉戈列夫第二：吓！爲什麼發怒呢？我不去，安娜彼得得樂娜！

安娜：那末我就叫人拖你出去！（進屋裏去）

格拉戈列夫第二：你怎的發怒！我並沒有說出別的話。我說了什麼呢？用不着發

怒呀……（跟着她進去）

第十八場

柏拉圖諾夫與莎菲賢格樂娜（從屋裏出來）

柏拉圖諾夫：在小學裏我一直到現在所做的都不是站在自己的立場上面，而是站在教師的立場上面……這就是我們從分別以後的實際情形……

(坐下) 我的黃金時代到處都是無形地消逝!我把牠花費在惡濁的無聊的事件上面去!一切都在墳墓裏腐化了,僅僅剩了這個驅殼。真是不用說起,我爲自己做了一些什麼呢?我對自己有培植過嗎?我有努力過嗎?我有發奮過嗎?……到現在!咳!又是非常地惡劣……擾亂不安!仇恨包圍我,污損我的故鄉,餓死我的親兄弟,同胞的與耶穌的兄弟,我呢,坐在那裏,垂着兩隻手像做過了繁重的工作似的,一點不能動彈;坐着,看着,一聲不響……我已經廿八歲了,三十歲我將還是這樣——沒有看到變動的預兆——再下去就要衣服穿得厚厚地,朦朦朧朧地,對於一切都冷淡了,這不是爲生,而是準備着死呀!生命滅亡了!當我想到這個滅亡,不禁毛髮森森倒豎起來!(默)我深深地理葬着我的天才,我深深地把牠埋葬到深坑裏去……或者我自有的生以來就沒有發掘過牠,或者是我自己把牠埋葬了……(默)怎的,你吃驚嗎,莎菲賢格樂娜?(默)你不作聲,你不知道……是的,那如何叫你知道呢?莎菲

賢格樂娜，我不憐憫自己！我最後的斷定了我是個無可挽回的人，我已經十分逼近這個沒落的時間了！鬼跟着這些，跟着我的一切！但是你作了些什麼呢？你的純潔的靈魂，你的天真爽直，你的勇敢在那裏？你的健康在那裏？把他消失到那裏去了，莎菲賢格樂娜！整年的在無聊中度過，假借別個的手戲弄人家的悲苦，同時還敢正眼看着他——這簡直是放蕩呀！

莎菲：
(立起來)

柏拉圖諾夫：(拉她坐下)這是最後的話了，站着什麼事情使你變成了這樣的輕浮，鬆懈與虛偽呢？誰教你說謊？誰給你這種權利利用自己的名義整天整夜地說着勞動困苦與自由，如果你並沒有一絲一毫爲了這些事情去奮鬥并且沒有資格去奮鬥？可是在從前你是怎樣的？請說吧，你說出來我馬上放你走！請說呀！你從前是怎樣美好，怎樣偉大呀，莎菲賢格樂娜！可愛的人兒，莎菲賢格樂娜，或許你還可以抬起頭來，不會遲的！你想想看吧！集中着你所有的力

量并且振作起來，這是你自己的上帝的樂意呀！（擺在她緊握着她的手）我的寶貴的人兒，你公開地對我說，我們過去的關係喜歡你這樣地對我說，到底爲什麼你嫁給這個人有什麼誘惑着你到這種結合？

莎菲：他是個很美好的人……

柏拉圖諾夫：不要說你連自己都不相信的話！

莎菲：（立起來）他是我的丈夫，我請求你……

柏拉圖諾夫：夠了，他，隨便他是什麼都可以，而我說的是真理！請坐下！（拉她坐）

爲什麼你不選擇與自己同患難的人呢，你殉難的女人爲什麼你不在男子裏面選擇別個什麼人，而不是這樣一個自暴自棄毫無出息的侏奴呢？……

莎菲：放手！不要高聲！有人來了……（客人們走過）

柏拉圖諾夫：鬼跟着他們！讓他們都聽到罷！（低聲）請原諒我的暴躁……但是你知道我愛你！我愛你超過了世界的一切，因此你對於我現在還是寶貴的。

我這樣地愛你這些頭髮，這一雙手，這一張臉兒……爲什麼你在頭髮上面灑着粉呢，莎菲賢格樂娜？丟棄了牠吧！嚶！你如果碰到了別一個人，我相信你很快地就會振作起來的，可是在這裏你一定還要墮落下去！可憐的人兒……

：如果我的可憐的力量能夠從這個泥潭裏將我與你連根的拔起來，那就……

（默）生活爲什麼我們不能像我們所能夠生活的去生活呢！

莎菲：（立起來兩手蒙住臉孔）饒了我吧！（屋裏有喧鬧的聲音）你走開！（往屋裏走）

柏拉圖諾夫：（隨着她走）勿蒙住臉吧，手放下來呀！這就對了你不去嗎？不去嗎？我們將成爲好朋友，莎菲！你不去了？我們再談一談好嗎？（屋裏很喧鬧並且有人跑到石級上來）

莎菲：好的。

柏拉圖諾夫：我們將成爲好朋友，我的親愛的……爲什麼我們要成爲敵人請你諒解我……我還有兩句話……（從屋裏跑出來魏尼且夫後面跟着客人們）

第十九場

同上，增魏尼且夫同客人們，再增安娜彼得樂娜與特里茨基。

魏尼且夫：（跑進來）啊哈……他們在這裏，這最主要的角色！喂，我們去放焰火吧！

（喊）雅可夫，跑到河邊去！（對莎菲賢格樂娜）你沒有變心嗎，莎菲？

柏拉圖諾夫：她沒有逃走，站在這裏……

魏尼且夫：哦？這樣說來的確是萬幸嗎——啦！迷海懷西方奇！（握住柏拉圖諾夫的手）

我總相信你的好話，我們放焰火去吧！（同客人們向花園的角裏走）

柏拉圖諾夫：（沉默以後）哦，這樣的事情，莎菲賢格樂娜……嚇……

魏尼且夫的聲音：姆姆，你在那裏柏拉圖諾夫！

柏拉圖諾夫：我去啦，鬼捉的，我……（喊）西耳其泡烙奇，等着，不要放呀，我就來

了！去，兄弟們，雅可夫隨我來拿花炮！（跑到花園的一角去）

安娜：（從屋裏跑出來）你等一等！西耳其，等一等，人還沒有到齊哩！此刻放了就沒

有味了！（對莎菲）去呀，莎菲爲什麼不快樂呢？

柏拉圖諾夫的聲音：這裏來，太太！我們唱一個老調吧，不必唱新的！

安娜：我去了，看熱鬧去！（跑進去）

柏拉圖諾夫的聲音：誰同我划船去？莎菲賢格樂娜，你不喜歡同我一塊兒划船去嗎？

莎菲：去還是不去？（審思）

特里茨基：（進場）噯，你在那裏？（唱）我去，我去！（凝視莎菲）

莎菲：你要什麼……

特里茨基：沒有什麼……

莎菲：那末你走開吧！我今天不高興說，不高興聽……

特里茨基：我知道，我知道……（默）我不知怎的很想把指頭尖頂着你的顏面

來問你：爲什麼他把你跟住？我很想知道這中間的原因……並不是爲難你……而是這樣來考試你一下。

莎菲：笑話！（轉過臉去）不是滑稽，是笑話，這個浪人！

特里茨基：是的……我的笑話會被將軍太太賞識過，賜我吃東西……哦，是的，並且還有賞錢……可是在煩惱的時候又把我侮辱地從這個地方趕出去了。我說得對嗎？並且這不祇是我一個人這樣說，當你在格戈拉列夫那裏作客的時候也說過的，那時候大家是在一塊兒……

莎菲：好的，好的……很快樂他們，那樣對付你……現在你知道我能夠排斥聰明人的笑話了！假使你去做戲子，你將成爲一個丑角，可是會有人拆你的台……我來拆你的台。

特里茨基：你的滑稽工夫已經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佩服，佩服……很光榮地給你一個敬禮（致敬禮）再會再會！本想再同你談談，可是……不敢……

…失敗了！
（走到花園的一角去）

莎菲：（頓足）無用的！他不知道我對他說的話的含義空虛的人！

柏拉圖諾夫的聲音：誰同我一道去划船？

莎菲：啞啞……：終竟是逃不出這個命運的！（感）我去（跑進去）

第二十場

——格拉戈列夫第一與格拉戈列夫第二（從屋裏出來）

格拉戈列夫第一：你說謊！你說慌！可惡的小子！

格拉戈列夫第二：你怎的這末蠢？有什麼目的？我要說謊，假使你不信，可以去問

她自己！在你剛剛出去的時候，我就在你原來坐的長椅上挑逗了她兩三句話，於是就摟抱她，接吻她，她起初要三千塊，可是我同她還價，結果一千塊做成交易了！給我一千盧布吧！

格拉戈列夫第一： 豈利，這是關於女人的名譽問題！不要損壞她的名譽，她是清

白的！閉口！

格拉戈列夫第二： 我敬重她的名譽呀！你不信？我敬重一切清白的人！給我一千

盧布吧！我馬上把這些盧布送給她……

格拉戈列夫第一： 可怕……你這樣說謊！或許她同你開玩笑，同你這個傻子！

格拉戈列夫第二： 可是我摟抱了她哩，我對你說過了！這有什麼奇怪呢？現在所

有的女人都是這樣的！不要相信她們的操守！我知道她們！可是你還想討老

婆嗎？（大笑）

格拉戈列夫第一： 上帝的意旨，豈利！你知道什麼是誹謗嗎？

格拉戈列夫第二： 給我一千盧布！我給你送給她去！就在這一張長椅上！我同她

摟抱，接吻，並且講生意經……我發誓！你還想什麼呢？我把你攆走為的就是

同她講生意經呀！你總是不相信我會戰勝女人的！給她一千塊，她就是你的

啦！女人，我知道，兄弟！

格拉戈列夫第一：（從衣袋裏取出鈔票丟到地上）拿去！

格拉戈列夫第一：（拿起鈔票計點數目）

魏尼且夫的聲音：我開始了！姆姆，你放吧！特里茨基上亭子裏去！誰把這隻箱子踏壞了？！

特里茨基的聲音：我上去了，鬼把我拉住！（大笑）這是誰？踏壞了布格洛夫！我把布格洛夫的踏壞了！火柴在那裏？

格拉戈列夫第二：（在一邊）我復了讎了，（歡呼）嗚——！啦！（跑進去）

特里茨基的聲音：是誰在那裏賭錢給他打個耳光吧！

魏尼且夫的聲音：開始放嗎？

格拉戈列夫第一：（抱着自己的頭）我的上帝！放肆！腐敗！我爲她祈禱！保佑她吧，上帝！（坐在長椅上手捧着脸）

魏尼且夫的聲音：誰把焰火筒拿去了？姆姆，你怎的不害羞？我的焰火筒那裏去了？哪，剛才還放在這裏的？

安娜的聲音：在這裏呀，蠢才！

格拉戈列夫第一：（連人帶椅的翻到地上去）

安娜的聲音：你，你是誰？不要在這裏搗亂！（叫喊）這裏來，這裏來！（莎菲賢格樂

那跑進）

第二十一場

莎菲賢格樂娜（獨白）

莎菲：（臉色蒼白頭髮蓬鬆）我不能！這個已經是過分的了，超過了我的力量！（捧著

自己的胸膛）是我的末路或者是……幸福！沉悶呀，在這裏……他或者是使

我滅亡或者是……新生命的嚮導！我歡迎你，我感謝你……你新的生命呀！

本 劇 名 未

我決定了！
魏尼且夫的聲音：（喊）
跑開！（放焰火）

第二景

夜裏。森林中的隙地，隙地的前左側是小學。小學的側面是鐵路。路軌繞過小學折向右邊一直望隙地的遠處迤邐而去，沿路有電線柱。

第一場

桑夏，（坐倚窗口）奧西普。（後隱藏手槍站在窗外）

奧西普：這件事情是怎麼樣來的呢？很簡單……我經過森林旁邊，離此不遠的一個地方，一邊走一邊看，看見了她站在那河埠的石級上面，絞乾衣裳，並用木桶在河裏汲水，把水汲起來時就喝了一點水，是的，汲起來喝了，於是又把

頭髮打溼……我走到下面，走到她的旁邊站在那裏看她……：她呢，一點都不理我：傻子，蠢才，爲什麼我在這當兒要理會你呢？——我說：『姑娘呀，你的尊貴身體，也喝冷水嗎！冷的水你也喜歡喝的嗎？』——她說：『可是你管什麼閑事，離開這裏，從那裏來的，回到那裏去！』她說過了對我睬都不睬……：我畏縮了……：我覺得害羞，並且傷心自己被人家稱蠢才——她說：『爲什麼看我呢，傻子？難道你都沒有看過人的嗎？』——接着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又說：『還是喜歡我？』——我說：『非常地喜歡，你尊貴的姑娘，你是這樣的和氣，這樣的多情，這樣的美妙……：你的美麗——我說——是我出世以來沒有見過的……：我們鄉間的美人孟喀村長的女兒，如果同你比較，真是駱駝同馬比……：她那裏值得你的幾分美麗！如果能夠親一個嘴，——我說，——我就立刻死在這裏也甘心！』她笑了，就說：『怎的親吧，既然你這樣想！』聽了這句話我就全身火熱起來，趕緊走下去，接近了她，攔住她，輕輕

地攙住她的肩頭，親她一個滿嘴；就在這個地方，在這個頰上，並且連頸都親着了……

桑夏：（大笑）這就是她嗎？

奧西普：「現在，你就去吧！——她說，——要時常洗洗，是的，指甲都不剪！」於是我就走開了。

桑夏：她怎的這樣大胆呀！（給奧西普一盃湯）你吃！找一個什麼地方坐着去吃！

奧西普：不是大老爺，站着吃好了……非常地感激你，亞力山妲，依文娜！我幾時能夠報答你呢！

桑夏：把帽子脫下來。戴着帽吃罪過的。你做了禱告再吃！

奧西普：（脫帽）我已經很久沒有留心這種禮節了……（吃）於是，從此以後我似乎神經錯亂了，你信嗎？吃也好，睡也好……都有一個她站在我的眼前……有時，眼睛閉住了，可是她還是明白地站在眼前，被這種愛情糾纏着真

是沒法，想起來祇好去吊死！祇差一點點還沒有把我苦悶死，我甚至想把將軍殺死……到了寡婦自己管家的時候，我對於她所有的囑託，總是完全做到的，我爲她打鷓鴣，捕山雞，我爲她裝飾花亭，并且每次爲她捉住活的猛獸……她所願意的一切都爲她做到……有時候就是不等她的吩咐，也給她做到了，她就是叫我去死，我也去死的……感情一來，什麼事情都抵擋不住的……

桑夏：是的……當我愛上了迷海懷西力奇而還不知道他愛我不愛我的時候，也是非常痛苦的……好幾次請求上帝賜我死去，好像一個犯罪的女人……但是，奧西普你想想我是怎樣快樂呀，當他有一次走到我的身邊突然對我這樣說的時候：『姑娘，你肯做我的老婆嗎？』你想想我的快樂……我快樂得連羞恥都不要了，我投到他的懷裏去……

奧西普：你看……味道這樣好……（舐着湯盤）肯不肯再給我一點湯？（夾還湯盤）

桑夏：

（進來而去過了半分鐘又出來立在窗口帶來一盆馬鈴薯）湯沒有了，可是你愛不愛

吃馬鈴薯用鵝油泡過的了……

奧西普：

謝謝！

（接過馬鈴薯就吃）

非常喜歡！不愛吃？於是我就走着，走着，像神

經錯亂似的……我還是講着這件事，亞力山妲伊文娜……走着，走着……

去年我捉住了一隻玉兔也就給她送去，我說：『很光榮獻給你一隻媚眼的

小動物！』她把牠拿到手裏玩弄了一回就對我說：『他們說的是真理嗎！與

西普，說你是做賊的？』——我說：『完全是真理。要人家不說話是徒然的。』

……於是我就把所有的情形都告訴了她。她說：『你要改正呀。你去，步行到

豈也府，從豈也府再到莫斯科，從莫斯科再到託洛茨基老里，從託洛茨基老

里再到新葉羅山里姆，於是再從那裏走回來。你出去經過了一年就會變成

別一種人了。』於是我就帶着布袋，帶着窮困走到豈也府去……可是沒有

這末回事！是的，改正，改正了，而是沒有完全改正……我得到一張貴人的

名片！我在赫里可夫就混進了那些貴人的隊伍裏，討一點賞錢，把名片呈上去而又把牠偷回來。可是到後來這張通行券也失掉了……（慙）現在就再也沒有人肯認我的了……并且發怒……

桑夏：爲什麼你不到教堂裏去呢，奧西普？

奧西普：本來我也去的，祇是……人家看見要發笑……看——他們說——也來懺悔了！白天在教堂周圍走走，很可怕地——把許多人民打死了。

桑夏：可是你爲什麼把可憐的人民打死呢？

奧西普：可是爲什麼不把他們打死呢？這件事情不是你能夠了解的，亞力山姐！依文娜！這件事情並不是如你認爲那末蠢的。不是你能夠懂得的。可是迷海懷西力奇沒有打死任何一個人嗎？

桑夏：沒有！他就是同人嘔氣，也絕對的不想。他是個慈悲的人！

奧西普：我承認他比一切的人都可尊敬……將軍的兒子西耳其泡洛奇是個

蠢的人，不聰明；你的兄弟也不聰明，雖則他做醫生，可是在迷海懷西力奇就有許多聰明的材幹了！他有爵位嗎？

桑夏：怎的沒有？他是個十四等的官員！

奧西普：哦？（默）好漢好漢！這樣說來他的爵位也有了……嘿，好漢！祇是他的慈

悲心還少，所有的人在他看來都是傻子，所有的人在他看來都是賤夫……

這怎末可以呢？假使我是個好人，那末我就不這樣做了……我將對於這些

傻子、賤夫、與騙子，都要很客氣的……你要知道，他們是最不幸的人民！對於

他們是要憐憫的……他這個人慈悲的心是少的，少的……驕傲是沒有的，

對於一切的人都是同輩看待，可是慈悲心就……這不是你能夠了解的。

深深地感激你！一世都吃着這樣的馬鈴薯就好了。（將盆交還） 感謝感謝。

桑夏：不要說謝。

奧西普：（慨嘆）你是個光榮的女人，亞力山姐依文娜！為什麼你每次都給我吃

呢？你，亞力山姐，依文娜，你難道還會有一絲一毫女性的毒心嗎？尊榮的女人！
（笑）我還是第一次看見這樣的好人……成聖的亞力山姐，請祈禱上帝赦

免我的罪惡！（鞠躬致敬）祝你歡喜快樂，成聖的亞力山姐！

桑夏： 迷海懷西力奇來了。

奧西普： 你騙我的……他這個時候正在那裏同那些年青的姑娘們談心呢……

……他總算是你們的漂亮人物！祇要他高興，所有的女人就都跟着他的……

他這樣會說話……（笑）時常在將軍夫人面前說着甜蜜的話……哦，是的，

連鼻子都會說話的，用不着看都知道他是怎樣漂亮的……如果你喜歡，那

末就可以是的，她……

桑夏： 你說說已經說出過分的話了，我不愛聽這些話……平安地回去吧！

奧西普： 我馬上回去……本來老早是你睡的時候了……恐怕你是等候丈夫

吧？

桑夏： 是的呀……

奧西普： 好老婆！柏拉圖諾夫呀！這樣的老婆，該是你帶着燈籠攜着伴侶去找個
十來年……在什麼地方找來的吧……（鞠躬）再會，亞力山姐，依文娜！夜裏

平安！

桑夏： （打呵欠）回去平安！

奧西普： 我去了。（走）走到自己的屋裏去……我的屋就在那裏，那裏有大地做
地板，有天空做天井，牆壁與屋頂可不知道在什麼地方……誰個被上帝處
罰了的，就可以住在這個屋子裏……牠是很大的，大到無處碰着頭，你祇要
躲在牠的裏面，用不着到政府裏去納地稅……（立住）祝夜安，亞力山姐，依
文娜！你隨便在客棧裏，在森林裏，訪問奧西普，每一隻小雀每一條壁虎都會
知道的！你看吧，鬼火怎樣在發光！這是死人從墳墓裏鑽出來了。又出來一個
了！我的母親對我說過，那裏有鬼火發光就是埋葬着有罪的人，他的發光就

是禱告上帝……這樣說來我將來也要發鬼火了……我也是個有罪的人呀……啞，第三個出來了！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的罪人嘿！（下去經過一兩分鐘吹起哨子來）

第二場

桑夏。

桑夏：（從小學裏出來帶着燭燈與書本）怎的這末久，迷海還沒有來？（坐下）怎的他把自己的身體這樣地損害了……這些逸樂除了損害身體以外沒有一點別的……是的我已經想睡了……我讀到那裏了？（讀書）「終究到了這樣一個時間了，就是要重新承認那個給我們的父親做過嚮導，而給我們所修正了的人類的永久真理，與自由不死的法則，到了不幸。」這是什麼意思？（尋思）我不懂……爲什麼這些書不寫給所有的人都能夠看得懂再下去……

……哦哦……且將序言讀讀看……（讀）『柴海里馬查黑』……怎樣可笑的名字！馬查黑這該不是俄國人……再下去……迷海要我讀，就需要讀……

……（打呵欠讀）『快樂的冬夜』……哦，這個可以懂得……記事文……

（一頁一頁地翻讀）『很難決定是誰個在奏并且奏的是什麼琴……風琴在

男子的鐵手下，面發出雄健的鳴聲，忽然換作柔和的笛音，好像是從美女的

口裏吹出來的，可是終於消滅在可悲的疲勞裏……』啊哈，怎樣巧妙！將軍

夫人也這樣玩的！……誰來了（默）這是迷海的足音……（熄燈）究竟是

……（站起來叫着）喂！一二，一——二！左——右，左右！左！

（柏拉圖諾夫進場）

第三場

桑夏與柏拉圖諾夫。

柏拉圖諾夫：（進場）我反對你！右！右！可是，我的愛，不右也不左！在酒醉了的人是

沒有右也沒有左的；他沒有前與後，傾斜與倒下……

桑夏：請這邊來吧，醉了酒的，來這邊坐。我對你說怎樣走得傾斜與倒下！你坐着！

（投到柏拉圖諾夫的肩上）

柏拉圖諾夫：我們坐。（坐下）你為什麼這時候還沒有睡，鼾睡蟲？

桑夏：不想睡……（並著坐）他們放你回來已經太晏了！

柏拉圖諾夫：是的，晏了。客車已經過去了嗎？

桑夏：還沒有。貨車在一點鐘以前過去。

柏拉圖諾夫：那末還不到兩點鐘。你從那邊回來很久了嗎？

桑夏：我在十點鐘的時候就已經到家了。進來時可里喀正站在燈前吹着燈玩

呢……我回來，沒有請求過他們，讓他們說不好吧……我來了以後沒有跳

舞嗎？

柏拉圖諾夫：跳舞也有，晚餐也有，打罵也有……可是……你知道嗎？這個時候

對於你能夠忍受嗎？我打了格拉戈列夫老人家一拳，他都忍受下去哩！

桑夏：你怎的？

柏拉圖諾夫：是的，你那位兄弟血都打出來了，并且發過永遠絕交的誓言……

桑夏：這是爲什麼呢？他怎末的？我看他的樣子是堅實的……

柏拉圖諾夫：輕傷……他這個不幸的笨的打成輕傷是微幸的，他的笨是在兒

童時代就有名的……現在他們送他回家去了……沒有一個晚餐會不是

除了打罵可以過去的！這也算是我們的命運！

桑夏：我想安娜彼得樂娜與莎菲賢格樂娜是驚慌得了不得吧！啊，莎菲賢格樂

娜是多麼美麗呀！這樣美麗的貴婦人我很少看見……你怎的同她有這樣

特別的……（歌）

柏拉圖諾夫：唉！醜極，醜極……

桑夏：什麼？

柏拉圖諾夫：我做的醜事！（手掩着臉）可恥呀！

桑夏：你做了些什麼？

柏拉圖諾夫：我做了些什麼？絲毫沒有好的！我做了這樣的醜事，過後怎的不會害羞呢？

桑夏：（轉在一邊）醉了，可憐的人！（對他）我們去睡吧！

柏拉圖諾夫：從來未曾有過這樣的醜惡！做了以後連自己都驚歎起來了！再沒有比這個失了自己的尊敬更不幸的了！我的上帝！我沒有一點可留戀的了，沒有一點可以受人尊敬與惹人憐愛的了！（歎）可是你還愛我不愛呢……：：：
我不知道！你找到了我有什麼地方可愛的嗎？你愛我嗎？

桑夏：這是什麼問題！難道我可以不愛你嗎？

柏拉圖諾夫：這我知道，但是你要指出我有那些好處可以使你這樣地愛我！告

訴我，你愛我的那些好處？

桑夏：嘿……爲什麼我要愛你嗎？怎的你今天這樣傻了，迷海！我怎的不愛你，你

是我的丈夫？

柏拉圖諾夫：你愛我僅僅是爲了我是你的丈夫嗎？

桑夏：我不懂得你。

柏拉圖諾夫：你不懂？（笑）唉，你真是我的該打的傻瓜呀！爲什麼你不做蒼蠅？在

蒼蠅的隊伍裏面像你這樣有天資的倒可以成爲一個絕頂聰明的蒼蠅哩！

（吻她的額）假使你知道了我，假使你不是這樣無知識，你會怎樣的呢？假使

你能夠把自己的傻腦袋弄聰明起來知道我是沒有一點可愛的，你還是這

樣一個幸福的女人嗎？我的寶貝，你用不着明白，用不着知道，如果你想愛我！

（吻她的手）我的自由女！就是我也託庇你的無知得到了幸福了我，與人們一

樣，家庭也有了……也有家庭了……

桑夏：（笑）奇怪的人！

柏拉圖諾夫：你，我的寶貝！我的，小寶寶，你是個傻頭傻腦的小囡囡！我不能把你當老婆，應該把你放在玻璃匣裏擺在桌台上面！可是我怎的會同你把可里喀生到地上來呢？可里喀不是生出來的，是兵士們在高興的時候用麵包屑把他捏成的！

桑夏：你說的蠢話，迷海！

柏拉圖諾夫：上帝知道保護你！你不懂得！你以為地球會在鯨魚的背上，鯨魚就在蘆草上面！桑夏，假使沒有你，我從那裏得到一個固定的老婆呢？（想吻她）

桑夏：（不給她吻）走開！（發怒）如果我這樣蠢，你為什麼要娶我？哦！你去選擇個聰明的好了，我不會過不去的！

柏拉圖諾夫：（大笑）你也會發怒的嗎？鬼知道！這是全部覺醒的一部分了……是那一部分呢？自我覺醒，我的靈魂呀！真的，你也會發怒嗎？你不是開玩笑

的吧？

桑夏：

（立起來）去吧，兄弟，去睡去！如果不是吃了酒，還不會公開的說出來的！醉漢！可是還是個教師呢！你不是教師，是畜生呀！去睡去！（拍着他的背自己走進小學裏

去）

第四場

柏拉圖諾夫。（獨白）

柏拉圖諾夫：事實上，我是醉了嗎？不會吧，我吃得不多……可是腦經覺得有點不尋常。……（默）不知道同莎菲談話的時候，我是……醉了沒有？（尋思）沒有，沒有醉！沒有醉！可是，你這個聖人！沒有醉！我不痛飲實在是不該呀！（跳起來）她那個不幸的丈夫得罪過我什麼呢？我為什麼在她的面前那樣地糟塌了他？我的良心不會允許我這樣的！我在她面前絮絮地說了又說，好像

一個小孩子，撒嬌、裝假、吹牛……（憤恨自己）『什麼緣故你不嫁給勤奮的人，嫁給高尚的人？』可是她為什麼要給勤奮的人，給高尚的人爲什麼你糊塗蟲，要說自己所不相信的話？！而她相信了……她傾聽得發呆，眼睛都垂下來！感動得發顫，並且軟化，這可憐的人兒……這一切的事情是怎樣癡愚、醜惡、與糊塗呀！爲什麼我在河上吻了她？這一種滿足我不能自恕的。（坐下來）接吻，那種醜樣子：臉皮真厚！她也把頰兒迎上來啊——啊——啊……（默）要離開這裏……完了！一切都是可憎的……將軍夫人裝着小姑娘的模樣，莎菲呢，變成了傻女孩，哦……還有蓮可娃呢？（發笑）強項的女人……做生意的人笑弄頑強的人，充滿着玩弄……有的人笑裏充滿着眼淚，眼淚裏充滿着笑……有誰個玩弄我呢？在那個時候……（眼眶充滿眼淚大笑，特笑）真滑稽！有的人不受賄，不偷盜，不打老婆，思想規矩的，但是……是一個壞蛋！可笑的壞蛋！糟透了！的壞蛋……（默）應該離開……我要向監督請求調換到別

的地方去……今天就寫信到城裏去……

（文格洛奇第二進來）

第五場

柏拉圖諾夫與文格洛奇第二。

文格洛奇第二：（走進）嘿……小學堂，在這裏面永遠地睡着一個什麼事情都

不做的怪物。他現在照例地還在那裏睡，或者是照例地在那裏罵吧？（看見柏

拉圖諾夫）哦，他在這裏空閒無事在呼呼地透氣……不睡也不罵……這不

是尋常的狀態……（對他）你還沒有睡嗎？

柏拉圖諾夫：你看呀！你爲什麼來的？請你給我夜裏安歇一下吧！

文格洛奇第二：我馬上回去。你不嫌孤單嗎？（環視四周）你覺得自己是個自然

界的主人吧？在這麼一個美好的夜裏……

柏拉圖諾夫：你回家去嗎？

文格洛奇第二：是的，父親走了我不得不跑。你覺得舒服嗎？你看的這多麼快樂

——不對嗎？——吃了香賓酒手舞足蹈地把自己多忘形了！有時候我吃了酒，我會飛到天空去在雲端上造個浮屠！可不可以坐在你的旁邊？

柏拉圖諾夫：可以。

文格洛奇第二：感謝感謝。（坐下）我要感謝一切……這樣快意地坐在這裏，坐在這個石級上，覺得自己就是宇宙的主人！自然界呀，你是我的！是爲我而存在的！你的女朋友在那裏，柏拉圖諾夫在這個霧露的自然界裏。連蟋蟀的鳴聲都辨不出，一切都覺得是愛神的情話，因爲已經到了天國了！在這種醉人的環境裏，陶醉得人的心兒顫慄的環境裏，風都不覺得是風而是愛神的熱烈的氣息，是幸福的火在你的頰上燒！在自然母親的私語裏愛人的情話失掉了效力……女人呀！你看着我驚奇嗎？……哈哈！我說的不是自己的話嗎？

是的，這不是我自己的話……我自己也覺得，我不止一次爲了說這些話覺得臉紅……可是爲什麼我不能說詩人的話呢？嚇，誰禁止我？

柏拉圖諾夫：沒有誰。

文格洛奇第二：或許這是上帝的話不適合於我的身分，我的樣子吧？我的相貌不是詩人的吧？

柏拉圖諾夫：不是詩人的。

文格洛奇第二：不是詩人的……嚇，很快活。所有猶太人的相貌都不是詩人的。這是自然界的惡作劇，不把詩人的相貌給我們猶太人！普通都是根據着我們有特別的相貌，專門拿我們的外貌來講究完全否認我們有詩人的感覺……說猶太人中間沒有詩人。

柏拉圖諾夫：誰說？

文格洛奇第二：都是這樣說……你看這是怎樣下賤的誹謗呀！

柏拉圖諾夫：完全是挑釁！誰個這樣說呢？

文格洛奇第二：大家都是這樣說……可是我們有許多當代的詩人，這不是普

希金，也不是聯門多夫，而是當代的哀爾伯，海涅，哥德……

柏拉圖諾夫：哥德是德國人。

文格洛奇第二：猶太人！

柏拉圖諾夫：德國人！

文格洛奇第二：猶太人！我知道才說！

柏拉圖諾夫：我也是知道才說的，但就讓他是你們的吧！一知半解的猶太人實

在是難得辯解。

文格洛奇第二：很難的……（默）就算我們沒有詩人吧！什麼大不了的事情有

詩人固然好，沒有詩人更好！詩人正如一般人所感覺得的，都是些懶惰的人，
自私自利的人……哥德是詩人，可是他曾經給過德國的工人一塊麪包嗎？

柏拉圖諾夫：夠了！夠了！青年的人他也沒有強奪過德國的工人一塊麪包呀，這
是主要的……再者，做個詩人比無論做什麼人都好！比百萬富翁還好一倍！
可是我們用不着辯論了……你安穩地站在一塊麪包上面，可是你對於這
塊麪包沒有一點點明白的觀念，就是詩人也不能了解你這個乾枯的靈魂，
並且你爲了這塊麪包鬧得我一夜不安！

文格洛奇第二：不敢不敢，不敢觸怒你的偉大的心情，暴躁的人！不敢吹鬚了你
和暖的披毯……睡你的吧！（獸）可是在這末一個美好的夜裏，不妨做個幾
分的詩人吧……你看一看天是的……誰有這種幸福，呼吸這樣的空氣！是
的……我的心頭這樣的暖和，這樣的寬裕……這個莫非是詩人的感覺？
（獸）這裏很好，很靜，這裏祇有老樹一株……沒有那種豐肥自滿的態度……
……是的，老樹並不是爲我在那裏低聲私語……月亮在那裏看我也沒有像
看柏拉圖諾夫那樣的親切……她對我極冷淡……你可不是我們的人哩，

離開這裏吧，離開這個樂園到你自家猶太人的小店舖裏去吧……可是過於饒舌了……我太會說廢話了……夠了夠了！

柏拉圖諾夫：夠啦，去你的吧，青年的人，回家裏去！在這裏多坐一回，你的廢話就越發多起來……廢話說多了，像你自己說過似的，你的臉孔會發紅的去吧！

文格洛奇第二：我偏偏愛說廢話哩！（笑）我現在是個詩人！

柏拉圖諾夫：不是詩人，詩人不會害怕自己是青年的，詩人不會想到老年人覺得自己臉紅的滿腹的魔障成爲你現在真實的力量！不要忽視你的青年不要斷爽弛的自然！否則你會後悔的！誰要是不做或者不想做青年，那就是不幸！你現在正是過着青年時代，并且將來也還是青年！笑弄，愚蠢，是可以的，但這要顧到人格！

文格洛奇第二：這是……多末蠢！你是個大怪物，柏拉圖諾夫！你們這裏一切都

是怪物……你們是生活在另一個時代的吧……將軍太太也是個女怪物，
魏尼且夫也是個怪物……可是在肉的關係上說將軍太太還不俗……她
的眼睛是多末厲害！她的手指是多末美好……部位也不錯……胸部，頭部
……（默）什麼緣故？難道我比你壞，怎的我就是一世祇一次試一試那肉的
滋味也好……有時候就是同那蠢的交合起來也會得着爽快的滋味……
……就是一世來一次也好！如果這種念頭有力地動人地忽然跳出我的腦子
以外成爲事實，如果她現在就在這株樹畔出現并且用她羊脂玉似的指頭
向我誘惑；那就把我滅成灰塵也是幸福的……雖然我是這末地……現在
還是這麼蠢，這末小……可是誰敢禁止我在一世做一次蠢事呢？我抱着研
究的目的想馬上嘗試一下這件蠢事，照你們就來，這是件幸福的事，那末我
就幸福一下吧……這妨礙誰的什麼事呢？……

柏拉圖諾夫： 哦……（看着他的錶鏈）

文格洛奇第二： 換句話說，最大的幸福就是自私自利！

柏拉圖諾夫： 哦是的！最大的幸福是自私自利，那末最大的不幸是做好事了，可

——是你多末默氣！看你的錶鏈！這是多末奇怪的裝飾品！這樣發光！

文格洛奇第二： 這條錶鏈使你這樣高興？（笑）這個發光的東西使你這樣着迷！

……（搖頭）那末剛才你教訓我的話還有一點詩的氣味嗎，你可以被黃金

引誘！你把這條金鏈拿去吧！丟了牠！（取下自己的表鏈丟在一旁）

柏拉圖諾夫： 沉重的聲音！祇要聽一聽這聲音就可以斷定牠是很重的了！

文格洛奇第二： 黃金的重還不僅重在牠的重量！你是個幸福的人，怎的可以坐

在這齷齪的石級上！在這裏你不能吟味出這個齷齪的金子所有的重量呢！

唉，這個金的鎖鏈祇是給我一種金的桎梏！

柏拉圖諾夫： 桎梏不是任何時候都很堅固的！我們的先輩曾經把牠打破！

文格洛奇第二： 在月光底下有多少醉漢，多少不幸的人，多少飢民！到什麼時候

那千百萬耕種得很勤苦而一點不作惡的人才不會飢餓呢？什麼時候，我問你呀？柏拉圖諾夫，爲什麼你又答覆？

柏拉圖諾夫：可是，慈悲的先生，什麼時候你同你的父親會停止開酒店呢？什麼時候我可以不做你們酒店裏熱心的顧客呢？什麼時候文格洛奇會消聲匿跡并且不再吃別人的，柏拉圖諾夫的麪包呢？什麼時候？不要說吧，親愛的！或者……請饒了我吧！請你做做好事吧！我不喜歡不斷地鬧着而聽起來毫無意味的鬧鐘！對不起，可是請你原諒我想睡了！

文格洛奇第二：我是鬧鐘？……你倒是個鬧鐘哩……

柏拉圖諾夫：我是鬧鐘你也是鬧鐘，祇是這中間有個分別，就是我自己鬧自己，可是你鬧着別人……祝你夜裏平安！（立起來）

文格洛奇第二：夜裏平安！（小學的鐘聲敲了兩下）已經兩點鐘了……在這個時候已經需要睡覺的了，可是我睡不着……失眠了，吃了香賓酒，心潮起伏個不

定……不尋常的生活，把身體都弄壞了……（立起來）我覺得自己的肺部似乎開始病了……夜裏不安！我不同你握手了并且也不屑這樣做。你沒有權利同我握手……

柏拉圖諾夫：多末蠢的話！我反正都是一樣的。

文格洛奇第二：我希望我們的談話與我的閒話，除了我們，沒有什麼人聽了去與聽見。（走到台後又走回來）

柏拉圖諾夫：可憐的人！多少矛盾的話，多少無聊的廢話，在這個可憐的小小的身體裏已經有了！腐朽的酸腐的氣味實在極難堪的事呀！咳！如果給我再來一度青春！我就要表示給他看青年的人應該是怎樣的……唉，他坐着并且呻吟着什麼都不做！他認為世界上最大的幸福就是自私自利！他需要的祇是這個自私自利！別的什麼都不需要！這是怎樣不可容忍的貧困呀！他所說的話祇是重復着別人的話……不會前進一點！離開別人的話與別人的

思想就一步都不能行動！

文格洛奇第二：（走回來）

柏拉圖諾夫：你要什麼？

文格洛奇第二：我那條錶鏈在那裏……

柏拉圖諾夫：在這裏呀，你的錶鏈！（用腳踢着錶鏈）虧你未曾忘記這個喂，你可以

做一件好事，把這條金鏈犧牲了送給我的一位認識，他是耕種很多而一點不作惡的！這一條鏈子可以養他與他的家庭足夠一年！你願意送給他嗎？

文格洛奇第二：不……如果是別的東西倒很願意，可是實在不能夠！這是贈品，

做紀念的……

柏拉圖諾夫：哦……那末檢去吧！

文格洛奇第二：（把鍊子檢起來）請原諒！（走到鐵路旁邊雙手蒙着臉）

柏拉圖諾夫：下賤！做一個青年而同時不做一個光明的人！這是多麼痛心的腐

化呀！（坐下）我所看見的人就是有一點點發覺自己過去的不光明也是好的，可是事實上都恰恰相反！我在過去的時候也有一點點像這個人……：……唉！青年，青年！在一方面是健全的體格、活動的腦筋、無條件的忠實、勇敢、愛自由、光明與偉大，可是在另一面——蔑視勞動、絕對的虛榮、極端的詈罵、輕浮、狂妄……：……一方面是莎士比亞與哥德，而另一方面是金錢、地位、與不要臉！至於科學與藝術呢？（笑）像如一對可憐的孤兒！沒有誰招呼，也沒有誰提攜！這正是把他們登在鬼籙上面去或者把他們封鎖在私生子收留所裏面的時候了……：……（大笑）千百萬的人民是同樣的頭與腦，可是祇有兩三個學術家半個美術家而沒有一個文學家！這多末可怕！沒有人招呼，沒有人照顧！你們閒散吧，善良的人們！科學與藝術——這是一種勞動，這是一種思想對於肉體上的勝利，這是一種聖的生活……：……可是對於我們的生活有什麼相干我們就是不生活也可以死哩！（歎）可怕，可怕！

(聽見馬叫的聲音)

第六場

柏拉圖諾夫與安娜彼得樂娜。(女騎士的裝束手執馬鞭進場)

柏拉圖諾夫：將軍太太！

安娜：我怎樣見他？難道去敲門嗎？(看見柏拉圖諾夫)你這裏這多末巧！我知道

你還沒有睡……是的，現在是可以睡的吗？睡的時間上帝給我們安排在冬

天了……祝夜安，好人兒！(伸過手去)哦？你怎末的手！

柏拉圖諾夫：(伸手)

安娜：你沒有醉嗎？

柏拉圖諾夫：鬼知道！或者是酒醒了，或者是醉得像個最可憐的醉漢……你這

是怎末的，難道是太油膩了出來消遣一下嗎，尊貴的夜游仙？

安娜： 是——的——呀！(默) 是的，最可愛的迷海懷西力奇！(唱) 有多少幸福就有多少痛苦……(大笑) 多末驚慌的大眼睛！你盡量地睜開來了，你不用怕吧，好朋友！

柏拉圖諾夫： 我倒不怕……可是你至少要爲自己着想……(默) 你，我看你，腦筋裏在想着無聊的事吧……

安娜： 想着年老……

柏拉圖諾夫： 老太婆是可以寬恕的……已經老朽了……但你是什麼老太婆？
你的年青好像夏季的六月。你的生活是前進的。

安娜： 我現在需要的是生活，不是前進……可是我的年青，柏拉圖諾夫，是怎樣可怕的年青呀！我感覺得……涼風是在吹着這個年青這鬼的青年……冰冷的小！(默)

柏拉圖諾夫： 你對我有什麼需要？(立起來) 你對我有什麼要求？這我不想知道，不

想揣測，不想捉摸……我什麼都不想！你去吧！你可以輕視我與放棄我！我請求你！……你爲什麼這樣地看我？哦你……你想想看吧！

安娜：我已經想過了……

柏拉圖諾夫：你想一想看吧，驕貴的聰明的美麗的婦人呀！你走進了什麼地方，並且爲什麼進來？唉……

安娜：不是走來，是騎馬來的，我的愛！（大笑）

柏拉圖諾夫：拿這樣的聰明，這樣的美麗與年青來給我嗎？我不相信眼睛與耳朵了……你來的是爭勝利，奪城堡！我不是城堡呀！你不必來爭勝利的……

——我是個弱者，非常地弱！請你了解罷！

安娜：（立起來走到他的身邊去）自貶不如高傲……怎末辦呢，迷海什麼事必須了結？自己同意，那……

柏拉圖諾夫：我不想了結。因爲我什麼都沒有開始！

安娜： 噁……討厭的哲學！你說謊怎的不羞？在這樣的夜裏，在這樣清碧的空間

……可以說謊的嗎？如果你愛說謊，那末你在秋季去說，在雨雪中去說，在污

泥中去說，可不是現在，不是在這裏……這裏是有人聽見你的，看見你的……

……看吧，奇怪的人，看着上面！（默）星光都閉着眼睛，因為你說謊……夠了，我

的愛！如果認為是好的，那末一切都會好了！不要將自己小小的一點平靜都

破壞了吧……把你的惡魔驅逐出去吧！（握住他的一隻手）沒有別個像你這

樣地令我可愛！你所愛過的女人也沒有如對我這樣的親愛吧！我祇要你的

的愛，其餘的，痛苦你的，以後再來解決吧……（吻他）我祇要你的愛……

柏拉圖諾夫： 奧提塞是值得西麗娜讚美他的，但我不是奧提塞呀，西麗娜！（擁

抱她）假使我能夠給你幸福！這是多末好呀！但是我不能給你幸福！我對於

你所能夠做的如我對於一切假抱過我的女人所做過的一樣……我會使

你不幸！

安娜： 你何必想到自己那末許多！難道你這樣害怕嗎，『懂卓？』（大笑）你在月

光底下是多末美呀！真漂亮極了！

柏拉圖諾夫： 我知道自己！那僅有的始終幸福的浪漫，我是沒有分的。

安娜： 我們坐下來……來這裏坐，（坐在鐵路上）你還有什麼說的，哲學家？

柏拉圖諾夫： 假使我是個忠實的人，我已經離開你走了……這是我今天已經

預先覺得，預先看到的……為什麼我這個壞蛋不走了呢？

安娜： 把自己的惡魔驅逐開去，迷海！不要自尋煩惱……來看你的是一個女人，

不是猛獸呀……她的容顏消瘦，眼眶含淚……嚶！如果你不喜歡，那我就走？

……你願意嗎？我走了一切都仍舊，可走嗎？（大笑）傻子，拿去吧，捉住吧，攫取

吧！……你還要怎樣？把一切都像紙煙似的擰細，踏碎……要做將來的人！

（激憤他）真滑稽！

柏拉圖諾夫： 難道我不知道你的眼睛閃光為的是什麼事嗎？你想的是幸福，你

期待着青春的熱情，狂歡與烈火……男性的真實的愛……但是我想我是這樣的人嗎？難道你對我是這樣的設想嗎？(吻她的手)你找別個去吧，我的尊貴的夫人……你去找那值得你愛的人去吧……

安娜： 唉……你說的傻話夠了！事情是很簡單的：一個女人來俯就你，她是愛你的，也是你所愛的……天氣又非常美好……還有什麼別的呢？爲什麼要這樣哲學，要這樣外交？難道你想描寫什麼東西嗎？

柏拉圖諾夫： 嚇……(站起來)假使你來是向我挑逗、戲謔、與誘惑，這叫我還有什麼話說呢？要知道擔任這種臨時的義務我是不行的……我不願意戲弄你！你不要把我看得太輕易了，好像你看待十文錢一樣……苟且的事情我是厭惡到十二分的……(抓住自己的頭髮)敬你，愛你，同時又幹那些下流的、庸俗的、無意義的、不屑幹的勾當嗎！

安娜：(靠近他)既然你敬我愛我，爲什麼你，不安定的靈魂又同我講什麼生意經，

對我說這些煩瑣的小事呢？爲什麼要這些「假使」呢？我愛你……我對你說了並且你自己也知道我是愛你的……你還要怎樣呢？安慰我呀……

（頭藏到他的胸前去）安慰……終究還是了解我吧，柏拉圖諾夫！我要休息一下……我要稍微定一定心而別的什麼都不要……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生活對於我是怎樣的重壓，可是我……我愛生活！

柏拉圖諾夫：我不能給你安慰呀！

安妮：你能夠的，祇要你勿玄想！生活！一切都在那裏生活，一切都在那裏活動……

……四圍都是生活……讓我們也來生活吧！明天去解決那些問題好了，可是今天，在這個夜裏，活呀，活呀……活呀，迷海！（欲）嚶實際上我究竟在你的面前這樣嚶哩嚶噉地說些什麼事？（大笑）請說呀！我苦惱，可是你搗蛋！

柏拉圖諾夫：（執住她的手）請聽……在最後的一次，像一個老實人說話：你去最後的一次出去！

站一忽……（躲在樹下）誰個穿長衣的，不是男人……爲什麼你不在報紙上做社論呢？你的文章寫得很好……我把你介紹給省會日報的主筆，你願意嗎？我同他認識的……不是開玩笑……啊哈你……啊哈，你總是我的這末一個愛淘氣的小孩子！啊哈你……

（特里茨基進場）

第七場

同上，增桑夏與特里茨基。

特里茨基：（走到小學門口在窗上敲着）桑夏！妹妹！桑夏妹妹！

桑夏：（開窗）這是誰是你嗎，古拉？你要什麼？

特里茨基：你還沒睡？讓我進去，好妹妹，我要在這裏歇夜！

桑夏：請你原諒吧……

特里茨基：你把我放在課堂裏好了，不要給迷海知道我在你們這裏歇夜，免得

他在我睡的時候要談自己的哲學！我的頭痛得要命……一切事物在眼睛

裏都變成兩個了：在眼前的一面窗子，可是我覺得也是兩面的。爲什麼憤怒？

真可笑！好得我還沒有討老婆！如果討了老婆，那末我要成爲重婚的人了……

……一切都是兩個的！看你也兩個頭兩個頭！哦哦，湊巧得很，你知道嗎？在那

河岸的木頭堆裏，我打了一個噴嚏，拿出手巾來揩鼻涕的時候遺失了四十

塊盧布……好妹妹，你明朝早點起來，到那裏去找找看，找到了你就自己

拿去……

桑夏：恐怕會給木匠師傅拿去了吧……你是一個怎樣無用的人呀，古拉啊哈

！是差一點沒有忘記……酒店老闆的女人到這兒來過，堅決地請你即刻到

他們那裏去，她的男人忽然害病了……說頭上給什麼人打傷了……趕快

去吧！

特里茨基：上帝跟着他們全家的人！我可不管這些閑事……我自己的頭上同

肚上都給人家打傷了呢……（響窗戶進去）幫助一下……

桑夏：快點登上來！我的足都吊上去了……（閉窗）

柏拉圖諾夫：另有一個誰被鬼拉來了！

安娜：站着。

柏拉圖諾夫：不要拉住我……要走就走！這是誰個？

安娜：彼得林與賽爾蒲克。

（彼得林與賽爾蒲克進場他們沒有穿外衣一搖一擺走來前者戴着黑色的高頂帽後者戴灰色的）

第八場

文格洛奇第二，（坐在鐵路旁邊）安娜，柏拉圖諾夫，彼得林與賽爾蒲克。

彼得林：彼得林萬歲！候補官萬歲鳴——啦！那裏是路？我們走到那裏來了？這是

什麼地方？（大笑）帕維利喀，這個是國民小學呢！這裏是教育蠢才，不敬上帝

愚弄人民的機關！兄弟，我們到的就是這……這……這末一個所在呀！他是

一個什麼鬼東西呢？——這個就是柏拉圖諾夫，文明的人！帕維，你猜猜看，這

個柏拉圖諾夫此刻在什麼地方說出來，不要怕！他在那裏同將軍太太唱聯

歡歌吧？唉，上帝，你的意旨呀！（喊）格拉戈列夫這個傻子！他被她刮了鬍子并

且還挨打！

賽爾蒲克：我想回家去，我要睡了，吉拉西，你發瘋了！同他同所有的開玩笑！

彼得林：啊，我們的外衣那裏去了，帕維？我們到站長那裏歇夜去，可是沒有穿外

衣……（大笑）給姑娘們脫去了嗎？你這個紳士，你這個紳士！外衣都被姑

娘們脫去了……（嘆）唉，帕維，帕維契喀，你喝了香賓酒嗎？說不定你現在是

醉了？可是你喝了茶沒有？你喝的都是我的……你現在喝吃的都是我的，

將軍太太身上穿的衣服也是我的，西耳其那個小東西也穿着我的……一切都是我的……我給了他們的一切從頭上的皮帽起一直到足下的皮鞋止都是我供給他們的……我一切都給他們……一切都給他們安排得好的，可是我得到什麼呢？你去問問看，我得到了什麼？得到了侮辱與戲弄呀！……是的，就是用人們也把我當畜生看待，來收拾桌子的時候故意同我搗蛋，碰傷了我的手臂……

柏拉圖諾夫：我忍不住了！

安娜：站一會兒……他們快過去了！這個彼得林真的是怎樣一隻畜生！那末會造謠！可是那個老腐敗還相信哩……

彼得林：架子擺得很大……大得了不得，我們是踏在腳底下的……可是爲什麼呢？爲的是架子大了有人多送錢……並且還打着官話說：開銷到公事上面去！

賽爾蒲克：這是尼古拉索夫的辦法……他們說，這是效法尼古拉索夫……

彼得林：好啦！實在說起來不值一個錢！你聽見嗎？不值一個錢！讓他老人家在墳

墓裏氣憤……讓他的坟墓給人家盜去！這對於我們都毫無關係！我要反抗了！明天就來！我要把她的頭插在污泥裏去，一點不容氣！

柏拉圖諾夫：（走近他們）從這裏滾開去！

彼得林：啊啊？

柏拉圖諾夫：從這裏滾開！

彼得林：爲什麼發怒呢？不必發怒，親愛的人！路在那裏？滾牠媽的路！（喊）那裏是

路呀！這條死路在這裏躲着呢？再會，柏拉圖諾夫先生！親愛的先生！你聽見

了我怎樣罵她嗎？

柏拉圖諾夫：聽見了。

彼得林：請你不要告訴她吧……我是開玩笑的……我同帕維……

柏拉圖諾夫： 算了吧……滾你的！你當心就是，假使我再看見你在魏尼且夫那裏，假使我再聽見你說起了那一萬六千款的一個字。那末我就老實不客氣的把你拋到坑裏去！

彼得林： 知道了，青年的人！帕維契喀，救救我吧！現在祇剩你一個人是我的朋友

了……（走）還不是老早就想把我丟到坑裏去了，可惜他的手太短了一點！

我要報復的！我不懂這個人在這個小學裏立足！我要驅逐他！我們用不着什麼高明的思想，我們用不着那些亂七八糟的魔術，我們需要的是教師，可不是斯賓諾沙那樣的教師，而是馬丁柴提克這樣的教師！我找他去，我把這個趕出去，趕出去！我，帕維契喀，他的思想我一切都知道的！我去告發他！我馬上到警察局裏去遞呈子！

柏拉圖諾夫： 你在呈子上寫些什麼呢？

彼得林： （感）有的是！有的是！我們知道的！

柏拉圖諾夫：好的，但是你要記得，你在莫斯科大學裏讀書的時候是怎樣無恥

地稱自己是個俄國的文明人呀！你不要拍馬屁，不要拿自己的卑鄙醜態沾

污了你自己的與俄國文明人的聲譽！

彼得林：好的！記着你的吧，小東西！

柏拉圖諾夫：你儘管辱罵，儘管去告訴那些不要臉的人！別的話我不再說了！我

再提醒你一下，就是記住我的話！

賽爾蒲克：她有伯爵，男爵！她有將軍大人的臉色！可是我……什麼爵位都沒有

……我只配極醜惡的杜娘姨來敬重……這條路是多末不平呀！要拿電線

柱，拿銅鐘來把牠鋪平才行……啊難走……難走……難走……（退場）

第九場

同上，除了彼得林與賽爾蒲克。

安娜：（從樹下走出來）去了？

柏拉圖諾夫：去了。

安娜：（搭在他的肩上）我們走吧？

柏拉圖諾夫：走呀！走就走，但是假使你知道我是怎樣地不願意走呀……噯，我不是跟着你走，我是跟着鬼走，這個鬼現在就在我的背後打着我催着我走，走，走跟着你走的不是我，而是我的貧弱的身體……假使我不是這個，不是這個受過教育的身體，那末我已經打你了！

安娜：小孩子說的話……（用馬鞭打柏拉圖諾夫）說，說，說，可是說不出一點什麼來！（走開去）你高興——就走，不高興呢——丟開！我不會向你叩頭的！這已經是過分的了！

柏拉圖諾夫：但是……你爭氣已經爭得太晏了！（追上去挽住她的手）

安娜：（把手拔回去）

柏拉圖諾夫：難道不是一樣的嗎……我們走吧……現在已經用不着在我的身上出氣了……你怒了嗎？你發怒發得太遲了！我們倆現在已經到了這末一步田地，就是彼此都怪不得誰個，彼此都分不開來……太弱了！不要發怒吧，女人！（擁抱她）我沒有想發怒！我祇是想表明自己的態度……我要對你發怒的時候，我祇是埋怨着自己……安娜，你是我的一切！你就是在罪惡裏面對於我也是偉大的！了解吧！假使我的良心不接受你的愛，那僅僅是因為牠深信你做了不可挽救的錯誤呀……

桑夏：（在窗口）迷海！迷海！你在那裏？

柏拉圖諾夫：鬼捉的！

桑夏：（在窗口）啊哈……我看見你了……你同誰個在一道哪？（大笑）安娜彼得

樂娜！好容易我才知道了是你！你這樣黑！你這是穿的什麼衣服？祝福你了！

安娜：祝福你，亞力山姐依文娜！

桑夏：你穿的是騎服嗎？那末你是騎馬的了！頂暢快的事情！這末好的夜！我也同

你們一道走，迷海！

安娜：我已經騎過了，亞力山姐依文娜。我現在回家去……

桑夏：這樣說來，我明白了……來，迷海，你到自家的房裏來吧！我的確不知道怎

末辦！同古拉在一塊兒真不好……

柏拉圖諾夫：同那一個古拉？

桑夏：同哥哥尼古拉……一定吃了很多的酒，請你進來吧！你也回去，安娜彼得

樂娜！我跑到藏冰室裏去拿酸梅湯來……我們喝一杯吧……冰過的酸梅湯！

安娜：謝謝……我馬上要回家去了……（對柏拉圖諾夫）來……我等着你……

桑夏：否則我就跑到藏冰室去了……那末，迷海！你進來吧！（隱去）

柏拉圖諾夫：完全忘記了她的存在了……這可相信嗎？你先走……我去安頓

着她睡了再出來……

安娜： 要快一點……

柏拉圖諾夫： 幾幾乎沒有出破綻了！暫且告別……（走進小學裏去）

第十場

安娜彼得樂娜，文格洛奇第二與奧西普。

安娜： 意外的事情……我也忘記了她的存在哩……（歎）殘忍……可是他已

經不止一次地欺騙這個可憐的少女了！嚶——嚶——嚶……作孽就作孽

吧！祇有一個上帝知道！不是第一次了……罪惡呀！等着他，等他安頓她睡了！

假使不會多挨時間，至多等一個鐘頭……

文格洛奇第二：（走到她的身邊）安娜彼得樂娜……（跪在她的面前）安娜彼得樂

娜……（拉着她的手）安娜！

安娜： 這是那一個？你是誰？（俯首看他）是誰？你，益帥克阿婆拉麼奇？是你？你幹嗎？

文格洛奇第二： 安娜！（吻她的手）

安娜： 你走開吧！這樣很不好！你是男人呀！

文格洛奇第二： 安娜！

安娜： 走開去！（推着他的肩）

文格洛奇第二： （翻到地上去） 咳！醜呀……醜呀！

奧西普： （進場） 真醜！這是你嗎？尊貴的夫人！（叩頭） 你怎的會屈駕到我們這個清

靜的地方來？

安娜： 這是你嗎，奧西普？好啊！你在偷看嗎？你在探望嗎？（扭着他的頰把他拉過來）

一切都看見了嗎？

奧西普： 看見了。

安娜： 可是爲什麼你的臉會變了顏色呢？（笑） 你愛上了我嗎，奧西普？

奧西普： 這由着你的意思。

安娜： 那末愛上了？

奧西普： 我不懂得你……（哭）我認你是聖潔的……如果你命令我去蹈火我就去蹈火……

安娜： 爲什麼你不去豈也府呢？

奧西普： 我去什麼豈也府？我崇拜你的聖潔……我祇知道你的聖潔不知道有旁的……

安娜： 夠了，傻子……再去捉兔子送給我吧……我會再接受你的……哦，再會吧……你明天去見我，我給你錢，你坐火車到豈也府去……去嗎？再會……

柏拉圖諾夫來找我的時候你是不能冒犯他的聽見了嗎？

奧西普： 可是我在這個時候你對於我已經不能用命令了……

安娜： 那末請你說吧！你可以命令我到修道院裏去守節不成他的事情……
噯……你哭了……你是個小孩子嗎？好……當他將要來找我的時候，你

就放槍！

奧西普：向他放槍？

安娜：不是的，向空中放……再會，奧西普！放響亮些！你放嗎？

奧西普：我放。

安娜：這就是個聰明的孩子了。

奧西普：祇是他不來找你了……他現在同老婆在一塊兒。

安娜：說過了……再會，殺人的！（墮下去）

第十一場

奧西普與文格洛奇第二。

奧西普：（痛哭用帽子拍著地）完！一切都完了，他們把這個地面都弄沉了！

文格洛奇第二：（躺在地上）他說的什麼？

奧西普： 看見了這末一件醜事，并且聽見！眼睛都裂開了！耳朵裏有一個什麼人

用大鐵錘在敲擊！一切都聽到了！怎的還不打死他，如果高興的時候就把他在磨房裏撕成肉片，榨成肉醬……（坐在土墩上背朝着小學）須要把他打死。

……

文格洛奇第二： 他說什麼把誰打死？

第十二場

同上，增柏拉圖諾夫與特里茨基。

柏拉圖諾夫：（把特里茨基從小學裏拉出來）去！要你在這一分鐘以內馬上動身到酒

店老闆那裏去！

特里茨基：（伸懶腰）我想寧可到明天由你拿大鐵棍來打我，比你今天把我催醒要好得多哩！

柏拉圖諾夫：你是個壞蛋，尼古拉，壞蛋！你知道嗎？

特里茨基：有什麼辦法呢？這是上帝生成的！

柏拉圖諾夫：假使酒店老闆死了那怎麼辦呢？

特里茨基：假使死了，那是他的命該如此，假使還繼續他的生存競爭呢，那末你

說出這樣的怪話來真是莫明其妙極了……我不到老闆那裏去！我要睡覺！

柏拉圖諾夫：去，畜生，去！（推他）我不給你睡的試問你在事實上是怎樣的人？你

幹的是什麼營生？為什麼你不做一點事情？你為什麼這樣把自己的大好時

光在無聊中費去？

特里茨基：我高興這樣……兄弟，你真的是怎樣一隻……癩癢蟲！

柏拉圖諾夫：你為什麼生存的？請你告訴我吧！這多末可怕！為什麼你活着？爲什

麼？你不去研究科學？爲什麼你不繼續你的科學研究？科學爲什麼不去研究？

畜生，你說呀！

特里茨基：關於這個有趣的問題等我不要睡的時候我們再來討論，現在且讓

我去睡吧……（打呵欠）鬼知道是什麼一回事！無緣無故地跑來喊着說起來，

壞蛋！什麼正式的規則！鬼吃了牠們，這些正式的規則！

柏拉岡諾夫：你信奉那個上帝的，奇怪的生物？你是那樣的人？不說了，我們的談

話將沒有一點意義！沒有一點！

特里茨基：聽，迷海懷西方奇！誰給你這種權利拿自己的硝強水灌進別人的

心坎裏？你的無禮實在超過一切可怕的東西，兄弟！

柏拉岡諾夫：我們沒有一點出息！除了沾污了地球！我們是墮落的人民！我們一

錢不值，（哭）沒有一個人可以看得入眼的！所有的人都是這樣的卑鄙、齷齪、

腐敗……滾開，尼古拉！去你的吧！

特里茨基：（發肩）你哭？（慫）嚶嚶，我去了，我去了，我到酒店老闆那裏去了！你聽見

嗎？我去啦！

柏拉圖諾夫：（頓脚）走開！

特里茨基：好的……你去躺着睡一忽吧，迷海！這值不得動感情的別了！（走而

又止）

臨別的時候再說一句話：我勸告一切勸人的人，連我自己也在內，勸人的說話要同自己的行為相符……如果你的眼睛看不下你自己，那末也

就不能勉強要從我的身上找出什麼東西會對於你的眼睛看得 *Andropus*

（入時）的，你的眼睛在月亮下面顯得很美麗，牠在你的臉上閃光好像兩顆

綠的鑽石……還有一點——就是爲了那個女子我本想同你永遠絕交……

……就同你連說話也做不到的……就想把你打死……把你切成肉片的……

……我本來想對你說出那你自有生以來未曾聽見過的話的……但是……

我不能夠！我是個無聊的決鬥者！不過這也就是你的幸福呀……（默）別了！

（退場）

第十三場

柏拉圖諾夫，文格洛奇第二與奧西普。

柏拉圖諾夫：（**摔着自己的頭**）不祇我一個人是這樣的，一切都是這樣！一切人在那裏呢，我的上帝他們的**力量與聰明**在那裏？我怎樣靈魂在哭泣，可是有什麼一種萬惡的力量，有一個什麼萬惡的鬼，使着所有的魔力在我的背後推動……不要去找她！她不是你的！這是別人的幸福！你把她的生命破壞了，把她永遠地毀滅了！離開這裏！不要找她去！要在這裏住着，要狂飲，要痛罵，……放蕩，顯醜，醉酒……永遠地醉酒！醜惡的母親從糊塗的父親那裏把我生下來了！父親……母親！父親呀……你的糊塗一轉變就變到我的身上來，生出我這個可憐的生命了！（**歎**）不……我說了什麼上帝饒恕我……天空的統治者呀……（**踢着了倒在地上的文格洛奇第二**）這是誰？

文格洛奇第二：（起來跪在地上）粗暴的、醜惡的、恥辱的一夜，

柏拉圖諾夫：啊——啊——啊……你回去把父親用黑心腸製成的墨水拿來

將這個粗暴的一夜寫在自己的傻子日記上面去吧！從這裏滾開去！

文格洛奇第二：是的，我要寫出來的！醜觀……醜觀！寫起來并且要給我所要報

復的人拿去讀！（退場）

柏拉圖諾夫：他在這裏幹麼竊聽嗎？（對奧西普）你是誰？你爲什麼在這裏，自由的

獵人？也在這裏竊聽嗎？走開！哦，等着……你去追上益帥克托他的鏈子奪來！

奧西普：（立起來）什麼鏈子？

柏拉圖諾夫：在他的頸下掛着的一條很大的金鏈子！追上他把他奪過來！畜生！

（頓足）快些，否則追不上了！他現在跑到村裏去了，像瘋子似的！

奧西普：可是你去找將軍夫人嗎？

柏拉圖諾夫：快跑呀，壞蛋！不要打他，祇要奪取金鏈子去！爲什麼還站着去呀！

奧西普：（跑下去）

柏拉圖諾夫：（靜默以後）去……去還是不去？（嘆氣）去……去唱一個長的，實際

上是沉悶的醜惡的歌吧！……我已經想過了，我本想去投軍的！可是爲什麼

不去呢？因爲女人說了一句話，把我的心火燃燒起來了！在人們是世界的大

問題，在我祇有女人！我的整個的生活都是爲女人！在且柴里是魯比公，在我

是女人……空虛的女性的迷戀者！假使沒有鬥爭，也就沒有悲痛了，可是這

也是種鬥爭呀！懦弱，懦弱得無底！

桑夏：（在窗口）迷海，你在這裏？

柏拉圖諾夫：在這裏，我的可憐的黃金！

桑夏：到房裏來吧！

柏拉圖諾夫：不，桑夏，我想在空氣裏散散步……我的頭發昏。你睡吧，我的小天

使！

桑夏：
夜裏平安！（閉窗）

柏拉圖諾夫：
欺騙那無邊信仰着你的人是不容易的！我因此流汗并且臉紅哩……
……走吧！（碰着巧姐與雅可夫）

第十四場

柏拉圖諾夫，巧姐與雅可夫。

巧姐：
（對雅可夫） 站在這兒……我馬上就來的……僅去拿本書……勿走開了，

看着！（碰見柏拉圖諾夫）

柏拉圖諾夫：
（看見了巧姐） 你你幹麼？

巧姐：
（吃驚） 啊哼……這是我！正是找你來的！

柏拉圖諾夫：
這是你，巧姐所有的，從夫人起到短鼻子的丫頭止，所有的都祇是
一些過夜鳥！你幹什麼來的？

巧姐：（低聲）奶奶給你信。

柏拉圖諾夫：什麼？

巧姐：奶奶給你信。

柏拉圖諾夫：什麼？

巧姐：奶奶給你信！

柏拉圖諾夫：你扯什麼謊？什麼奶奶？

巧姐：莎菲，賢格樂娜……

柏拉圖諾夫：什麼？你的神經錯亂了嗎？去拿一點冷水把自己灌一灌吧！走開！

巧姐：（給信）這封信！

柏拉圖諾夫：（垂頭喪氣）信……信……信……什麼信？早不來遲不來！明天送來

不可以嗎？（拆信）我如何讀牠呢？

巧姐：叫你儘可能的快點……

柏拉圖諾夫：（擦着火柴）鬼迷着你（誤信）『我做了第一步。來。我們一同對付他，

我再生了。來。并且要——你。』鬼知道……這是什麼電報不成！『四點鐘以

前我在花亭裏面第四株柱附近等你。糊塗的丈夫已經同小格拉戈列夫打

獵去了。你的C。』這還不夠呀！我的上帝！這還不夠呀！（對巧姐）你看什麼？

巧姐：如果我有眼睛怎的叫我不看？

柏拉圖諾夫：閉着你的眼睛！這是給我的信嗎？

巧姐：給你的呀。

柏拉圖諾夫：你說謊！離開這裏！

巧姐：是是。（同雅可夫退場）

第十五場

柏拉圖諾夫。（獨自）

柏拉圖諾夫：（辭職以後）哦，他們究竟……被我戲弄了……蹂躪了女性，活的寶

貝，哦，毫無意義的一點沒有必要的……可咒詛的話現在怎樣辦呢？你奇怪的腦袋，想一想看呀！現在需要把你解剖了，把頭髮都拔了去……（尋思）

去！馬上就去；并且到死都不回到這裏來！從這裏跑開，跑到那天涯地角，無情地度着貧困的勞苦的生活！惡劣的生活比這種滑稽的歷史有味得多！（默）

走……但是……難道事實上莎菲真的是愛我嗎呢？（笑）爲什麼？怎的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這樣朦朧與奧妙？（驚）奇怪……難道這樣一個絕美的頭

髮又是那末奇特的大理石雕刻的女人真的會傾心愛着一個窮小子嗎？真的愛上了嗎？不會有的事！（擦着火柴把信再讀一次）是的……你愛我莎菲？（大笑）

愛我嗎？（抱着自己的胸）幸福！這是幸福！這是我的幸福！這是新的生活，有新的

人物與新的背景！我去開着快步走到花亭的第四株柱旁邊去！等着，我的莎菲！你已經是我的并且將來也是我的了！（走而復停）哦，不去！（走轉來）把家庭拆

散了嗎？
（喊）桑夏！我到屋裏去開門呀！
（抓着自己的頭）不去，不去……不去！
（默）
去去去！
（走）去，拆散，踏碎，破壞，毀滅……
（同魏尼且夫和格拉戈列夫第二相碰）

第十六場

（柏拉圖諾夫，魏尼且夫與格拉戈列夫第二。）

魏尼且夫同格拉戈列夫第二：（帶着獵槍自台後跑出來）

魏尼且夫：哦，他他他！
（擁抱柏拉圖諾夫）
哦？我們打獵去！

柏拉圖諾夫：不……站住！

魏尼且夫：我唐突了你嗎？朋友？
（大笑）
醉了，我醉了！
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的吃醉

了酒！
我的上帝，我多末幸福呀！
我的朋友！
（擁抱柏拉圖諾夫）
我們去吧？
是她叫

我們出去的……她叫我給她打野鴨！

格拉戈列夫第二：
快走吧！
已經天亮了！

魏尼且夫：你聽見我們計劃着什麼事嗎？這難道還不能稱雄嗎？我們想同哈姆

連得比賽！實在的話！我們建造這末一座大戲院，就是鬼神也會感嘆拜服！

（大笑）你的臉色怎的這樣蒼白？你也醉了嗎？

柏拉圖諾夫：醉……就醉吧……

魏尼且夫：站着……我的頭腦明天我們就去開始扮演！我做哈姆連得，莎菲做

亞妃麗，你做克拉夫得，特里茨基做哥拉且……我多末幸福！多末滿意，莎爾

比亞，莎菲，你與姆姆！其餘的我什麼都不需要了！可是還要一個格林克！再沒

有別的了！

我是哈姆連得

這個惡人

無恥地丟了老婆與母親

就是送給你也有可能……

(大笑)這還不是哈姆連得嗎?

柏拉圖諾夫: (拆開他逃走)下賤的人!(跪下去)

魏尼且夫: 赤裸裸!醉了酒!偉大!(大笑)我們的朋友怎樣?

格拉戈列夫第二: 酒精中毒……我們走吧!

魏尼且夫: 我們走……假使你是個亞妃麗,你也可以做我的朋友了!啊!妖精,在

你向神聖祈禱的時候記着我的罪惡嗎!(退場)

(聽見火車開過的聲音)

第十七場

奧西普及桑夏。

奧西普: (擲着金鐘跑上)他在那裏(四面張望)他在那裏走了嗎?沒有他!(吹哨子)迷

海懷西力奇!迷海懷西力奇!沒有!(跑到窗口敲着)迷海懷西力奇!迷海懷西

力奇（敲破了玻璃窗）

桑夏：（在窗內）誰在這裏？

奧西普：叫迷海懷西力奇來！快點！

桑夏：出了什麼事？他沒有在家！

奧西普：（感）沒有？那末一定是找將軍夫人去了！將軍夫人來過這裏并且叫他

跟着自己去！一切都糟了，亞力山姐依文娜！他跟着將軍夫人去了，可惡的！

桑夏：你說謊！

奧西普：假使我是說謊，我的父母都見不得上帝了！他跟將軍夫人去了！把老婆

丟了！你去追他吧，亞力山姐依文娜！不，一切都糟了！你現在已經是不幸的

人了！（從腰後取出手槍）她命令已經是最後的一次，我就成全她的最後一次吧！

（向空中放槍）靠天打中了才好！（把槍丟到地上去）我去殺了他，亞力山姐依文娜！

（跳過土塹坐着發呆）你不要傷心，亞力山姐依文娜……我把他殺死……你不

要懷疑……

(發見火光)

桑夏：(穿着睡衣頭髮蓬亂地跑出來)去了！驅了我……(憤怒)我上當了……死了我

吧，上帝，從此以後……(隱伏啜泣)我去給火車輾死……我不想活了！(倒在

鐵軌上)欺騙……殺死我，上帝母親！(歇)上帝呀！上帝呀！(吶喊)可拉！(跪起來)兒

呀！你苦你苦哦，火車來了……苦呀！

奧西普：(向桑夏飛奔)

桑夏：(倒在鐵軌上)唉……

奧西普：(攙住她抱她到小屋裏去)我去殺死他……不要傷心！

(火車馳過)

——第二幕完——

第三幕

小學裏的私人臥房左右兩面門。衣櫃與食櫃，舊的洋琴，破的睡椅，六弦琴，桌椅等等，極無秩序。

第一場

莎菲賢格樂娜與柏拉圖諾夫。

柏拉圖諾夫：（睡在睡椅上而躺著臉上蓋著草帽）

莎菲：（醒來柏拉圖諾夫）柏拉圖諾夫！迷海懷西力奇！（推著他）醒吧！迷海！（揭開他臉

上的草帽）這樣醒醒的草帽也可以蓋在臉上的嗎？嚟，怎樣的不衛生，不清潔

呀！鞋子都失脫了，胸露着睡，臉都不洗，穿着髒的襯衫……迷海！對你說：起來

柏拉圖諾夫：啊？

莎菲：醒起來吧！

柏拉圖諾夫：等一會……好的……

莎菲：你醒來呀！決心起來就是了！

柏拉圖諾夫：這是誰？（起來）是你？莎菲？

莎菲：（將手錶湊近他的眼前）你看！

柏拉圖諾夫：好的……（睡下）

莎菲：柏拉圖諾夫！

柏拉圖諾夫：愛你幹什麼的？（起來）哦

莎菲：你看錶！

柏拉圖諾夫：什麼事情？又是你幹的奇怪事情，莎菲！

莎菲：是的，又是我幹的奇怪事情嗎？柏拉圖諾夫請你看一看錶吧！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柏拉圖諾夫：七點半。

莎菲：七點半……可是信約忘記了嗎？

柏拉圖諾夫：什麼信約？說明白點，莎菲！我今天不想開什麼玩笑，不想做什麼無聊的事情！

莎菲：什麼信約？你可忘了嗎？你怎末的？你的眼睛發紅了，你整個地變了。你病了嗎？（默）信約就是今天六點鐘我們約定在小屋裏會面的……你忘記了嗎？六點鐘已經過了。

柏拉圖諾夫：還有什麼？

莎菲：（坐在他的旁邊）你還不害羞？為什麼你不去呢？你說過實話的……

柏拉圖諾夫： 如果我不睡覺，我也實踐這句話了……你不是看見的嗎？我在這裏睡着了，你爲什麼留在這裏？

莎菲：（搖頭）你是怎樣一個沒良心的人呀，爲什麼你這樣仇視我？至少你這樣地對我是沒良心的……你想想看，在我們約會的時候，你也曾經實踐過一次嗎？你給我說的實話已經失約過多少次了！

柏拉圖諾夫： 我很喜歡聽這些話！

莎菲： 蠢呀！柏拉圖諾夫可恥呀！爲什麼我同你在一塊兒的時候，你就失了自己的良心與聰明呢？爲什麼我會靠着這樣無出息的無價值的人來解放自己的靈魂呢？你對於我是多末矜持的一個怪物呀……沒有一點和氣的眼色，沒有一句溫和的說話，沒有說一句愛情的話！我到了你這裏——祇聽着你的酒話，看見你穿得不成樣子，頭髮蓬亂，你答覆我，答得無禮并且不對題。

柏拉圖諾夫：（跳將起來望後面倒退）來——了——呀！

莎菲： 你醉了？

柏拉圖諾夫： 你有什麼事情？

莎菲： 你這樣是怎末的！（哭）

柏拉圖諾夫： 女人！！

莎菲： 不用對我說女人吧！你一天千百次的對我這樣說！夠受了！（立起來）你怎樣

對付我哪？你想把我害死嗎？痛呀我給你害死了！我爲了你的好意整天整夜地，在心裏作痛！這你都沒有看見嗎？難道你是不愛這樣嗎？你厭棄我！如果你

是愛我的，你就不會這樣地對付我了！我在你看來是個淺薄得不堪的惡濁女子，是一個蒙昧無知的靈魂！我不想誰個……（坐下來）上帝呀！（哭）

柏拉圖諾夫： 夠啦！

莎菲： 爲什麼你要我死呢？從那一夜以後到現在還不到三個禮拜，可是我已經成爲被拋棄了的木屑了！你預約過的幸福在那兒哪？爲什麼打破你的誓約

呢？想想看吧，聰明的體面的講信用的人！你想一想看，柏拉圖諾夫，現在還是不會遲的！想呀，馬上就想……你就坐在這張椅子上，貫注着全部的精神，祇須想這末一點：你對我怎末辦？

柏拉圖諾夫：我不會想，（欲）你去想吧！（走近她）你想想看！我害了你的家庭，幸福

與前途……爲什麼？爲了什麼事？我猶如你的最可惡的敵人把你強姦了！我能夠給你什麼呢？對於你的犧牲，我能夠拿什麼來報酬你呢？咳，莎菲，莎菲……你的犧牲……可怕呀！……你的沉淪……這一種非法的結合是你的不幸，你的 *Minimun*（痛苦）你的死滅！（坐下）

莎菲：我來跟着他，可是他膽敢說這種結合是非法的結合！

柏拉圖諾夫：噯噯……現在不是逐字辯駁的時候呀！對於這種結合在你有自己的觀點，在我也有自己的……我蹂躪了你，這就是一切！是的不僅僅是你一個人哩……等一會，你的丈夫知道的時候還會有什麼說的呢！

莎菲：假使他對你不客氣的時候，你怕嗎？

柏拉圖諾夫：這個我倒不怕……我怕的是我們把他弄死。

莎菲：假使你知道我們會把他弄死的，那末你爲什麼找着我來呢？你這個頭腦

簡單的人呀！

柏拉圖諾夫：請你不要這樣動感情吧！你對我說憤慨的話是沒有什麼效力的

……可是你爲什麼……可是（搖着手）同你說話你就流眼淚……

莎菲：是的，是的……在我沒有來歸你的時候，我永不會哭過！你怕！你發抖！他已

經知道！

柏拉圖諾夫：什麼？

莎菲：他已經知道了。

柏拉圖諾夫：（驚起）他

莎菲：他……我今天早上同他說明了……

柏拉圖諾夫：開玩笑。

莎菲：你的臉色都變了！你是需要憎不需要愛的呀！我真糊塗……我不知道爲

什麼，我不知道爲什麼愛上了你？他已經知道了！（捏着他的手臂）發抖，你發抖！
他一切都知道了！我拿名譽來對你賭咒說，他是一切都知道了的！你發抖呀！

柏拉圖諾夫：不會的！這是不可能的。（歎）

莎菲：他一切都知道了……這難道要等到什麼時候才做的嗎？

柏拉圖諾夫：你爲什麼發抖？你對他怎樣說明的？你對他說了一些什麼話？

莎菲：我對他說明，我已經……我不能……

柏拉圖諾夫：他怎末樣呢？

莎菲：同你一樣的恐慌呀！他的臉色也像你在此刻的一樣難堪呀！

柏拉圖諾夫：他怎末說呢？

莎菲：他開始想一想，說我是開玩笑，但是當他確信不是這樣的時候，就變了臉

色，全身發抖，失聲痛哭，跪倒地上……他也有過這樣憎惡的臉孔，同你現在有的一色一樣！

柏拉圖諾夫：你做了什麼醜事呀！（捧着自己的頭）你殺了他！可是你還有可能，你還有膽量這樣冷血地說着這件事情嗎？你殺死他了！你……你是來叫我走的嗎？

莎菲：是的，怎麼還有別的呢？

柏拉圖諾夫：他怎麼樣呢？

莎菲：你究竟也知道害羞嗎，柏拉圖諾夫！你不知道你說的什麼！照你的意思是不需要對他說的嗎？

柏拉圖諾夫：不需要！（仆到睡椅上）

莎菲：信實的人，你說什麼話？

柏拉圖諾夫：寧可不說信實的話，免得害死了他！我們殺死他了！他痛哭失聲，跪

倒地上……咳！(跳起來)不幸的人！假使沒有你，他就到死也不會知道我們的關係呀！

莎菲：我必須對他說明！我是個信實的女人！

柏拉圖諾夫：你知道你做了這種說明會發生什麼結果嗎？你是永遠與丈夫脫離了！

莎菲：是的，永遠……難道還有別的法嗎？柏拉圖諾夫你已經開始像惡棍說話了！

柏拉圖諾夫：永遠……當我們要分離的時候，你打算怎樣呢？並且我們很快地就要分離的！你首先要停止憤激！你首先要睜開自己的眼睛！並且饒恕我！(搔手)但是……莎菲，你想怎樣，就由着怎樣做去！你比我信實，比我聰明，你就把這個背時的人材整個地拿去給自已支配吧！我是個白癡！我不知道怎樣說怎樣做！你去說你去做法呀！你把我拿去改造，假使有可能，你就把我

的足跟提拔起來！祇是要快一點，上帝，否則我就魂不附體了！

莎菲：我們明天就從這裏走開。

柏拉圖諾夫：是，走走……祇是要快一點！

莎菲：我帶同你離開了這裏……我已經寫信給母親把你告訴她了。我們到她那裏去。

柏拉圖諾夫：隨你想到那裏去都行！你想着了就去做好了！

莎菲：迷海，你知道這是新生活呀……你拿住這個吧！迷海，你聽我的說話吧！一切都照着我的計畫去做我的頭腦比你清，你信任我，我的寶貝，我會扶持你的！我帶你到那裏去，那裏有光明，那裏沒有這些污泥、塵垢、與惡氣，那裏沒有這些卑鄙醜態的情形！我使你在那裏做人！我使你在那裏享福！你接受這些吧！(歎)我使你成爲一個作工的人！我們將要做人了，迷海！我們將要吃自己的麵包，我們將要流自己的血汗，把不潔的東西清洗出去……(把他的頭放

在自己的胸間撫慰着) 我要去作工……

柏拉圖諾夫: 你要到那裏去作工? 假使說用力的工作, 是沒有一個女人像你這樣的, 你說得好輕易! 你不會作工的, 是的, 你打算作什麼工呢? 我們, 莎娘, 現在處的這末一個地位, 需要儘可能地從健全的有利的方面去着想, 可不是拿幻想能夠解決自己的……但是, 照你所知道的去做吧!

莎菲: 你會看見的! 有像我這樣的女人而不是這樣做的, 可是我比她們強……你相信我吧, 迷海! 我指引你的路! 你已經使我再生了, 我的整個生命將要得到幸福……明天我們就走吧! 走嗎? 我馬上去把行裝收檢起來……你也收檢一下……在十點鐘的時候到小房子裏去搬自家的東西……你去嗎?

柏拉圖諾夫: 去。

莎菲: 給我說句信實的話, 你去

柏拉圖諾夫: 啊——啊——啊, 說過就是了!

莎菲： 要說信實的話。

柏拉圖諾夫： 信實的話……我立誓：我們走！

莎菲： (笑) 我信，我信！也要早點去呢……我在十點鐘以前就會準備好了的……

在今天夜裏我們就上車了！我們就會過痛快的生活了，迷海！你連自己的幸福都不知道呢，你這個傻子！你要知道這是我們的幸福我們的生活呀！明天你就是另外的一個人了，明天你就是一個有生氣的光明的新的人了！我們將要呼吸着新鮮的空氣，新鮮的血將在我們新生的體內活躍…… (大笑)

無關係的人都走開！伸出你的手來！緊緊地握着她！ (伸手)

柏拉圖諾夫： (吻她的手)

莎菲： 來的呀，我的心肝！我等着你……不要馬馬虎虎……現在暫別了！我拿到生命了！ (吻他)

柏拉圖諾夫： 暫別了……在十一點鐘還是十點鐘？

莎菲：十點！……就早一點來也好，等歇再會！你把出門的衣服穿好……（笑）鐘
我有……我們就在途中晚餐吧……別了！你去收檢一下……好快活呀！
十點鐘！我等着你！（跑進去）

第二場

柏拉圖諾夫。（獨白）

柏拉圖諾夫：（沉默以後）不是新調……聽過一百次了……（歌）我們也會把他
忘記，他也會把我們忘記……時間會完成自己的工作……我給他并且也
給桑夏寫信，讓他們去哭，去轉念頭，去忘記！別了，魏尼且夫的人們！一切都別
了！就是桑夏，就是將軍夫人也別了……今天我還是你們的，可是明天……
明天怎樣呢？（打開櫥子）明天我已經是個新的人了……多末渴慕的一種新
帶什麼衣服呢？我連手提箱都沒有……（倒出一瓶葡萄酒）別了小學堂！（喝酒）

別了我的小孩們！你們的壞的可是正直的迷海懷西力奇沒有了……這是
我剛才喝的嗎？爲什麼還要喝酒不再喝了……這是最後的一次……坐下
來寫封信給桑夏……（躺在睡椅上面）明天我是個新的人了……真有趣！莎
菲虔誠地這樣相信……多末豐富的信仰……將軍夫人會發笑哩！將軍夫
人豈但發笑！她將大笑而特笑呢……是的！似乎還有她來的一封信……把
牠放在那裏了？（在窗那裏找出一封信）自從經過了那不堪回首的一夜之後，這
封信，即使不是第二百封也是第一百封了……（讀信）「你，柏拉圖諾夫，不
答覆我的信，你這個無禮的、無情的、無知覺的、無骨氣的人家裏有一種什麼
力把你縛住哪？假使這封信又是毫不注意地放在那裏，假使你又不來，那
末我就自己去找你了，鬼跟着你的！我整天地等着。蠢呀，柏拉圖諾夫！你可以
想想看，那一夜你是怎樣地可恥。我們忘記了牠吧，假使事情已經是這樣的
不堪回首！西耳其與莎菲忽然失和了——極難堪地糟蹋着自己。這都是因

爲沒有一個說漂亮話的偶像同他們一塊兒消遣。你就是偶像呀！你真蠢，迷海！再會吧！」（默）將軍夫人總是帶着將軍夫人的口吻！這是什麼筆法！老練，大膽……斬釘截鐵，又硬又挺——完全站着自己的地位……女人，筆力雄健的女人，罕得看見的……（麻二古進場）要給她寫封信去，否則就會到這裏……（看見麻二古）來的……

第三場

柏拉圖諾夫與麻二古。

柏拉圖諾夫：失迎失迎！有什麼貴幹？（立起來）

麻二古：到府上來……（從袋裏摸出一張傳票）送給你一張傳票……

柏拉圖諾夫：啊……很歡迎。什麼傳票？你從那裏來的？

麻二古：從依範安特立奇地方法院裏來的。

柏拉圖諾夫： 哦……地方法院？他傳我作什麼？拿這裏來！（取傳票）我不懂。叫我去

釘十字架嗎，怎末的搖搖擺擺地，像一隻蝗蟲，你這個老的罪人！（讀傳票）「傳

審被告事由侮辱國會議員之女馬利亞賢妃茂娜蓮可娃，」（大笑）啊哈真

見鬼！來了鬼捉的來了，臭蟲的以太幾時審問這案子後天？我到的，我到的

……你去說，老頭兒，我到的……乖巧的女人，乖巧的上帝的聰明女人！能幹

的女子！早就應該這樣了！

麻二古： 請簽字吧！

柏拉圖諾夫： 簽字？很願意……你，兄弟，很可怕，就像一隻射傷了的老鴨！

麻二古： 一點不像。

柏拉圖諾夫： （坐到桌邊去）那末你像什麼呢？

麻二古： 像聖像并且完全像上帝……我是個基督教徒，并且在二十五歲的時

候就真心誠意地敬奉上帝與沙皇了。（默）在聖書面前虔誠地發過誓……

柏拉圖諾夫： 這樣說來，那末是尼古拉帝的時候了。

麻二古： 正是這樣……在雪懷斯多運動以後我就告老了，……在任的時候在

醫院裏住了四年……下士武官……我習的是炮兵呢。

柏拉圖諾夫： 那末很會放大炮的了？

麻二古： 最出色的是放的過山炮。

柏拉圖諾夫： 我可以用鉛筆簽字嗎？

麻二古： 可以的……接收該項公文都是這樣簽的，本人的名，父的名與姓。

柏拉圖諾夫： 拿去吧！這種簽字我已經簽過五次了。哦，你的法院怎樣，賭的嗎？

麻二古： 正是這樣。

柏拉圖諾夫： 你自己的鏈子還沒有輸脫吧？

麻二古： 我沒有什麼鏈子。

柏拉圖諾夫： 告訴他……可是也沒有什麼告訴他的……打牌的欠款想必是

不付的了……下流人賭的都是欠賬，并且把小孩子都成羣的騙了去……

她是這樣的乖巧女人，她的上帝！這樣的事情我真的想不到，完全出於我的

意料以外！也有誰個做見證人嗎？還有給誰的傳票？

麻二古：（檢視傳票讀著說）『傳尼古拉伊凡諾奇特里茨基醫生老爺。』

柏拉圖諾夫：特里茨基？（大笑）可以演一幕滑稽的喜劇！還有誰？

麻二古：（讀）『傳豈利鮑爾非力奇格拉戈列夫老爺，傳阿利豐斯伊凡伊奇喜

里福特爾老爺，祖父是退職的騎兵下士馬克西姆葉格利契阿列亞多夫老

爺，父親是現任的國會議員中學畢業生伊文泰老爺，本人是大學肄業生老

爺，肄業於聖彼得堡學……』

柏拉圖諾夫：那裏也是這樣地寫着一個「學。」

麻二古：不是這樣的。

柏拉圖諾夫：那末你爲什麼這樣讀？

麻二古：是我讀錯了……（再讀）『大……大……學畢業生西耳其泡洛……

泡洛奇魏尼且夫；女子聖彼得堡大……大……大學的肄業生莎菲賢格樂

娜魏尼且夫的夫人，亨利可夫大學的大學生益帥克阿婆拉文格洛奇老爺。』完了！

柏拉圖諾夫：嚇……這是後天，但是我明天要走，可惜，否則我就可以到法庭去

申訴了……嚇，真是遺憾萬分！否則我可以去使她得到滿意的呀……（在

臺上行走）遺憾，遺憾……

麻二古：請叨光一點茶錢吧……

柏拉圖諾夫：啊？

麻二古：給點茶錢……我走了六里路呢……

柏拉圖諾夫：茶錢不需要……但是我怎末說呢？好的，我的親愛的茶錢我是不

給你了，但是我可以給你比茶錢更好的東西！這對於我有便宜，并且對你也

是正恰當的（從圍裏拿出一只茶壺）請到這裏來，這裏有的是好茶，熱的，雖則不到四十度的熱，但總算是熱的……

麻二古：（把衣袋張開來）請倒進裏面去……

柏拉圖諾夫：直接倒進袋裏去嗎？不會洩出來嗎？

麻二古：倒進去，倒進去，請不必多疑……

柏拉圖諾夫：（倒茶）夠了嗎？

麻二古：多謝多謝……

柏拉圖諾夫：你是怎樣的老頭兒……我愛你們這些老的兵士！你們的靈魂就是人民！可是有時候同你們碰到的總是這樣可怕……

麻二古：都是這樣的……祇有一個上帝沒有罪惡，享受幸福！

柏拉圖諾夫：請站着……等一會兒，（坐下，在傳票上寫字）『當接吻的時候因為

……因為受了興奮，不知道我愛的是什麼東西，現在才知道我接吻的是這

麼一個神聖的女菩薩了，你儘管懲罰我，我老早就應該受懲罰的。用不着寬容，就是我會向你乞憐求饒，你也不要寬容……我對你做了醜事，我承認。我對一切的人做了醜事。很抱歉地我們來不及在法庭上相見。明天我要永遠地離開這裏了。希望你能夠幸福地公正地判斷我！不要寬容！」（對麻二古）你知道，蓮可娃住在那裏嗎？

麻二古：知道的。假使經過河灘，離這裏有十二里路。

柏拉圖諾夫：哦，是的……她住在石坑塢地方，你把這封信送給她，送到了那裏。你可以得到三個銀盧布。信要直接交給姑娘。不需要回信……你今天就送去吧……你此刻先把信送去了再來發送傳票。（在舞台上行走）

麻二古：我知道。

柏拉圖諾夫：還有什麼呢？是，你去對大家說我已經向蓮可娃請罪，她不饒恕我。

麻二古：我知道。祝你幸福！

柏拉圖諾夫：對不起了，朋友！祝你康健！

麻二古：（退場）

第四場

柏拉圖諾夫。（獨白）

柏拉圖諾夫：這樣一來，同蓮可娃是破臉了啦……欺侮全省的人，也都過得去，

還是生平第一次的受女人處罰哩……可是他們對於我終究太姑息了……

……（睡在椅上）你侮辱他們，可是他們還要糾纏你……譬如說莎菲吧，就是

這個樣子的……（用手巾蒙着臉）還是在這裏留個一两天，到法庭去審一下

子……這——這給特里茨基又有得說話了。我想蓮可娃在法庭上會大哭

而特哭哩……可是一經過了法庭又會和好起來并且會如夢如癡的，這是

意料中的事情……嚇！我曾經來去自由如輕風的，可是現在竟躺在這裏，幻想着……愛情，愛情，再來一個愛情……不斷地拿愛情把自己纏住……把她損壞了，還稱許自己……（長嘆）可憐的魏尼且夫的人們！你們的說漂亮話的朋友與怪物柏拉圖諾夫給你們那末許多的深情厚誼，你們到底幾時報答我呀？……可是還有桑夏呢？可憐的女子！她沒有我將怎樣生活呢？憂鬱，死亡……出去找尋，出去找尋真理，吞聲飲泣地帶着小孩出去……就在這一個夜裏要走……還是向她求饒吧……

安娜：

（在窗外）可以進去嗎？裏面有人嗎？

柏拉圖諾夫：

安娜彼得樂娜！（跳起來）將軍夫人！對她怎樣說呢？哦，問她為什麼

到這裏來吧？（整理服裝）

安娜：

（在窗外）可以進去嗎？我進去啦！聽見了嗎？

柏拉圖諾夫：

進來！有什麼法子不給她進來呢？（在頭上搔着）怎樣驅逐她就好？我

喝點酒進去，趁她還沒有進來……（慌忙地打開櫃子）到底爲了什麼鬼，我真是不懂！（慌忙地喝酒）假使她還沒有知道什麼，那還好，但是如果知道了呢？我的臉孔會紅起來的……

第五場

柏拉圖諾夫與安娜彼得樂娜。

安娜：（進場）

柏拉圖諾夫：（慢慢地閉着樹門）

安娜：我尊敬的人兒！我們的你！

柏拉圖諾夫：閉不上……（默）

安娜：你！你好呀！

柏拉圖諾夫：啊哈……這是你，安娜彼得樂娜？*Anna*，我沒有看見……這樹門

閉不上了，真是……奇怪……（脫落綫匙又檢起來）

安娜：到我這裏來！櫥門由牠開着好了！放下來吧！

柏拉圖諾夫：（走到她的身邊）祝你……

安娜：怎的你的眼睛不看我哪？

柏拉圖諾夫：害羞。（吻她的手）

安娜：害羞什麼？

柏拉圖諾夫：害羞一切……特別是害羞那不遠的將來你就會知道的事情……

假使你已經知道了，那末我就請求你不要說吧……

安娜：嘿……你迷住了誰個麼？

柏拉圖諾夫：是的，就是這一類的事情……

安娜：噯噯，柏拉圖諾夫是誰哪？

柏拉圖諾夫：我不說。

安娜： 我們坐下來吧……（坐在睡椅上）說出來，青年的人，說出來……你對我有

什麼害羞呢？你的犯罪的靈魂我早就知道了的呀……

柏拉圖諾夫： 不要問吧，安娜彼得樂娜！我今天沒有心情談私的問題。假使你高

興說，你儘管說，但是不要問！

安娜： 好的。那末我的信你有收到嗎？

柏拉圖諾夫： 有。

安娜： 爲什麼你不去？

柏拉圖諾夫： 我不能。

安娜： 爲什麼不能？

柏拉圖諾夫： 不能就是不能。

安娜： 有誰打你嗎？

柏拉圖諾夫： 不。爲什麼打我？上帝的歡心請你不要問吧！

安娜：請你答覆我吧，迷海懷西力奇！好好地坐着說！爲什麼你最近三個禮拜以來都不到我們那邊去呢？

柏拉圖諾夫：有病。

安娜：你說謊！

柏拉圖諾夫：我說謊就說謊。你不要問吧，安娜彼得樂娜！

安娜：你怎的這樣酒氣撲鼻！柏拉圖諾夫，你這是什麼道理？你怎麼樣哪？你成個什麼樣子？眼睛血紅，臉色灰白……你這樣髒，房子裏也是這樣地髒……你看一看自己的周身，這成個什麼體統？你怎樣？你吃酒嗎？

柏拉圖諾夫：拚命地吃！

安娜：噯，往年的歷史……你往年發了狂，一直到秋天還是骨瘦如柴，現在也是這末一個樣兒！「懂草」與可憐的弱者你真是一身兼有的了。你不會吃酒的！

柏拉圖諾夫：不吃了……

安娜：實在的話嗎？可是爲什麼要追究你的話實在不實在呢？（立起來）你們的酒

在那裏？

柏拉圖諾夫：（指着櫃）

安娜：迷海，你變成這樣無骨氣是可恥的！你的人格那裏去了哪？（開櫃）櫃裏面

也是這樣地不乾淨！亞力山姐依文娜回來的時候要嚴厲地責罵你一頓呢！

老婆回來了你喜歡嗎？

柏拉圖諾夫：我祇喜歡一點，就是你不要對我發問題并且不要一直望到我的

臉上來！

安娜：在那一個瓶裏是酒？

柏拉圖諾夫：都是的。

安娜：五瓶都是？噫，你這個酒鬼，酒鬼！在你這個櫃裏完全是些飲料！必須要亞

力山姐依文娜回來才好……你對她解釋一下就……我不是一個可怕

的敵人……：可以向她讓步點……：在我的計畫也不想把你們夫妻拆散……

……：（從瓶裏喝一點酒）很好的酒。你來，我們稍微喝點吧！要喝嗎？我們喝了以後

不再喝了！

柏拉圖諾夫：（走到櫃邊）

安娜：拿住酒杯！（倒酒）喝吧！我不會再倒給你了。

柏拉圖諾夫：（喝酒）

安娜：現在是我喝了……：（倒酒）祝不好的康健！（喝酒）你不好！酒是好的！你的口

味還不錯（把酒瓶交給他）拿住！拿到這裏來（走向窗邊）同你的好酒告別了！（看

窗外）倒去了是可惜的……：還是再喝點吧？呢？我們喝嗎？

柏拉圖諾夫：隨你喜歡……

安娜：（倒酒）你喝吧……：快點！

柏拉圖諾夫：（喝酒）祝你的康健！上帝給你幸福！

安娜：（倒酒喝）你爲了我痛苦嗎！我們坐。現在可以把酒瓶放下來……（坐着）

你痛苦嗎？

柏拉圖諾夫：每一分都是。

安娜：爲什麼不去看我？

柏拉圖諾夫：你不要問！我什麼都不說的，不是因爲我對你不誠懇，是因爲會刺着你的耳朵！我絕望了，完全絕望了，我的寶貴的人！悔恨，悲傷，憂鬱……總之，一句話我苦痛！你來了，我覺得輕鬆一點。

安娜：你瘦了，醜了……我不能忍受這些浪漫的怪史！你把自己怎樣處置的哪，柏拉圖諾夫！你做了什麼浪漫的英雄哪？憂悶，悲苦，逞強，濫施愛情……哼，你還是照着做人的法子保持自己吧！傻子！你生活着，同人們一樣地生活下去！

你有什麼飛天的本領哪，你這樣地坐、立、行，都不像普通的人？

柏拉圖諾夫：這說起來好輕易，可是怎樣做呢？

安娜：人，正確點說一個男人他生活着可是不知道怎樣做！這真奇了！他怎樣做

嗎？！請你允許我來給你答覆這個問題吧！雖然牠像一個無聊的問題不值得答覆，可是我要儘可能地答覆你！

柏拉圖諾夫：你絲毫用不着答覆……

安娜：首先要照着人的生活去活着，就是說你不要喝酒，不要說謊，時常換洗並

且時常去看我，於是其次你就會得到你能夠得到的滿足了……你是裝瘋賣傻！你的教師給你還少嗎？（金起來）現在就到我那邊去吧！

柏拉圖諾夫：怎的？（金起來）到你那邊去！我不……

安娜：你去呀！去看看人們，談談話，聽聽消息，爭辯爭辯……

柏拉圖諾夫：不……你不要對我發命令式的話吧！

安娜：這怎麼的？

柏拉圖諾夫：我不能，這就是啦！

安娜： 你能夠的！戴上你的帽子！我們去！

柏拉圖諾夫： 我不能去，安娜彼得樂娜！我什麼都不能！我不能走出房門一步！

安娜： 你能夠的！（給他戴帽子）你發癡，柏拉圖諾夫，好兄弟，你開玩笑！（接着他）哦！

二！走，柏拉圖諾夫！向前走！（默）變變，迷海！你走吧！

柏拉圖諾夫： 不能！

安娜： 你固執得正像一頭壯牛開步走吧！哦！二，二……迷海，我的愛，我的親親，我的好人兒……

柏拉圖諾夫： （拆開手去）我不去呀，安娜彼得樂娜！

安娜： 我們就在小學的周圍去走走吧！

柏拉圖諾夫： 爲什麼要強迫人家呢？對你說過，我是不走的呀！我想坐在家裏，請你允許我這樣想的吧！（默）我不去！

安娜： 那末這樣好了，柏拉圖諾夫，我借給你一些錢，你離開這裏到什麼地方去

玩個巴月。或兩個月……

柏拉圖諾夫： 到什麼地方呢？

安娜： 到莫斯科，到彼得格勒……你去嗎？你去吧，迷海，你很需要到外面去換一

換空氣！去奔波奔波，看一看人們，戲院裏去走走，解解憂悶，換換空氣……我

給你錢與信……你願意我同你一塊兒去嗎？願意不願意？我們去開開心，散

散鬱……回到這裏來的時候你就會恢復元氣并且新鮮活潑起來了……

柏拉圖諾夫： 極好的意見，但是，不幸，我不能採納……明天我就離開這裏了，安

娜彼得樂娜，但不是同你！

安娜： 隨你的高興就是……到那裏去哪？

柏拉圖諾夫： 我去……（歎）永遠地離開這裏了。

安娜： 空話……（從酒櫃裏喝酒）你說傻話！

柏拉圖諾夫： 不是空話呀，我的敬愛的人！我走了！永遠地！！

安娜：那末爲什麼呢？你這個奇怪的人！

柏拉圖諾夫：你不要問！上帝知道這是永遠的！我走啦，請你原諒這個吧！不要問！

你現在是一點不知道我的事情了……

安娜：空話！

柏拉圖諾夫：我們相見止於今天啦……我永遠地匿跡了……（抓住她的臂又

抓住她肩把她拉近）你把柏拉圖諾夫這個蠢才、白癡、賤夫、惡棍，忘去吧！當他消

聲匿跡的時候，你不要去尋他，不要問起他！他埋葬了，消滅了。一直到柏拉圖

諾夫這個人的名字對於你們還未成爲空洞的聲音，當他在你們的記憶裏

還未成爲一種濃霧湮沒了的時候以前，我們是不能相見的！我們相見或許

要經過幾十年，那時候我們倆對於目前過的這些日子將要抱着嘻笑的心

情與流着老淚的態度了。但是現在……鬼跟着牠們！（吻安娜的手）

安娜：你喝吧！（給他倒酒）吃醉了酒說不好的話是沒有罪過的！

柏拉圖諾夫：（喝酒）我不想吃醉，我想記着你——我的母親，我的好仙子……

我永遠不會忘記！勇敢的、向前的、頭腦光明的女人！明天我就要跑開這裏，就是跑開了自己，我連自己都不知道跑到那裏，我祇知道跑向新的生活，這新的生活是什麼東西，我是知道的！

安娜：這完全很好，但是什麼使你這樣做呢？

柏拉圖諾夫：什麼？我……以後你都會知道！我的朋友，當我的出走你會吃驚起來的時候，你不要咒咀我吧！你記着，我幾乎已經受了極罰的了……同你永遠的分離就是最大的刑罰……你笑什麼呢？你相信吧！實在的話，相信靈魂是這樣地苦痛，這樣地惡劣與污濁，還是死滅好些！

安娜：（眼淚盈眶）我不想你就會有特別可怕的你。你至少還是寫信給我吧？

柏拉圖諾夫：我不敢給你寫信，是的，你自己也不會想讀我的信哩！這無條件是

永遠地……請你原諒吧！

安娜： 你沒有我會墮落了的，柏拉圖諾夫！（摩着自己的額）我的感覺失迷了……

我們一道去吧！

柏拉圖諾夫： 不……你明天就會知道……（轉向窗外去）

安娜： 你需要錢用嗎？

柏拉圖諾夫： 不。

安娜： 可是……我不能給你幫助嗎？

柏拉圖諾夫： 不知道，你今天就把你的名片給我留着走……（轉過來）你回去吧，

安娜彼得樂娜，否則我真是祇有鬼知道怎樣做了！我的肝腸寸斷了，我爆炸起來了……你去吧！我站不住了！對你說的是俄國話你該懂得的呀！你在這裏還等待什麼呢？我應該走的，你要懂得這點！你爲什麼這樣地看我爲什麼你做出這種臉色？

安娜： 再會吧……（伸手）我們還有見面的……

柏拉圖諾夫：沒有了……（吻她的手）不需要……你去吧，我的親人……（吻手）

別了……饒了我吧……（拿她的手蒙着自己的臉）

安娜：你倦了，我的心，歇息一下吧……放手吧，再會了！我們吃點酒告別，好嗎？
（倒酒）你喝……祝你途中幸福！旅行了以後會幸福起來的！

柏拉圖諾夫：（喝酒）

安娜：還是不走吧！柏拉圖諾夫啊！（倒酒喝酒）還是正經地活下去吧……什麼事
值得這樣做呢？這在魏尼且夫的人是可能的嗎？（歎）再痛飲一下吧？

柏拉圖諾夫：好的。

安娜：（倒酒）喝吧，我的靈魂……咳，真是給鬼迷住！

柏拉圖諾夫：（喝酒）你將來會有幸福的！你照着自己生活下去……就是沒有
我也可以……

安娜：喝酒還是這樣地喝酒（倒酒）喝也死，不喝也死，還是喝着死好些……（喝）

酒) 我是個酒鬼, 柏拉圖諾夫……當我的將軍在世時, 我喝酒喝得很兇……喝, 喝, 喝過又喝……我將又要喝酒了! 啊再倒嗎? 可是不要吧……把口舌黏住了的時候, 將怎樣說話呢? (坐下) 再沒有比進步的女人更壞的啦……進步的女人可是沒得事情做……哦, 我有什麼意義呢, 爲什麼我要生活呢? (歎) 沒有興趣……我是個沒有興趣的女人, 柏拉圖諾夫……(大笑) 啊? 或許我愛你就是因爲沒有興趣……(摩一摩自己的額頭) 我也絕望了……這樣的女人永遠是絕望的……如果什麼地方請我去做教授, 做執政, 我就做一個外交家, 我要鼓勵全世界將地球整個地破毀……進步的女人可是沒有做。這意義就是等於沒有用……馬牛與狗都是有用的, 可是我沒有用, 我是多餘的……啊? 爲什麼你一聲不響?

柏拉圖諾夫: 我們兩個都不好……

安娜: 有了小孩子就好……你愛小孩子嗎? (立起來) 你留着吧, 親愛的! 留嗎? 還

是好好地生活下去吧！快樂地活着，相親相愛地活着……你走了，我怎麼辦呢？你知道我也要休養的呀，迷海！我需要休養！我想做人的妻，我想做母親……

……（默）不要默不作聲！你說！你留着嗎？你愛我嗎？傻子愛嗎？

柏拉圖諾夫：（望窗外）假使留在這裏我自己就會死……

安娜：你愛我嗎？

柏拉圖諾夫：誰個不愛你？

安娜：你愛我，我也愛你，你還需要什麼呢？你該是靈魂走出體外去了……到底

你還需要什麼呢？爲什麼你那一夜不去呢？（默）你留着嗎？

柏拉圖諾夫：去吧！上帝！你使我痛苦！

安娜：（手伸給他）哦……那末……但願你一切都好……

柏拉圖諾夫：你走吧，否則我一切都說出了，可是假使說出來我就會死的！

安娜：我給你手了……沒有看見嗎？我明朝跑來同你鈸別一分鐘……

柏拉圖諾夫：用不着！我自己會到你那邊告別的！我自己到你那邊去……噫，我沒有一點必要到你那邊去；你不要再看我吧，我也不再看你了！我墮落了！我連自己都不想看了！永遠地割離了！去向新的生活……你恨我也好，不恨我也好，但是……（同她擁抱與接吻）在最後的一次……（推她到門邊去）別了！去吧，去了你就會幸福的！（把門門關門）

安娜：（在門口）我向上帝賭咒，我們要見面的！

柏拉圖諾夫：不！永別了！（用手指掩着耳朵）什麼都不聽了！你不要說話并且馬上

回去！我掩住耳朵了！

安娜：回去！我來找你是對西耳其說過你不走，假使你走也是同我走的！別了！

第六場

柏拉圖諾夫（獨白）

柏拉圖諾夫：去了？（走到門邊聽）去了……可是或許還沒有去吧？（開門）她真是個
妖魔哩……（在門口張望）去了……（倒在睡椅上面）別了，可愛的女人！（長嘆）永
遠不會再見了……去了……再留個五分鐘也好……（默）這樣不錯！去請
求莎菲把行期延遲兩個禮拜，自己呢，就同將軍夫人出去走走！是的，祇要兩
個禮拜！莎菲同意就好啦……或者叫她在娘家住一些時候也得……去請
求她吧……啊？我同將軍夫人出去的時候，莎菲也得到休息哩，就是說她也
可以靜養一下子力氣呀……祇要兩個禮拜，並不是出去一世！（拍門的聲音）
我去！決定了特別的原因……（拍門聲）誰拍門？將軍夫人那裏是誰呀？（拍門
聲）是你嗎？（立起來）我不放你進來的！（走到門邊）這是她嗎？（拍門聲）似乎是在
忍着笑哩……（微笑）她……要放她進來……（開門）啊嚇！（奧西普進門）

第七場

柏拉圖諾夫與奧西普。

柏拉圖諾夫：什麼東西？你是鬼嗎？幹什麼來的？

奧西普：祝福你了，迷海懷西力奇！

柏拉圖諾夫：你說什麼？有什麼大事，見什麼要人用得着擺出這種莊重的樣子來？趕快說吧，并且準備着去見鬼！

奧西普：我坐下來……（坐下）

柏拉圖諾夫：你這樣像煞有介事的！（默）這是你嗎，奧西普？你怎麼的？在你的臉上印着一切殺人的記號！什麼事情使你成了這個樣子？哪？你沒有血了，瘦了，祇剩着一塊骨頭……你病了嗎？

奧西普：你的臉上也印着殺人的記號……什麼事情使你成了這個樣子？哪？鬼捉着我，可是你呢？

柏拉圖諾夫：我？我是同鬼不認識的……我自己捉自己……（拍奧西普的肩）一

塊瘦骨頭！

奧西普：可是你的肥肉在那裏？你病了嗎，迷海懷西力奇？由於品行太好的緣故吧？

柏拉圖諾夫：（坐在並排）你幹什麼來？

奧西普：來告別。

柏拉圖諾夫：難道你要走嗎？

奧西普：不是我走，是你走呀。

柏拉圖諾夫：這怎麼的！可是你怎麼知道？

奧西普：我怎麼不知道！

柏拉圖諾夫：兄弟，我是不走的。你來得正好。

奧西普：你要走的……

柏拉圖諾夫：你一切都知道了，一切的事情都給你知道了……你，奧西普，真是

界去……嚇，你這是自己要打死我的還是受了什麼賄的？

奧西普：（伸出四個指頭表示給他看） 哪哪……文格洛奇拿出這個數目，我就把牠

們來給你做一場好事吧！（把鈔票拿出來撕掉）

柏拉圖諾夫： 啊哈……是文格洛奇老人家嗎？

奧西普： 正是他……

柏拉圖諾夫： 爲什麼你把這些錢撕掉了呢？你想表示自己的闊氣，怎的？

奧西普： 我不會表示自己的闊氣，我把錢撕掉，爲的是使你在那一個世界，不會

想着我是爲了錢才把你打死的。

柏拉圖諾夫：（立起來在台上行走）

奧西普： 你怕嗎，迷海懷西力奇驚慌了嗎？（微笑） 你逃呀，你喊呀！我不站在門邊，

我不會把守門口，有的是出路。你出去號召人民，你去說，奧西普來打死人了！

我來打死你的……你不信嗎？（默）

柏拉圖諾夫：

(走到奧西普的身邊看着他) 奇怪! 你微笑幹麼蠢才! (在他的手上打一

下) 不要微笑! 同你說話! 不要作聲! 我捏死你! 我把你捏成粉碎, 惡賊! (忽然離

開他的身邊) 但是……不要恨我吧……對我是不能恨的……我痛苦。

奧西普： 你打我的耳光吧, 我是個壞人!

柏拉圖諾夫： 高興打多少就打你多少! (走到奧西普的身邊打他的耳光) 怎的? 你搖動

嗎? 且慢, 還不是搖動的時候呢, 打到了一百我還要拿鐵棍來加到你這個空

洞的腦袋上去! 你記得麻子費勒喀是怎樣死的嗎?

奧西普： 像狗樣地死去。

柏拉圖諾夫： 哦——哦——哦……你多末可惡, 你這個東西! 我已經準備打碎

你了, 壞蛋! 爲什麼你去殘害人呢, 你這個下賤的靈魂! 你犯了什麼病, 你冒

着怎樣毒恨的火! 他們對你做了什麼事? 吓——吓——吓……你這個惡奴!

(打他的耳光) 害蟲! 我把你……我把你……(突然離開奧西普) 滾出去吧!

奧西普：你吐痰在我的眼裏吧，我是個壞人！

柏拉圖諾夫：吐痰是可憐的！

奧西普：（立起來）可是你敢這樣說嗎？

柏拉圖諾夫：從這裏滾出去，趁我還沒有把你拋在污泥裏去的時候！

奧西普：諒你不敢！你也是一個壞蛋呀！

柏拉圖諾夫：你還要同我說話麼？（走到他的身邊）你似乎是來殺人的吧？呢，殺吧！

我站在這裏，殺呀！

奧西普：我本來是尊敬你的，柏拉圖諾夫先生！我本來認你是個莊重的人物！但

是現在……悲痛地打死你……是的，我必須這樣……你已經壞透了……

爲什麼事情今天年青的女人來找你哪？

柏拉圖諾夫：（在他的胸膛拍一下）殺吧！殺呀！

奧西普：並且在她去了之後還有將軍夫人也來找你，又爲的是什麼事情哪？你

是欺騙將軍夫人的吧？可是你的妻到那裏去了？哪在她們三人中間到底那一個是你最中意的呢？難道你做過這些事情以後還不是一個壞蛋嗎？（突然地衝進他的腳下兩個人同時倒地）

柏拉圖諾夫：滾開！我打死你不是你打死我！我比你強哩！（爭鬥）輕點！

奧西普：你把身體抬起來！不必扭着手！你的手是沒有什麼罪的，爲什麼把牠扭轉來呢？哦還有一句話要拜託你的！你快要到那個世界去了，碰見魏尼且夫老將軍的時候請代我向他表示一個最卑躬的敬禮！

柏拉圖諾夫：放手！

奧西普：（從腰帶裏拔出刀子來）靜點！我殺死了好些人都是一樣的！可是你要強重的人！不想就死！你不要動彈吧！這對於你是不很受用的！

柏拉圖諾夫：（叫喊）手！停！停着……手！

奧西普：你不想死嗎？你馬上就要到天堂裏去了……

柏拉圖諾夫：祇是不要在背上刺，鐵鑄的畜生，你刺進胸膛裏去吧！手放手！奧西普！老婆，兒子……這是刀子在發光嗎？咳！可咒咀的仇恨呀！（桑夏跑上來）

第八場

同上，增桑夏。

桑夏：（跑進）什麼事？（慌叫）迷海！（奔向正在互鬥的人倒他們的身上去）你幹什麼？

奧西普：這是誰？亞力山姐依文娜？（喊着說）留你活一下子！（對桑夏）刀子給你！

你的面前我不刺死他！留他活一下！以後我來刺死他！逃不了的！（跳出窗外）

柏拉圖諾夫：（沉默以後）這樣的鬼……你健呀，桑夏！這似乎是你吧？（呻吟）

桑夏：他沒有傷了你吧？你可以起來嗎？快點！

柏拉圖諾夫：不知道……這個東西是生鐵裏鍊出來的……給我手！（起來）不

要怕吧，我的親人！我還全好的。他僅僅把我壓了一下……

桑夏：他是一個怎樣壞的人呀！我是對你說過的呀，叫你不要觸動他！

柏拉圖諾夫：睡椅在那裏？哦，你還看什麼呢？你的負心漢還活着呢！難道你沒有

看見嗎？（躺在睡椅上）多謝你進來了，否則你要成爲小寡婦，我要成爲死人了。

桑夏：靠到枕頭上面來吧！（把枕頭放在他的頭下）這樣好了！（坐在他的腳邊）都沒有痛

嗎？（歎）爲什麼你把眼睛閉攏來？

柏拉圖諾夫：不，不……我就是這樣的……你回來了嗎，桑夏回來了。我的寶貝！

（吻她的手）

桑夏：我們的可拉病了！

柏拉圖諾夫：他怎麼樣？

桑夏：這樣地咳嗽、發熱、發疹……已經兩夜不睡并且吵鬧……也不吃，也不喝

……（哭）他氣喘得很厲害，迷海！我爲他害怕呢……我這樣地怕并且夜裏

夢兆很不好……

柏拉圖諾夫：你的兄弟看看怎麼樣哪？他是個醫生呀！

桑夏：他怎麼樣？難道他會同情的嗎？他在四天以前到房裏來過一分鐘，打一個

圈子就出去了。我對他說起可拉的病，可是他蹙一蹙眉毛，是的打了一個呵

欠……說我傻……

柏拉圖諾夫：這也是一個懶人！他就是自己有病的時候也祇是打呵欠的，并且

自己有病的時候也會出去的！

桑夏：怎麼辦呢？

柏拉圖諾夫：等着吧……你現在是在父親家裏住嗎？

桑夏：是。

柏拉圖諾夫：他怎麼樣呢？

桑夏：沒有怎樣。在自己的房間裏走來走去，抽抽煙，是的要準備來找我。我受了

驚慌去找他的時候，可是他卻在那裏推測我怎樣……我們同你怎樣怎樣

……我們對可拉到底有什麼法子呢？

柏拉圖諾夫：不要作急吧，桑夏！

桑夏：怎麼不作急呢？他要死了，這怎麼對得起上帝，到那時候我們打算怎麼樣呢？

柏拉圖諾夫：哦……上帝不會在你的手裏把我們的小孩子奪去的！爲什麼要處罰你呢？難道是因爲你嫁上了一個懶人嗎？（默）桑夏，你撫養我的小小的人兒吧！你給我把他撫養起來，我在一切的神靈面前向你發誓，我要使他長大成人，我指示他的出路，我教他怎樣把我的以及我的祖先的罪惡生命救出來！我整天整夜地來教育他……他的每一步都會是你的快樂！向這大前程走着的尼可拉迷海樂夫柏拉圖諾夫！他不必姓這個可憐的柏拉圖諾夫了！需要把他改一個姓才好……論做人，我是個庸人，無用的人，但是論做父親，我將要做一個偉大的父親！你不要爲他的命運擔憂吧！啞啃我的手！（呻

吟)我的手痛呢……那個惡賊把牠壓得很厲害……牠怎麼樣了(看自己的手) 紅起來了……鬼跟着牠的……這樣的,桑夏,你將來同兒子會幸福的!你笑吧……我搔着了你的母性自愛的心理啦……你笑吧,我的金子!可是現在你哭嗎?爲什麼哭呢?不要哭吧,桑夏!(抱着她的頭)你回來了……可是爲什麼出去了昵?不要哭,小鼯鼠!爲什麼要流眼淚呢?你知道我是愛你的呀,小女子!我十分地愛你,我的偉大的葡萄酒哦,你怎麼樣哪?你要原諒我呀……

桑夏: 陰謀完結了嗎?

柏拉圖諾夫: 陰謀這是什麼話,小婦人?

桑夏: 還沒有完結嗎?

柏拉圖諾夫: 你怎麼說的?沒有什麼陰謀,可是有了一點蠢的事情,你不要爲這

點蠢事很不安吧!如果牠還沒有完結,也就會很快地……完結!

桑夏：到底什麼時候呢？

柏拉圖諾夫：你要想，這是很快的！桑夏，我們很快地就要照舊生活了！一切新的，都任牠們死滅了吧！一切困人的，有害的……你不要相信這種結合是永固的，像我不相信的一樣！牠不會頑固地延長下去……在她一開始冷淡下來的時候。她自己就會帶着戲弄的與痛苦的心情看待這種結合。莎菲對於我還沒有到這種時候。在莎菲沸騰着的熱情在我是已經老早沸騰過了；在她看來是感動得要流眼淚的，在我就沒有戲笑是不能看的……她對於我沒有到了結的時候……（歎）相信我吧？莎菲不會長久地做你的敵手……

桑夏，你怎麼樣哪？

桑夏：（立起來並且發抖）

柏拉圖諾夫：（揮起）桑夏！

桑夏：你……你同莎菲，你不是同將軍夫人嗎？

柏拉圖諾夫：你是第一次聽見這件事情嗎？

桑夏：同莎菲嗎？……卑鄙……下賤……

柏拉圖諾夫：你怎麼樣了？失色，發抖……（呻吟）你不要恨我吧，桑夏！我的手痛，

可是你還……難道這……這對於你是新的消息嗎？你是第一次聽見嗎？

你那時候是為什麼事情出去的呢？難道不是為莎菲嗎？

桑夏：同將軍夫人已經是這樣不可忍受的了……還同有夫之婦嗎？！下賤呀，罪

過呀——我夢想不到你會做出這樣醜惡的事情來！上帝要懲罰你的，沒良

心的人呀！（走向門邊去）

柏拉圖諾夫：（沉默以後）你怒了？你到那裏去？

桑夏：（在門口停住）上帝給幸福……

柏拉圖諾夫：給誰？

桑夏：給你和莎菲賢格樂娜！

柏拉圖諾夫： 下流的浪漫史你是讀過了的呀，桑夏！我對於你還是一個「您」

呀！我們已經是有小孩子的人了，我總算還是你的丈夫呀！如果說幸福呢，我也用不着什麼幸福！你不要走吧，桑夏！你這樣地出去，我們算不定會永遠訣別了呢？

桑夏： 我不能不走！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柏拉圖諾夫： 你不能不走嗎？

桑夏： 我的上帝……難道這就是真理嗎？（兩手抓住頭髮，雙膝跪在地上）我……我

不知道怎麼辦呀……

柏拉圖諾夫： 你不能不走麼？（走到她的身邊）隨你的意志好了……還是留着吧！

爲什麼這樣地叫喊呢，傻女子！（獸）啊，桑夏，桑夏……我的罪惡是深重的，但難道就已經是無可饒恕了嗎？

桑夏： 你自己饒恕自己嗎？

柏拉圖諾夫：哲學的問題！（在她的頭上接吻）你留着吧……我認罪啦！我在你的面前懺悔……我沒有了你就祇有醉酒，骯髒，受奧西普的欺侮！我挽留着的是一個看護婦，而不是我的妻！你們婦人真是些奇怪的人！桑夏，你是一個蠢女子！如果你能夠給奧西普這樣的壞人飲食，如果你能夠不管貓狗的安靜，本着自己的慈悲心腸爲自己的敵人讀聖母的讚美經一直讀到半夜，那末你怎樣值得把自己的在罪惡裏面懺悔着的丈夫丟棄了，爲什麼你要成爲執行死刑的人呢？留着吧，桑夏！（擁抱她）沒有保姆我是不能生活的！固然我是一個壞蛋，我把別人的老婆奪來了，我做了菲莎的情人，並且我還會是將軍太太的情人，我是個多妻主義的人，在家庭的觀點上看來我是一個大騙子……：在罪惡裏輾轉着的壞蛋！但是有誰個會這樣地愛你，像我這樣地愛你呢？有誰能夠估計你是這樣一個寶貴的女子，像我所估計你的一樣呢？你打算吃誰的飯，喝誰的湯呢？如果你出去，這種吃飯喝湯的權利你是可以得到

的，這是你本分的要求。但是……（把她抱起來）有誰會這樣地擁抱你呢？沒有我是可能的嗎，我的金子？

桑夏：我不能放了我吧！我絕望了！由你開玩笑吧，我已經絕望了！（脫出他的懷抱）

你知道嗎，我這不是開玩笑的！別了！我不能同你活在一起！現在一切的人都認識你是個下賤的人了！上帝呀，我到底怎樣辦？！（慟哭）

柏拉圖諾夫：你去吧，上帝保佑你！（在她的頭上接吻，躺在睡椅上面去）我知道了。

桑夏：你把我們的家庭打碎了……你可以幸福地安心地生活了……在這個世界上我的幸福是沒有的了，並且是沒有誰個……（坐下來）你做了什麼事情哪，迷海？（立起來）你做了什麼事情哪？你現在用不着再把我留住……告別了吧……（慟哭）

柏拉圖諾夫：你見上帝去吧！

桑夏：別了！你不要再看我了！不要去找我們……可拉將來會由我的父親送來

給你的……上帝饒恕你，猶如我現在饒恕你一樣！你把我們的生活毀滅了！

柏拉圖諾夫： 你去嗎？

桑夏： 去……好的……（在柏拉圖諾夫的面龐上凝視了幾分鐘退場）

第 九 場

柏拉圖諾夫與魏尼且夫。

柏拉圖諾夫： （獨自） 哦，新生活的開始到底是爲了誰個呢？痛呀！我的一切都完

了……我的靈魂出走了！我的上帝！（咬著枕頭）桑夏——一隻小牝貓；一隻小

臭蟲，這樣的小東西也竟會有那末的勇敢，這樣的小東西……也竟會靠着

什麼神聖的力量有權利向我投石頭！可咒咀的事件呀！（躺於睡椅上）

魏尼且夫： （進場在門口站着）

柏拉圖諾夫： （沉默以後） 這是悲劇的結局還僅僅是滑稽劇的開幕呢？（看見了魏

尼且夫馬上把眼睛閉攏來屏着氣息)

魏尼且夫：(走到柏拉圖諾夫的身邊)柏拉圖諾夫(默)你不是睡……我這是從你的

臉上看出來的……(坐在他的旁邊)我不想，你會……睡着的……

柏拉圖諾夫：(立起來)

魏尼且夫：(立起來在窗口望着)你害死我了……這你知道嗎(默)我感謝你……

我怎麼樣呢？讓上帝保佑你。事情會弄到這步田地……(哭)

柏拉圖諾夫：(起來慢慢地走到房間的一角去)

魏尼且夫：在命運裏得到了一次賞賜……就這樣地被人奪去了！他缺少他的

才智、他的美麗、他的偉大的心情，還需要把我的幸福奪去填補吧！奪去了……

……可是我呢？我怎麼辦呢？我沒有什麼……我就是這樣活該受苦，沒有遠智，

婦人似的，極微末的一類人，觸怒了上帝……結局是怎樣呢？很明顯的：即使

不會死在悲鬱裏，也會成爲一個神祕的人。性情懶惰，偏向神祕主義，執迷不

悟……給朋友害了！

柏拉圖諾夫：從這裏離開！

魏尼且夫：等一下……本來想叫你去決鬪的，可是一進來祇有哭泣……我回去。
去。（歎）我已經完全絕望了嗎？

柏拉圖諾夫：是的。

魏尼且夫：（嗚咽）這……很明顯的……（慟哭）你在咒我呀……

柏拉圖諾夫：離開這裏！我請求你出去！

魏尼且夫：等一下……我在這裏幹什麼呢？（走到門邊）我在這裏幹不出什麼來……（歎）把她還給我吧，柏拉圖諾夫！請你發些慈悲吧！你知道她是我的呀！

柏拉圖諾夫：這對於你也有幸福的！請救救我吧，親愛的人！
（慟哭）她是我的呀！我的呀！你知道嗎？

柏拉圖諾夫：（走到睡椅旁邊）出去！我自殺……我拿名譽來發誓！

魏尼且夫：不必……上帝與你同在！（搖著手出去）

柏拉圖諾夫：（痛擊自己的頭）唉！不幸的！可憐的！我的上帝！上帝可咒地把我拋棄

了！（慟哭）由人羣裏面滾出去吧。害蟲！我對於人們已經成爲一個不祥的人

了，人們對於我也成爲不祥的了！從人羣裏面滾出去吧！打，打，打，可是都是沒

有打死了誰個！在每一張桌子下面，在每一架櫥子下面都坐着兇手。面目猙

獰地想殺人！你們來殺呀！（擊自己的胸膛）來殺呀，趁我還沒有打死自己的時

候！（衝到門邊）你們不要打我的胸，要把我的胸膛剖開！（叫喊）桑夏！桑夏！上帝呀！

（門開處格拉戈列夫第一走進來）

第十場

柏拉圖諾夫，格拉戈列夫第一，繼增格拉戈列夫第二。

格拉戈列夫第一：

（頭上纏着綳帶拄着拐杖進來）

你在家嗎，迷海，柏拉圖諾夫很快

樂……我來驚動你啦……但我不會叨擾你很久，我馬上要回去的……

(歌) 我問你一個問題，你給我答覆了我就回去……你怎麼的，迷海懷西力奇。你的臉上沒有神色，你的身體搖動，你發抖……你怎麼的？

柏拉圖諾夫：我怎麼呢？我該是醉了或者是靈魂出竅了！我醉了……醉了……我醉得頭昏顛倒了！

格拉戈列夫第一：(轉在一邊自語) 我來問他醒的人藏在心裏的事到醉了的時候口裏就會吐露出來。(轉向他) 問題是奇怪的，或許還是蠢的，但是上帝的歡心，你給我答覆，迷海懷西力奇！這個問題對於我是性命問題！我相信你會給我答覆的，因為我知道你是個最善良的人……讓我的問題在你覺得是奇怪的、妄誕的、愚蠢的、甚至對於你還會是無禮的吧，但是上帝的歡心……給我答覆吧！我處在恐怖的境地！我們共同認識的女朋友……你她知道她的……在人類的思想上說來我認她是一個完人的……安娜彼得樂娜魏

尼且娃……（扶着柏拉圖諾夫）你不要昏倒，上帝的歡心！

柏拉圖諾夫： 你去吧！我永遠認你——認你是個蠢的老頭兒！

格拉戈列夫第一： 你是她的朋友，你知道她的底細猶如知道自己的五個指頭

一樣……她或者會使我黑暗，或者會使我光明……她是個端莊的婦人嗎，

迷海懷西力奇？她……她有權利做忠厚人的妻嗎？（默）我……我不

知道用什麼方式提出問題……你了解我的意思就好了！上帝的歡心！請你

對我說吧，她怎麼樣……

柏拉圖諾夫： 在這個世界上一切都是卑鄙的、下賤的、惡濁的一切……卑鄙……

……下賤……（失了知覺，順着格拉戈列夫第一的身體倒在地上去）

格拉戈列夫第二： （進場）你在這裏幹什麼？我真是夢想不到！

格拉戈列夫第一： 一切都是卑鄙、醜陋、下賤……一切，在這裏面的意思也有她

啦……

格拉戈列夫第二：（看着柏拉圖諾夫）父親，這柏拉圖諾夫是什麼一回事？

格拉戈列夫第一：醉了作嘔……是的，卑鄙、醜惡……（哭）這刻薄的、無情的、刺

骨的真理呀！（歎）到巴黎去！

格拉戈列夫第二：什麼？到巴黎去……巴黎去什麼事情你到巴黎去？（大笑）

格拉戈列夫第一：滾着，像這樣地滾着！（指柏拉圖諾夫的身上）

格拉戈列夫第二：你滾——到巴黎去？

格拉戈列夫第一：到別個場合裏去找幸福！夠了！在這裏已經玩夠了滑稽的把

戲，把自己的理想弄模糊了！再沒有什麼信仰，什麼愛情了！沒有人了！去！

格拉戈列夫第二：到巴黎去？

格拉戈列夫第一：是的……如果是犯法，就犯法在外國，可不是在祖國！趁還沒

有腐爛的時候，去嘗試一下人生的趣味吧！要拜兒子當先生！一同到巴黎去！

格拉戈列夫第二：這就對啦，父親！你從前教我念書，我現在就來教你生活吧！我

本 劇 名 未

們去呀！
(退場)

第四幕

早晨。魏尼且夫將軍未死時的房間。兩扇門，古式的器具，波斯氈，花盆，牆壁掛着步槍、手槍、短劍（高加索的出品）等等。家廳的照相。克利洛夫，普希金與古格利的牛身塑像。棚架，裏面擺着鳥類的標本。櫃子，裏面裝着書籍，上面堆着荷管、匣、棒棍，以及武器的零件等等。寫字檯，上面放着紙、張、畫片、小彫刻與小武器。

第一場

莎菲與巧姐。（進場）

巧姐：什麼地方都找不到他呢，奶奶！

莎菲：你到那裏去找他？

巧姐：祇要可以去的地方，都去找了……小學裏屋角都尋穿了。門與窗都開在那裏，可是沒有他。……藏冰室裏也找過了……大胖子在藏冰室的近旁坐着，我問他有沒有看見……可是他說，沒有看見。我想，是到森林……

莎菲：牧師那裏去過嗎？

巧姐：去過了。牧師父親說，他們已經整整一個禮拜沒有看見迷海懷西力奇了。助祭師那邊也去過，亞列馬克力奇那邊也去過，書記那邊也去過，可是都說不知道。我想，是到森林裏面散步去了……我就走到森林裏面去……尋，尋……

莎菲：你不要作急！你說確切點！

巧姐：會出了什麼不好的事情哩，奶奶！門與窗完全開在那裏，房間裏亂七八糟，

一場糊塗……門上的鉸鏈都脫落了……會發生了什麼不好的事情哩，奶奶不久以前自家的雌鷄發過雄鷄的鳴聲呢！

莎菲：那末你想是什麼呢？

巧姐：我什麼都不會想，奶奶。我能夠想什麼呢？我知道發生了什麼不好的事情啦！或者迷海懷西力奇是完全走脫了，或者他是尋短見去了……他，奶奶，他的性子很急！我知道他已經兩年了……

莎菲：不會的……你到村裏去尋過嗎？

巧姐：尋——過了……什麼地方都沒有他……我足足走了四個鐘頭……

莎菲：（坐下來）怎末辦呢？到底怎麼辦呢？（歎）你相信這裏到處都沒有他嗎？你相信是這樣的嗎？

巧姐：我不知道，奶奶……出了什麼不好的事情啦……不久之前我的心跳呢！你放棄了吧，奶奶！罪過的呢！（哭）西耳其泡洛奇少爺怪可憐的……這末一

個美男子，可是現在成了什麼樣兒呢？這兩天因為心境不好就變成一個傻相公似的！再說迷海懷西力奇老爺吧，也是可憐……他本來是個頂快活的人，他的快活是沒有失落過的，可是現在也變成了鬼的樣兒……你放棄了吧，奶奶！

莎菲：放棄什麼？

巧姐：情人呀。這有什麼味兒呢？這祇是倒霉罷了。并且你也可憐。你現在成了什麼樣兒哪？你瘦了，也不吃，也不喝，連睡也不睡，祇是打咳嗽……

莎菲：你去，姐巧，你再去找！或許他現在已經在小學裏了。

巧姐：等一下……（歎）你還是躺着睡吧……

莎菲：你去吧，巧姐，再去找！牧師父親那裏也去找找看，仔細地去找找看……你去嗎？

巧姐：（在一邊自語）你並不是找男人！（尖銳的泣聲）我到裏那去找呢，奶奶？

莎菲：我想睡。我整整一夜沒有睡。你不要這樣高聲地喊吧！出去！

巧姐：我知道了……你最好還是這樣地保養着自己的身體吧！你到自家房裏去，是的，到床上去躺躺！（退場）

第二場

莎菲，繼增，魏尼且夫。

莎菲：可怕！昨天說過實話在十點鐘到小房子裏來的，可是不會來……我等他一直等到天亮……這實話！這情人！這個旅伴！好吧！不愛也好……免得受這種痛苦……我這樣地愛他，如女人所能夠愛的愛他！我愛上了他的一切缺點……可是他！（歎）哦，不……他愛我的……碰到了什麼事情……或許是監督有什麼事情叫他到城裏去了……不，不……昨天不來，今天會來……

（立起來）

魏尼且夫：（進場）我去躺下來睡一下子……在夢裏會可以碰見什麼的。

（看見了莎菲）你……在我這裏？你在我的房裏？

莎菲：我在這裏？（看着四圍）哦是的……但我這是無意地進來，我自己不曾覺得

……（走向門口去）

魏尼且夫：停一分鐘吧！

莎菲：（停步）哦？

魏尼且夫：請給我兩三分鐘吧……你可以在這裏再留個兩三分鐘嗎？

莎菲：你說呀！你想說什麼話？

魏尼且夫：過去那時候，那個我們在這個房子裏彼此還未成爲異己的時候……

莎菲：過去。

魏尼且夫：請你原諒，我說得太支離了。你要出走嗎？

莎菲：是的。

魏尼且夫：哼……快了嗎？

莎菲：今天。

魏尼且夫：同他？

莎菲：是的。

魏尼且夫：但願你們幸福！（歎）好幸福的來源！貪戀肉慾就有別的不幸……別的不幸時常或者還有什麼幸福的！可是這已經陳腐了……新的謊語比新的真理更中聽……上帝與你同在！你活着吧，如你所知道的去活吧！

莎菲！你想說什麼話。

魏尼且夫：難道我默不作聲嗎？哦是的……這就是我想說的話。我想在你的面前成爲一個完全純潔的人，我不想勉強你，因此我請求你原諒我昨天那種舉動。昨天晚上我對你說得太無恥了，太失禮了，我侮辱了你……請你原諒

吧……你原諒我嗎？

莎菲：我原諒……（想走出去）

魏尼且夫：你停一下吧，你再停一下呀，我還沒有說完呢！我還要說點什麼的。

（長嘆）我是個狂人，莎菲！沒有力量承受這個非常的打擊……我是個狂人，但是還有完全的知覺……在我的頭上瀰漫着的濃霧裏，在那沉沉重重、重重沉沉的黑漆一團中閃耀着的一點，光明我是完全知道的……如果去了我的這一點，那末就是我的完全沒落。這我都是知道的……（默）我現在站着的是在自己的房裏；在這個房裏當日住着我的父親，就是那聲威顯赫的陸軍少將魏尼且夫，佐治大帝的衛士，一個偉大的、光榮的人！人們祇看到他的污點，祇看到他怎樣地殺戮與蹂躪，可是他怎樣地被人殺戮與蹂躪就沒有誰個想看了……（指到莎菲的身上）這是我的放蕩的妻……

莎菲：（想出去）

魏尼且夫：站住！讓我說完！我說的蠢話，但是你要傾聽！你知道這是最後一次呀！

莎菲：你一切都說過了……你還能夠說什麼呢？要分離了，何必再說呢？你想證

明我在你的面前有罪嗎？請不用費心吧！我知道，我知道人家會怎樣談論我

自己……

魏尼且夫：我能夠說什麼？啊哼莎菲，莎菲你一點都不知道！一點都不知道，否則

你就不會這樣不遜地看我了！這真不是你的智力所能夠想像得到的！任你

怎樣地窮思迴想！你知道，昨天發生了什麼事麼？昨天我幾乎還沒有把柏拉

圖諾夫打死哩！幾乎不曾殺死他！如果他沒有睡醒，我就把他殺死了！用尖刀

把他殺死，猶如強盜殺死睡夢的、沒有武器的人一樣！

莎菲：幾時？

魏尼且夫：昨晚！他看見了！

莎菲：（坐下來用手蒙著臉）你這是爲什麼的？

魏尼且夫：我想殺死他！爲的是他把我的妻奪去！我不想對他讓步，我不會白白地由他把你佔去！如果他沒有睡醒，我就用那把可咒的短劍刺死他了！我的靈魂是受着怎樣的鞭笞呀，這是多末可怕呀！（雙膝跪在莎菲的面前）你做的什麼呢，莎菲？你把自己同我拋到那裏去？上帝的歡心，你憐憫這個吧！我要死了，我的神經錯亂了！同我留在一塊兒吧！我打算忘記一切，容忍一切……我將做你的奴隸，我將愛你，我將……拿從來沒有人有過的愛情來愛你！我使你幸福！你將在我這裏過着幸福的日子，猶如一個女神！他不會給你幸福的！你跟着他就害了自己，并且也害了他，害了柏拉圖諾夫，莎菲！我知道你是不能勉強的，但是請留着吧！你再會快樂起來的！你不會這樣的臉無神色，這等地不幸的！我再會做人，柏拉圖也再會到我們這兒來的！這雖然是烏托邦，但是……你留着吧！回心轉意吧，還不遲呢！柏拉圖諾夫是同意的……我知道他……他不愛你，祇是你這樣地……送給他，於是他就得拿了去……（立）

起來) 你哭嗎!

莎菲: 你不用把這些眼淚歸到自己的賬裏去! 或許柏拉圖諾夫是同意的……

由他去同意吧! (鏡壁) 你總是一個下流的人! 柏拉圖諾夫在那裏?

魏尼且夫: 我不知道他在那裏。

莎菲: 你不用強迫我! 你停止吧! 我鄙視你! 走開! 柏拉圖諾夫在那裏? 下流的人……

……他在那裏? 他給你的刀子嚇走了嗎? 他不會走的! 我鄙棄你!

魏尼且夫: 爲什麼?

莎菲: 在他睡着的時候你既然想把他殺死了, 那末當他醒的時候你爲什麼

又不殺他呢? 你是偷殺的嗎? 醒的比睡的要來得危險嗎? 他在那裏啊?

魏尼且夫: 我給他錢, 他就答應我走了。如果他實行自己的謊言, 那末他是已經

走了的。

莎菲: 你收買他? 你撒什麼謊?

魏尼且夫：我給他一千盧布他就把你撇開了。哦，說謊！這都是我說謊的！他活着并且健着，這個可咒的柏拉圖諾夫！你去跟着他吧！你去同他接吻吧！我不會收買他！難道有了你……他就會幸福嗎？這個會是我的妻，我的莎菲……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就是到此刻我還是不信呢！你同他還是屬於柏拉圖學派的？你們還沒有打成一片嗎？

莎菲：我是他的妻，他的愛人，你怎樣！（想出去）爲什麼糾纏我？我沒有時間聽廢話……

魏尼且夫：站着，莎菲！你是他的愛人？這是什麼話？虧你這樣大膽地說出來！（把她的手拉住）你能夠嗎？你能夠嗎？

（安娜上場）

莎菲：停止你的吧。（退場）

第三場

魏尼且夫與安娜。

安娜：（進場在窗口望着）

魏尼且夫：（揮着手）拉倒了！（默）那裏有什麼事？

安娜：奧西普打死了一個人。

魏尼且夫：已經打死了嗎？

安娜：是的……在井邊……看見嗎？那就是！

魏尼且夫：（看着窗外）為什麼？他還是這個樣子。

安娜：兒呀，新的消息你聽見了麼？據說，柏拉圖諾夫匿跡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還有信，你讀過了嗎？

魏尼且夫：讀過了。

安娜：家運衰了！這是你喜歡的吧？破產啦……上帝給的，上帝又收回去了，落空

了……這就是你所誇言過的商業把戲呀！都是因為輕信格拉戈列夫的緣故……他答應了把我們的產業買去，可是沒有做成功交易……僕人說他

已經到巴黎去了……這個老奸巨猾還有那末多的老興……如果沒有他，

我們在銀行裏付點輕微的利息就好啦……（嘆）在這個世界上不應該相

信敵人的友情，祇要這一件事就足夠證明他對於我們的友情是怎樣的了！

魏尼且夫：是的不應該相信朋友！

安娜：還有什麼祖業呢？你現在打算怎麼辦呢？你到那裏去做點事情嗎？上帝給

我們的祖業，到了你的手裏就拿回去了……沒有一點什麼留給你了……

魏尼且夫：我都是一樣的。

安娜：不，不會都是一樣的。你打算吃什麼呢？我們坐下來詳細談一談吧……

（坐下）你怎的這樣沉悶……你幹什麼哪？同老婆分離是可憐的，你到底爲

什麼呢，我的孩子？你不要任性吧……這是沒有意義的，你要做一個聰明的
人，西耳！首要的事情——頭腦要冷靜。

魏尼且夫：你用不着注意到我吧，姆姆！你還談得到我的什麼事情嗎？你自己
坐正一點……你首先要安慰安慰你自己，以後再來說我，再來安慰我。

安娜：哦……不是說女人的話……女人的問題永遠是放在末位的……首要
的事情要你的頭腦冷靜！你已經失去了你曾經有過的，可是重要的不在於
曾經有過的，而是在怎樣的前進。你整個的生命在前進，你有美好的、有力的、
男性的生命！你還用得着悲嘆幹什麼呢？你去高級中學或者初級中學裏擔
任功課，去開始工作……你是我的好孩子。你是這樣有希望的一個語學家，
你一點用不着憂慮什麼不好的事情，你很有把握，溫雅的新婚郎君……祇
要你願意，你是大有發展的！你是我的聰明孩子，我的兒！你不要同新婦吵嘴
……你結婚還不久，怎的就夢同她吵嘴呢……爲什麼你不對我說呢，西耳

其?
你的精神痛苦,但總不肯說出來……你們中間發生了什麼事情哪?

魏尼且夫: 不是發生,已經是分離了。

安娜: 怎麼的或許你瞞我吧?

魏尼且夫: (嘆) 非常的不幸事件降到我們的家裏來了,媽媽安娜! 爲什麼我一

直到現在都沒有對你說呢? 不知道! 我一向在祈望着,是的并且也怕說……
我自己也僅僅在昨天早上才知道的……還談什麼財產,我是鄙棄財產
了!

安娜: (笑) 爲什麼你怕我呢! 難道我對你發怒過嗎?

魏尼且夫: 你笑! 等着吧,這還不是可笑的呢!(歎) 她對我變節了……我很光榮

地自認一個頭戴綠巾的男子!

安娜: 怎樣的醜事,西耳其! 你說怎樣的蠢話! 說這樣奇怪的東西也不想一看看

才說! 你真是個奇怪的人! 有時候聽到這樣的東西,簡直耳朵都會掉下來的!

戴綠頭巾的男子……你不知道這是什麼意義……

魏尼且夫：我知道，姆姆！不僅在理論上並且在實質上都領會過了！

安娜：不要污蔑自己的妻，傻子……

魏尼且夫：我在上帝的面前對你發誓！（默）

安娜：奇怪……你說出不應該說的東西。你胡說！你不能這樣的！這裏，是魏尼且夫的府第！

魏尼且夫：是的，在這裏，在我們可咒的魏尼且夫的府第！

安娜：哼……是的，在我們這裏，在這個可咒的魏尼且夫府第，有誰個腦筋裏面會飛進了這末一個不可能的思想，想把綠巾戴到你這貴族的頭上來呢？
全不會有這樣人的！難道是少格拉戈列夫嗎？這是個疑案。但格拉戈列夫已經同我們斷絕往來了，你的莎菲在這裏沒有誰個搭配的，你的疑心病太重了，親愛的！

魏尼且夫： 柏拉圖諾夫！

安娜： 柏拉圖諾夫什麼？

魏尼且夫： 是他！

安娜： （立起來）蠢話是可以說的，但是像你現在所說的這樣蠢，聽起來實在是耳

朵會爛掉的規矩是需要知道的！你蠢得令人忍無可忍了！

魏尼且夫： 假使你不信，你去問她，你最好還是去問她本人！我自己也從來不想，

并且現在還是不想這樣相信，但是她明天就要走了，把我丟棄了！這不由着

你不信呀！并且是他同她一道走呢！難道你始終還沒有看到，我白天裏走着

看着却像一頭死貓嗎？我沒落了！

安娜： 不會這樣的，西耳其！這是你的幼稚無知與幻想！相信我！這決不會有的！

魏尼且夫： 相信我！她今天就出走！你相信吧，她在最近的兩天內完全向我證實

了她是他的情人！這是她親口說的！這樣的事情，是誰也不能相信的，但是事

情的發生會超出一切的願望并且超過一切人的力量使你不得信！

安娜：我記起了，我記起來了……現在我一切都懂得了……拿椅子來，西耳其！

哦，不需要……原來如此！……來，來，來回想一下，儘可能地把所有的事情都回想出來……（默）

（布格洛夫上場）

第四場

安娜，魏尼且夫，與布格洛夫。

布格洛夫：（進場）你們平安呀！你們休息日平安呀！你們生活平安呀！

安娜：哦，哦，哦這多末可怕呀！

布格洛夫：細雨紛紛，可是天氣却熱鬧……（揩着額頭）噓……你們熱嗎？你們還

沒有達到熱的程度或者是已經熱過了……你們健嗎？（默）我爲了那種事

情，特地到你們這裏來的，就是昨天做的那一種交易，這想必你們是很明白的，可是這件事情，對於你們，自然，會稍微（笑）有點覺得為難的。可是我……可是請你們不要怪我，請原諒我！這不是我購買你們的產業！購買這個產業的是阿婆拉磨阿婆拉磨奇，我祇是出個名義……

魏尼且夫：（兇猛地按鈴）鬼把他捉去……

布格洛夫：是這樣的呢，你不要以為是我呢，這不是我呢……我僅僅出一個名義呢！（坐）

雅可夫：（進場）

魏尼且夫：（對雅可夫）我對你們這些奴才、賤種、（打咳嗽）壞蛋，說過多少次，沒有通報不要放誰個進來！你們這些畜生都要造反了！（把鈴子丟到桌上去）滾出去！
賤的奴才……（在房裏行走）

雅可夫：（登一登眉退場）

布格洛夫：

(咳嗽)

僅僅是用我的名義…… 阿婆拉磨阿婆拉磨奇叫我轉告你

們，他說，你們可以隨你們的意思再住幾天，就是住到聖誕紀念日也得……

祇是有點不便當，因為這座房子有些地方要修理一下…… 可是他不想擾

亂你們。如果有必要的時候請你們搬到小棚裏去暫住一下…… 那裏房間

很多祇是太擠了一點…… 他還吩咐我問你們願意不願意把那座鑛山也

出賣給我，即是說，你們肯不肯把牠轉到我的名義上來？ 安娜彼得得樂娜，你

不是願意現在就把你們的鑛山出賣呢？ 我們給你很好的價錢……

安娜： 不…… 我不把鑛山出賣給什麼鬼！ 你要收買鑛山拿什麼東西給我呢？ 孽

錢嗎？ 你把這些孽錢留給己用吧！

布格洛夫： 阿婆拉磨阿婆拉磨奇還給我命令轉達給你們說，如果對於你們不

會有什麼不利，安娜彼得得樂娜，你就把自己的鑛山出賣給他，抵銷西耳泡洛

奇以及他的亡父老將軍班文伊文奇的債款，那末他就把字據撕掉，我也把

那張字據撕掉……嘿——嘿……你知道，這是朋友對朋友說交情……至於銅錢，那是另一回事情……這是商業上的事情！這討厭的事情！我那張字據呢，我是……我是從彼得林那邊買過來的……

魏尼且夫：我不願意任何人把什麼財產的名義加到我的頭上來！這是她的財產不是我的！

布格洛夫：或許你是捨不得把家財出賣。

魏尼且夫：我永不想同你說話！（揮着手）你想怎樣就怎樣去做吧！

安娜：請你原宥我們吧，且馬非戈支奇對不起……請你出去！

布格洛夫：遵命遵命……（立起）那末請你們不要焦心吧……在這裏還可以

住到聖誕紀念日。我明天或者後天搬進來。祝你們過着好日子！（退場）

安娜：明天我們就要搬出這裏了！是的，我現在才想到……柏拉圖諾夫，他想必就是爲了這件事情到城裏去了！

魏尼且夫：隨他怎樣想，就怎樣去做吧！讓一切都被他們拿去！我已經沒有老婆，

我什麼都不要了！沒有老婆了，媽媽！

安娜：是的，你再沒有老婆了……但是他在這個蠢婦莎非的身上找出什麼來

呢？他在這個醜女的身上找出什麼來呢？他能夠在她的身上找出什麼東西

來呢？蠢漢是多末沒出息的東西呀！他們的特長祇會引誘一切傻的女子：

：你能夠看到什麼呢，男子漢？你的眼睛那裏去了？真是個泥塑木雕的人！一

直潑泣到這個時候了，還絆不住睡在自己脚下頭的老婆！這算得一個什麼

男子漢！你祇是一個小孩子！你連討老婆都像小孩子開玩笑似的，這末傻頭

傻腦！你們兩個都是什麼鬼也不行的，一個你，一個你的柏拉圖諾夫！這都是

夠資格丟棄了的東西！

魏尼且夫：現在已經是毫無救藥的了，你就是責備我也沒有什麼用。她已經不

是我的「她」，他呢，也不是你的「他」了。你還要說那末許多幹麼呢？請饒

了我吧，媽媽！你不要在我的身上找出息吧！

安娜：那末怎麼辦呢？是，要去做點什麼事情呀！要救人呀！

魏尼且夫：救誰呢？需要救的祇有我……他們正在享福哩。（嘆）

安娜：且慢談你的邏輯！要救的是他，倒不是你！柏拉圖諾夫不愛她的！這你知道

嗎？他給她蒙蔽了，猶如有時候給自己的傻氣蒙蔽了一樣！他不愛她的！我

使你確信！她對你說過什麼？你爲什麼默不作聲？

魏尼且夫：她說，她是他的情人。

安娜：她是他的傻瓜，可不是情人！你鎮靜，或許還有救藥的……柏拉圖諾夫僅

僅是爲了接個吻，或者在握手的時候開一下玩笑。還沒有到結合的時候！我

相信是這樣的。

魏尼且夫：到了！

安娜：你什麼都不懂！

(蓮可娃上場)

第五場

魏尼且夫,安娜,蓮可娃。

蓮可娃: (進場) 哦你在這裏! 你好呀! (手伸給安娜) 祝你康健,西耳其泡洛奇! 啊哈,

你就是表示一下自己的客氣也不會請你原諒吧,我似乎冒犯你了……客

人來得不合時,是壞……壞……這怎末說呢?是個壞韃靼。哦是的……我在

你們這裏祇需要一分鐘……你就這樣不表示客氣! (笑) 我來對你說話,安

娜彼得樂娜……請你原諒,西耳其泡洛奇,我們是談祕密的…… (拖安娜拉

到一邊去) 你讀這個 (遞給她一封信) 這是我昨天接到的……你讀下去吧!

安娜: (很快地讀信) 啊……

蓮可娃: 我,你知道嗎,我到法庭去控告過了…… (頭垂到她的胸前) 你去找他來,

安娜彼得樂娜！讓他到這兒來！

安娜： 你這是爲什麼呢？

蓮可娃： 我想看一看，他的臉色現在是怎麼樣了……他的臉色現在是變得怎麼樣了？去找他來吧！我懇求你！我想對他說兩句話……你不知道，我惹起了什麼事，我惹起了什麼事呀！不要聽，西耳其泡洛奇！（低語）我去告訴過監督……由於我的請求迷海懷西力奇調換到別的地方去了……我惹起了什麼事呀！（哭）你把他找來吧……誰知道他會寫這樣的一封信呢！啊！哼！假使我能夠知道呀！我的上帝……我苦惱呀！

安娜： 我的親愛的，你到研究室裏去坐一歇！我等一會就去同你說話，現在我需
要對西耳其泡洛奇談一件事情……

蓮可娃： 到研究室裏去，好的，可是你去找他來嗎？現在他的臉色怎樣哪，在寫了這一封信以後，你讀過了嗎？還給我藏起來！（藏信）我的親愛的、寶貴的，我去

了，但你要找他來的呀！不要聽，西耳泡洛奇！我們說德國話吧，安娜彼得樂娜！
Schicken Sie, meine Isabel

安娜： 好的……你去吧。

蓮可娃： 好的……（密密地吻着安娜）不要怪我吧，我的親愛的我……我苦惱呢！西

耳其泡洛奇你不會表示自己的客氣！我去了！你可以繼續自己的談話！（退場）

安娜： 我現在一切都明白啦……你不要焦慮！或許還可以挽救自己的家庭……
……這可怕的史實呀！誰會料得到呢！我現在就去同莎非談……我要儘可能地詳細問他……你錯了并且做得蠢……噯，不是的？（用手蒙着臉）不是的，不是的……

魏尼且夫： 不是的！我沒有錯誤！（捧着自己的頭）

安娜： 但無論如何我要同她說話……我并且去找他說話……

魏尼且夫：你去說吧！祇是徒然的呢！（靠在椅上去）你去吧！沒有希望了！救命圈又沒有，否則靠着牠或許還會得救……

安娜：我現在一切都明白了……可是你還坐着哭哩！去躺着睡吧，男子漢！莎菲在那裏哪？

魏尼且夫：該在你那裏吧……

安娜：（退場）

第六場

魏尼且夫，繼增柏拉圖諾夫。

魏尼且夫：沉重的苦痛！這要延長到幾時？到明天，到後天，到一週，到一月，一年……這沒有止境的苦痛！需要自殺。（慟哭聲）

柏拉圖諾夫：（進場，手裏裹着綳帶）坐着在……似乎在哭……（默）安靜你的靈

魂，我的可憐的朋友！（走向魏尼且夫）上帝的歡心，請聽！我來不是爲辯白……用不着我也用不着你來追究我的……我來這裏訪問，不是爲自己，而是爲你……兄弟般的來問候你……你對於我怎樣地憤恨、仇視，你對我怎樣的設想，這都由你，可是你不要……尋死！我不是說你用手槍，我是說一般地……你損害自己的健康……傷了你嗎？這痛苦的恥辱！上帝看見我相信你的不幸，并且我自己已經過這一番的磨折以後也不亞於你的不幸！你想復讎嗎？爲什麼要犯罪呢？但是你要知道復讎是蠢的，同厭世的人一樣的蠢！就算你能夠成功，做個殺人的，這對於你有什麼好處呢？……你還是算了吧！殺人，在一切的情形下面都是超過人類所有的罪惡行爲！就算是我做了一件事……但是你……你爲什麼要糟塌自己呢？（默）你不作聲……你不懂得我的意思……假使你的復讎心理已經這樣急急於要爆發；假使你的復讎心理已經爆發得不可遏止，已經統制着你的整個人格；假使你確信這種

辦法可以消滅你的苦痛如你平時所確信的一樣：那末你就對我說了吧：
：我不打算生活了！我要殺死自己，用不着你來殺死我！自殺比殺人有人道！
你喜歡我死嗎？你喜歡我停止生活嗎？（默）

魏尼且夫：喜歡。我什麼都喜歡。

柏拉圖諾夫：好的。我自殺（默）我滿意地自殺（拍著魏尼且夫的肩）進步的人有什麼鬼用處！我沒有偌大的福氣同這樣的大……大人先生一起活下去……

（安娜進場）

第七場

魏尼且夫，柏拉圖諾夫與安娜。

安娜：他在這裏！（慢慢地走到柏拉圖諾夫的身邊）柏拉圖諾夫，這是真的嗎？

柏拉圖諾夫：真的。

安娜： 他還有膽……有膽這樣冷靜地說話呢！……下流的人，你也知道這是卑鄙下賤的嗎？

柏拉圖諾夫： 下流的人……難道就不可以莊重嗎？我什麼都不知道！我在這全部的事實裏，已經知道的，并且現在所知道的，僅僅是這末一點，就是我從來不會願意他擔負現在所擔負着的這個重擔一千分之一！

安娜： 朋友，除了這一點，你不妨再知道一點，就是這一個朋友的妻是不能當作別一個朋友底玩物的這一點呀！（厲聲）你不要愛她！你會受苦的！

魏尼且夫： 媽媽，你問他，問他爲什麼進來？

安娜： 下賤地！下賤地玩弄人家！他們也像你一樣的是有生氣的人呀！你這個絕頂聰明的人！

魏尼且夫： （突地立起來）來這裏擺架子！你爲什麼到這裏來？我知道你是爲什麼到這裏來的，你不必拿自己的大話來恐嚇我們！

柏拉圖諾夫：這「我們」是指誰的？

魏尼且夫：現在我知道這些大話的整個價值了！讓我安息一下吧！假使你拿善

辯的嘴來贖自己的罪，那末你要知道，漂亮話是不能贖罪的！

柏拉圖諾夫：漂亮話固然不能贖罪，你的叫喊與仇恨也是不能證實我的罪，你

知道，我不是已經說過我要自殺嗎？

魏尼且夫：贖罪不是這樣贖的！不是這樣說說空話就可以贖的，話，我現在是不

相信的了！我厭棄你的話！你看一看俄國人是怎樣贖罪的！（指着窗外）

柏拉圖諾夫：那裏什麼？

魏尼且夫：那井邊躺着的就是自己贖罪過的人。

柏拉圖諾夫：看見了……你何必說這些空話呢，西耳其泡洛奇？你現在似乎在

苦痛的深淵裏……你整個地在苦痛裏輾轉，同時又要裝模作樣嗎？這是表

白什麼？虛偽還是愚蠢？

魏尼且夫：（坐下）媽媽，你問他，問他爲什麼到這裏來？

安娜：柏拉圖諾夫，你來這裏幹什麼？

柏拉圖諾夫：西耳其你自己問呀，爲什麼去勞煩媽媽呢？我是來向進步的人，向頂慈悲的仇人請教死罪，并且請求不要殺害。哼！我已經沉淪到萬丈深潭，沒有面目見人了！一切都完了！老婆出走了，一切都完了！沒有一點值得留戀的了！像五月天一般美麗的莎菲，——一個理想，在這一理想相形之下，一切的理想都會失色！沒有女人的男人——沒有馬達的機器！生命死滅了！配偶脫逃了！一切都完了！名譽，人格，身份，一切都掃地了！末路到了！現在可以讓入用刀來殺！也可以讓子彈在自己的額門穿進去，我鄙棄人類，鄙棄一切的靈感！

魏尼且夫：我不要聽。請饒了我吧！

柏拉圖諾夫：明白啦。你不用鄙棄我，魏尼且夫！我到這裏來不是人家來鄙棄我

的！你的不幸不會給你這種權利把我拖到污泥裏去的！我是個人并且拿人道走到這兒來。你固然不幸，但你的不幸不值得同我從你出去後所受的
一種凌遲的痛苦相提並論。魏尼且夫，在你從我的房裏出去後的那一夜，這
是個非常恐怖之夜呀！假使你看見了我在這一夜怎樣地受苦，我想你的復
讐心一定會拋到九霄雲外去的！博愛的人，我向你賭咒，你的不幸實在是值
不得我的痛苦一個影子！

安娜： 很有可能，但誰個有什麼事情要管到你的那一夜，你的痛苦呢？

柏拉圖諾夫： 難道你也不管嗎？

安娜： 我給你確信：就是我也沒有什麼事要管到你的！

柏拉圖諾夫： 是的吧？但你不要說謊，安娜彼得樂娜！（長嘆）照你自己的意思看
來或許是可以這樣的……或許是可以的……但叫我那裏去找人呢？去找
誰個呢？（手蒙着臉）那裏有人呢？她不了解……她也不了解……還有誰個了

解呢？
愚蠢，險狠，無情……

魏尼且夫：不，我不了解的！我懂得你！我厭惡你，仁慈的先生，過去的朋友，枯山的孤

兒！我知道你！斯文的惡人，偽君子，這就是你呀！

柏拉圖諾夫：我原諒你這個蠢才！這一句說話！你當心自己，不要再說話！（對安娜）

你在這裏留戀着什麼呢？興味濃厚的女人賞玩嗎？這裏沒有你的事！不需要

鑑賞家！

安娜：這裏也沒有你的事……你可以……滾開去！無賴！滾到污泥裏，沉到污水

裏，在淫污裏翻一個身，於是再去憐惜你的痛苦！狡猾的人可是……你原諒

我吧！如果你不想再聽什麼話，那末你就出去吧！請你做做好事呀！

魏尼且夫：（突然立起來）他還需要我的什麼呢？真不懂！你還想我的什麼呀，你還

要我的什麼呀？我不懂！

柏拉圖諾夫：我看你是不懂的……真的誰個帶着痛苦出門，就不應該去找人，

應該去找酒店，這是千真萬確的！（走向門口去）鬼跟着你們！我來是想對你們談談衷曲，痛自鍼砭的……我很蠢地把你們認作正派的人了……你們原來也是那些鄙野無知的俗夫……（使勁地拉開了門出去）

安娜：（跑到魏尼且夫的身邊）西耳其……他這是關於什麼問題……他這是暗示

着什麼事？你昨天到他那邊去過？（默）你說！不要磨難我，你說！

魏尼且夫：不需要說。

安娜：（拍着他的肩）你說！你做了什麼事？

魏尼且夫：你還要來……你就有一點點憐憫我的心也好的！

安娜：你說呀！

魏尼且夫：我想殺死他……用刀把他戳死……如果他那時候沒有睡醒，那末他早就死了……

安娜：啊——啊！現在明白啦……你做了這件事情以後你還有膽說他是下流

的人嗎？好的！你做得好，你做得好呀！（兩手拘攣著）這多末卑鄙呀……你馬上
去追上他并且對他說……對他說……

魏尼且夫：我能夠對他說什麼呢？

安娜：說什麼，你自己想起來對他說就是了。你趕快跑去，西耳其！我所求你他是
帶着好心到這兒來的！你應該了解他！可是你却殘忍地對付他了！你趕快去
吧，我的兒！

魏尼且夫：我不能，你饒了我吧！

安娜：噯——噯，你要知道錯誤不僅是他一個人呀！西耳其，大家都錯了呢！大家
都有苦難，大家都沒有力量自救！你跑去對他說吧！你對他說幾句和解的話！
證明給他看，你是個人！上帝的歡心……是的，去呀，去呀，哦！你趕快跑去呀！

魏尼且夫：我發昏……

安娜：你發昏，但是你不能侮辱人家！你在人家睡着的時候去殺他，因此……因

此你就稱他是壞人并且驅逐了他！……小孩子，你給他，給這個人當掃帚都不成的啊哼……去吧，上帝的歡心，(哭)西耳其！

魏尼且夫：饒了我吧，媽媽！

安娜：我自己去……怎麼我自己不跑去呢？我自己……

柏拉圖諾夫：(進場)唉！(坐到長椅上面去)

安娜：(在一邊自語)他怎麼的？(默)

柏拉圖諾夫：痛……餓……餓得像一頭垂斃的狗……冷……冷得混身戰慄

……痛呀！你了解我吧，怎樣的痛呀！我的生命毀滅了！你還要我怎樣呢？你還需要我的什麼呢？我那可咒的慘痛的一夜給你還嫌少嗎？

魏尼且夫：(走到柏拉圖諾夫的身邊)迷海懷西力奇，我們彼此諒解吧……我……

是的，你要了解我的處境……我們儘可能地走開……(默)我原諒你……實在的話，我原諒你！假使我能夠把這一切忘記，那真是我從來不曾有過的

幸福了！我們彼此相安地生活着！

柏拉圖諾夫：是的。噫，筋骨鬆懈了！機器壞了！非常想睡，眼睛睜不住，可是睡不着……我服罪，我求饒，我失錯，我沒有話說……你知道怎樣，就怎樣去做，就怎樣去想吧……

魏尼且夫：（離開柏拉圖諾夫坐到桌邊的椅子上面去）

柏拉圖諾夫：我不離開這裏了，即使把這座屋焚燒起來我也不離開了！誰個不願意我的存在，可以從這個房間裏走出去……（想躺下來）給我一個什麼暖

和的東西……不是吃的。是蓋的……我不回去了……門外在落雨……我就這樣躺下來。

安娜：（走到柏拉圖諾夫的身邊去）你起來，迷海懷西力奇，回家去！你需要什麼東西我就拿給你搬給你！（推着他的肩膀）你去呀！上帝會給我們和解什麼事的。你回家去呀！

柏拉圖諾夫：誰不樂意我的存在，那末就請他從這個房裏出去……給我一點

水吧！我想喝水！

安娜：（將水瓶遞給他）

柏拉圖諾夫：（從水瓶裏喝水）病了……我完全病了……親愛的女人！

安娜：你回到自己的家裏去吧？（摩着他的額）額頭火熱……回家去吧。我去找特

里茨基。

柏拉圖諾夫：（微細的聲音）罪過，我的恩人！罪過，罪過……

安娜：我有什麼呢？你去吧！我請求你，你無論如何要回去的聽見嗎？

（莎菲上場）

第八場

同上，增莎菲。

莎菲：

（進場）煩勞你把你的錢拿回去吧！你何必要這樣鬧氣呢？我似乎對你說過的！（看見了柏拉圖諾夫）你……在這裏怎的！你會在這裏！（歇）奇怪……你在這裏幹麼？

柏拉圖諾夫：我——嗎？

莎菲：是的，你！

安娜：我們出去，西耳其！（出去經過一分鐘又躡着足進來坐在屋角）

柏拉圖諾夫：一切都完了，莎菲！

莎菲：這怎麼說？

柏拉圖諾夫：是的，就是說……我們以後再說吧！

莎菲：迷海懷西力奇這「一切」是什麼意思？

柏拉圖諾夫：我倦了。莎菲，上帝呀，我倦了！你們很多人，我祇一個人……可憐我吧！我什麼都不要，愛也好，憎也好，我祇要請你們給我安靜！我請求你們……

我就是連話都不想說……做過的事情已經夠受了……請……

莎菲：你說什麼？

柏拉圖諾夫：就是說，我已經夠了。我不要新的生活了。并且舊的也沒有地方安置了……我什麼都不需要！

莎菲：（聳著肩）我不懂……

柏拉圖諾夫：你不懂嗎？結合打破了，這就是啦！我負不起這種責任……做過的事情已經夠了……

莎菲：你不想走嗎，怎麼的？

柏拉圖諾夫：不要吃驚，莎菲……是的，賢格樂娜！

莎菲：你甘心墮落麼？

柏拉圖諾夫：完全正確……我現在祇要能夠對於我可憐的身體有利，什麼下賤的行爲我都準備着去做！

莎菲：下賤的人呀！（哭）

柏拉圖諾夫：這我知道……我已經聽過一百次了……以後再說吧……現在沒有話說。

莎菲：（慟哭）

柏拉圖諾夫：你還是到自己的房裏去吧！眼淚對於不幸是最無用的東西，免不了的。事情已經發生了……在自然界裏面有規律，在我們的生活裏面有邏輯……事情已經照着邏輯發生了……（默）

莎菲：（慟哭）我這到底是爲着什麼來呢？我爲了什麼事情呀，爲什麼你把我的生命拿去會這樣地受罪？我這到底是爲着什麼來呀？你不再愛我了嗎？

柏拉圖諾夫：你還是去設法慰藉慰藉自己吧……譬如說就把這種恥辱拿去給自己做將來的教訓！

莎菲：這不是一種教訓，而是一種災難呀！你還敢這樣說嗎？卑鄙呀！可恥！

柏拉圖諾夫： 爲什麼哭呢？爲什麼總是對我這樣……討厭！（噁）我痛呀！

莎菲： 他發誓過，他乞憐過，是他開始的，可是現在卻這樣來躺在這裏！我使你討

厭，我所需要你的僅僅在於兩個禮拜嗎？我鄙視你！我看不下去！你從這裏滾

開吧！（放聲大哭）

安娜： 柏拉圖諾夫！

柏拉圖諾夫： 呃？

安娜： 離開這裏！

柏拉圖諾夫： （起來走向門口去）

莎菲： 你等着……不要出去！你是真的嗎？或許你吃醉了酒還沒有醒來吧……

你坐下來仔細去想！（抓着他的肩拉住他）

柏拉圖諾夫： 我坐過了并且想過了。放了我吧，莎菲！我不是你們的人！我已經腐

爛得這樣久，我的靈魂老早葬進墳墓裏去，沒有可能使我再生了！我深深地

深深地把自己埋葬着免得沾污了空氣！你相信我這最後的一次吧！

莎菲：（絕望的恐怖）我將怎麼辦呢？你叫我怎麼辦呢？你指教我吧！我去死！我不能忍受這種卑劣的行爲！我受不了五分鐘！我把自己殺死……（坐到放在屋角的

安樂椅上去）你怎樣處置我呢？（發昏）

魏尼且夫：（走到莎菲的身邊）莎菲！

安娜：上帝知道怎末辦！你平一平氣吧，莎菲！拿水來，西耳其！

魏尼且夫：莎菲！你不要氣壞了自己吧……請你停止吧！（向柏拉圖諾夫）你還在這裏等待什麼呢，迷海懷西力奇？請你出去，上帝的歡心！

安娜：你醒醒吧，莎菲，醒醒吧，噯，夠啦！

柏拉圖諾夫：（走到莎菲的身邊）怎麼的噯——噯。（很快地走開）發癡！

莎菲：你們都給我走開吧！你們！我不需要你們的幫助！（對安娜）你走開！我鄙視你！我知道這一切是誰個的恩賜！你這是不會成功的！

安娜： 噯……不要冤枉人家。

莎菲： 如果沒有你的淫威統治着他，他不會把我害死的，（慟哭）去！（對魏尼且夫）

你……你也去！

魏尼且夫： （走開坐到桌邊的椅子上，上面去雙手捧着頭靠在桌上）

安娜： （對柏拉圖諾夫） 對你說過，離開這裏呀！你今天真是個可怕的白癡！你還想

什麼呢？

柏拉圖諾夫： （掩着耳朵） 我到那裏去呢？我冷得要命……（走向門口） 還是早點給

鬼捉了去吧……

（特里茨基上場）

第九場

同上，增特里茨基。

特里茨基：（在門口）我對你這樣地說過又說，你自己怎的還不知道呢！

雅可夫的聲音：少爺吩咐過的。

特里茨基：你去同自己的少爺接吻吧！他也像你這樣會嚙噬的！（進場）難道這

裏也沒有他嗎？（倒在睡椅上面去）可怕呀！這……這……這……（跳着起來）

唉！（對柏拉圖諾夫）悲劇開演了，悲劇的主角去登場吧！

柏拉圖諾夫：你幹麼？

特里茨基：你怎的腐爛在這裏哪？你逍遙到那裏去了，不祥的人你怎的不害羞，

不畏罪（哭）你在這裏談哲學嗎？你在這裏傳道嗎？

柏拉圖諾夫：請你說人的話，尼古拉！你幹麼？

特里茨基：這個畜生！（坐下來，手蒙着臉）不幸，怎樣地不幸！這誰能夠逆料呢？

柏拉圖諾夫：什麼事？

特里茨基：什麼事！你不知道嗎？你都沒有想到這個嗎？你都沒有想到嗎？

安娜： 尼古拉伊凡諾奇！

柏拉圖諾夫： 是桑夏，怎末的？你說吧，尼古拉！這還是找不着頭緒的！她怎麼樣？

特里茨基： 給火柴毒死了！

柏拉圖諾夫： 你說什麼？

特里茨基： (高聲) 給火柴毒死了！(跳着起來) 瞎，讀吧！讀吧！(把信送到他的眼前去讀)

吧，哲學家！

柏拉圖諾夫： (讀信) 『追悼自殺的人是罪惡的，但是請你追悼我。我在病痛裏

消滅了自己的生命，迷海，請你愛惜可拉與哥哥，如我所愛惜你的一樣。不要

使父親爲難。你規矩地去生活。你撫養可拉如我拿母性的慈愛去撫養他一

樣。請你有恕有罪的人。那個柳條箱的鑰匙放在毛線衫的口袋裏』……我

的黃金罪過呀！罪過呀！但這還是找不着頭緒的！(抓住自己的頭髮) 服毒……

(默) 桑夏服毒……：她在那裏？喂！我去看她！(把自己手上裹着的繃帶扯下來) 我……

：我去救她。

特里茨基：

（躺在睡椅上臉向下）

早就去救，也用不着殺死了！

柏拉圖諾夫：

殺死……你，下賤的人，爲什麼說這話？難道是我殺死她的嗎？難道，

……難道我願意她死嗎？（哭）服毒了……這還是找不到頭緒的，刑罰的車

輪在我的身上滾着猶如一頭狗！如果這是一種懲戒，那末（揮着手）這是一種

殘酷無情的懲戒呀！不，這已經超過我所能夠承受的力量了！超過了爲什麼？

受罪，服刑，忍辱……但是還要活着！（哭）你們大家都看着我！你們看吧！你們

看得有味嗎？

特里茨基：

（起來）是的，是的，是的……現在我們就去哭吧……趁着這個好機

會去把眼睛潤溼一下吧……打擊你還算是好的！戴上你的帽子！我們去！男

子漢！好漢！無緣無故地害死了女人！到底爲着誰個來呀！可是這些個還把他

扣留在這裏！他們喜歡他！奇妙的人，有趣的角色，滿面愁容映襯着美的痕跡！

我們去吧！你去看看自己做出了的事情，有趣的角色，奇妙的人！

柏拉圖諾夫：不用說……不用說……不需要說話！

特里茨基：還算你的榮幸，你這個不是人的人，險些兒我今天不會到家呢！假使我不會到家呀，假使我不會看見呀，那末會出了什麼事情呢？那就是她老早死掉了呀！這你可懂得不懂得？除了最普通的東西以外，你普通一切都是懂得的，哼，我老早應該教訓你了！我不睬你的可憐的身體就好了！假使你少說幾句自己的廢話，多聽幾句親人的教訓，那末你就不會有這種不幸了！像你這樣聰明的人老實說，我是不能爲她負什麼責任的！走吧！

魏尼且夫：不要嚷！啊哼……怎的一切都是這樣地討厭……

特里茨基：我們走呀！

柏拉圖諾夫：等一會……你不是說她還沒有死嗎？

特里茨基：難道你希望她死嗎？

柏拉圖諾夫：（突地立起來）沒有死！那真是說不出怎樣地……沒有死嗎？（擁抱着

特里茨基）活着！（大笑）活着！

安娜：我不懂！特里茨基，你說確切點吧！怎的他們今天都是特別地蠢了！這

封信是什麼一回事呢？

特里茨基：這封信是她寫的……如果沒有我，她已經死了……現在她病得很

厲害！我不知道她的身體受得住受不住……哼，還是讓她死去好了，她死了，

你就可以從我的身邊滾開了！

柏拉圖諾夫：你嚇得我這樣厲害！我的上帝！她還活的那末是你救活她的了！我

的親愛的！（吻着特里茨基）親愛的！（大笑）從前我不相信你的醫術，現在相信

了她現在怎樣哪？沒有力不康健！我們去扶助她好了！

特里茨基：她還要受罪嗎？

柏拉圖諾夫：受罪！不要她受罪！我來受罪！爲什麼你開始不說她還活的呢？安娜

彼得樂娜！親愛的女人！請給我一杯冷水！你們原宥我吧，先生們！安娜彼得樂娜！我的神經錯亂了……（吻安娜的手）桑夏活着……水，水……我的親愛的！

安娜：

（持着空的水瓶出去過了一分鐘帶着水進來）

柏拉圖諾夫：

（對特里茨基）

我們去看她！扶助她！用一切的醫術，用希波革

拉第一直到特里茨基的醫術去扶助她！我們去改造一切！如果沒有她這個世界還有誰個值得活下去的呢？我們去哦，不站着！我的頭昏了……我病得厲害！等一下……（坐到長椅上去）等我休息一下再去……她很弱嗎？

特里茨基：

很弱……

（自語）

他快樂，他爲什麼快樂真不懂！

安娜：

我也給你嚇慌了。你要說正確點，特里茨基喝吧！（給水柏拉圖諾夫）

柏拉圖諾夫：

（拚命地喝水）

謝謝，親愛的女人！我是個壞蛋，非常壞的壞蛋！（對特里

茨基）坐到我的旁邊來！（特里茨基坐下）煩勞你了……謝謝你，朋友。她服毒服

得很多嗎？

特里茨基： 如果服了毒，她已經到那個世界去了。

柏拉圖諾夫： 哦哦……感謝上帝。我的手痛……再給我一點水吧。我自己也病

得很厲害，尼古拉！無力的肩支不住沉重的頭……倦眼朦朧地看不清……

我的熱病是必不可免地要到來了。無數的神兵鬼卒手執鋒利的刺刀在我的眼前晃着……黃與綠的光環在閃耀……落日照引我到滅亡的道路

……

特里茨基： 妖精在引導你吧——另一種的熱病！

柏拉圖諾夫： （大笑）笑話，笑話……你的滑稽有時候也會使我發笑……你是

我的小兄弟還是我的小舅子？我的上帝，我痛得怎樣厲害呀！你不能表白自

己的身分，猶如我在病痛裏面一樣。

特里茨基： （按着他的脈搏）

安娜： （對特里茨基私語）你領他回去吧，尼古拉伊凡諾奇！我自己今天到你們那邊

去同亞歷山姐依文娜談話。她這是給我們怎樣的恐嚇呀？還沒有性命的危險吧？

特里茨基：還談不到什麼危險，沒有毒死，但一般地說來……很可憐！

安娜：你怎樣救她哪？

特里茨基：就是那末地救。（立起來）我們走吧！

柏拉圖諾夫：將軍夫人給你什麼東西？

特里茨基：你說夢話……我們走呀！

柏拉圖諾夫：我們走……（立起來）西耳其泡洛奇拋棄仇隙吧！（坐下來）拋棄仇隙

吧！何必愛傷呢？正是杞人憂天！並且也是那時候學過哲學的呢！要做蘇格拉

底嗎呢？西耳其泡洛奇！（低聲）嘿，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說什麼……

特里茨基：（摩一摩柏拉圖諾夫的額）你還是病痛好些！是的，爲了清心寡慾你不妨

多病多痛！

安娜： 柏拉圖諾夫，上帝保佑你回家去吧！你到城裏去另找醫生……不妨去請

教高明的醫生……哦是的我自己爲你去找好了，你不必多勞……你還是去安慰一下子亞歷山妲依文娜！

柏拉圖諾夫： 安娜彼得樂娜，在你的胸前掛着一把小三弦！有趣！（笑）有趣！尼古拉，你坐下，去彈一彈吧！（大笑）有趣有趣！我病了，尼古拉……真的話……不是玩笑……我們走吧！

（伊凡伊凡諾奇進場）

第十場

同上，增伊凡伊凡諾奇。

伊凡： （頭髮蓬亂穿着睡衣）我的桑夏呀！（哭）

特里茨基： 你剛剛踏進人家的門裏就哭了回去吧！爲什麼到這裏來？

伊凡：她要死了，她要向上帝告罪了！我怕呀，怕呀……啊哼！我多末怕呀！（走到柏

拉圖諾夫的身邊）

迷海喀！我在上帝與一切的神靈面前給你祈禱，聰明的、美麗

的、光榮的人！你去對她說你是愛她的吧！你把這些可咒的浪漫史丟棄了吧！

我虔誠地向你祈禱！你知道她會死了！我祇有她一個……一個呀！她死了……

……消滅了！無辜地消滅了！你去告訴她！你愛她，承認她是你的妻！耶穌的歡心！

你去安慰她！迷海喀！說謊有時候可以說得過去……上帝會看你是公正的，

但是欺瞞親人！我們一同去吧！你去做做好事吧！耶穌的歡心！請你給我這個

老人救活那有天良的小女子！上帝會報答你的！我全身戰慄！我恐怖得戰慄！

柏拉圖諾夫：還有與致喝酒嗎，大佐？（笑）我們去救治桑夏！同時就喝酒去吧！啊

哈！我是怎樣地想喝酒呀！

伊凡：我們去，最慈悲的、最公正的人！你祇須對她說兩句話！她就得救了！藥味治

不了精神上艱澀的痛苦呀！

特里茨基：父親，你暫時離開這裏！（牽着父親的手）誰對你說她死了！這是從那裏

想來的？完全沒有危險！你到那個房間裏面去。我馬上同他一塊兒去看她。你

這樣蓬着頭髮到人家的屋裏來是可恥的呀！

伊凡：（對安娜）你罪過呀，安娜！上帝不會饒你的！他是年青的人，是沒有經驗的。

……

特里茨基：（推他到別個房裏去）你在那裏面等着！（對柏拉圖諾夫）你願意走嗎？

柏拉圖諾夫：非常地病痛……我害病，尼古拉！

特里茨基：我問你願走還是不願走？

柏拉圖諾夫：（立起來）少說些話……有什麼法子可以使口不燥的嗎？我們走

……我似乎是沒有戴帽子到這兒來的……（坐下來）請給我吧，帽子找了來！

莎菲：這個他應該是預先看到的。我沒有問詳細就給了他……我知道，我會害

死丈夫的，但我……是爲了他無可奈何呀！（起來走到柏拉圖諾夫的身邊）你使我

到了那步田地哪？（慟哭）

特里茨基：（捧着自己的頭）真滑稽呀！（在房裏來回走著）

安娜：你定心吧，莎菲還不是時候哩……他病了。

莎菲：難道人是可以這樣地愚弄着整個生命的嗎？（同柏拉圖諾夫重疊）你知道我

的整個生命現在是死亡的了……我現在已經不是活的了……救救我吧，

柏拉圖諾夫不遲的！柏拉圖諾夫，不遲的！（默）

安娜：（哭）莎菲……你要什麼呢？你還來得及呢……他現在能夠說什麼呢？

……難道你沒有聽見嗎？……沒有聽見嗎？

莎菲：柏拉圖諾夫，再一次的請求你……（慟哭）不救嗎？

柏拉圖諾夫：（從她的身邊向後退開）

莎菲：不需要了……好的……（跪下來）柏拉圖諾夫！

安娜：這已經太過分了，莎菲！你不能這樣做！誰也值得不得這樣……落跪……（泣）

她起來並且按住她坐下) 你是……婦人呀!

莎菲: (慟哭) 你去告訴他……勸他……

安娜: 拿你所有的智力來提醒自己……你要守……本分。你是個婦人呀哦……

: 夠了! 到自己的房間裏去吧! (慟) 你去, 到床上去躺躺…… (對特里茨基尼

古拉伊凡諾奇! 怎末辦呢?

特里茨基: 這要問可愛的迷海! (來回地走着)

安娜: 你領她到床上去吧! 西耳其! 尼古拉伊凡諾奇! 終究還是請你幫助我吧!

魏尼且夫: (立起來走到莎菲的身邊去)

特里茨基: 你領她去。要給她撫慰。

安娜: 我自己現在也需要吃點安眠藥才好。(對魏尼且夫) 要做個男子漢, 西耳其!

你不要垂頭喪氣呀! 我比你沒有好些, 可是……我還站得住……去吧, 莎菲!

這個日子是怎末過得了呀…… (扶着莎菲) 振作點吧, 西耳其! 我們要做人呀!

魏尼且夫：我盡力耐性，媽媽！我忍氣吞聲……

特里茨基：不必悲哀，西耳其兄弟！恐怕還有的呢！不是你第一，也不是你最後！

魏尼且夫：我盡力……是的，我盡力……（退場）

第十一場

柏拉圖諾夫，繼增遜可娃。

柏拉圖諾夫：（獨自）拿煙來，尼古拉，拿水來！（看着四圍）沒有他們了？需要回去……

：像這末一個也想服毒……捉不住一點點力量把很大的苦痛轉到小小的肩上去。母性的感覺都沒有了……可是這都是我呀！蹂躪了殺害了這些絲毫無辜的懦弱的女人……假使我用極端的壓迫，用另一種方式，西班牙式的去殺死她們，那就沒有什麼可憐的了。可是我用的是這末一種蠢的，俄國式的……（手在眼前揮一下）亂飛的蒼蠅……一大羣……該是夢裏看見

……剛才在這裏鬧着的已經停止了嗎？（手蒙着臉）恥辱，熱燒的恥辱，恥辱的疼痛！（立起來）全身癱軟，又飢又寒，到這個屋子裏來，沒有誰個給我一個暖和的屋角，一條暖和的毯子，沒有誰個愛撫我……好報應！可是病了……很不好……需要把自己殺死……（走到桌邊）哈姆連得怕作夢……在中學裏該是沒有學過的……我怕生活！如果我要活下去，會有什麼事呢？會被恥辱吃下去……（拿起手槍對着太陽穴）Finita la Comedia!（滑稽的結局）不如一隻聰明的畜生饒了我吧，上帝，我的罪惡告別了，理想！我不過是這末的一個……（默）哦？馬上死了，手呀，你要痛儘管去痛吧……（默）咳，沒有力!!（把手槍放到桌上）還想活……（坐到睡椅上面去）想活下去……剝下來的皮，把牠做鞋穿，在地上踏，可是牠總想活着……（蓮可娃進場）弄點水來就好……特里茨基那裏去了呢？（看見了蓮可娃）這是誰啊——啊——啊……（笑）最仇恨的敵人……明天我們要到法庭上去嗎？（默）

蓮可娃：不，很明顯的，寫過那一封信以後我們已經不是敵人了。

柏拉圖諾夫：都是一樣的，沒有水嗎？

蓮可娃：你要水嗎，你有什麼事？

柏拉圖諾夫：有病……我會有寒熱病發作……這我倒很願意，聰明的。可是假

使你同我都沒有打過交道，你還要來得聰明呢……我曾經想自殺……

（笑）沒有殺成功……這是本能，自己的聰明，自己的天性……你的眼睛多

末銳利！這還不是一個聰明的人嗎？（吻她的手）冰冷的手……你聽……你

願意聽我嗎？

蓮可娃：聽聽聽……

柏拉圖諾夫：你帶我到你那邊去吧！我病了，想喝水，非常痛苦，病苦得[！]不堪我想

睡，可是沒有地方睡……我祇要在小屋裏佔一個屋角，喝點水……放一點

規尼鹽進去。請（伸着手）

蓮可娃：去呀！我很喜歡，你隨便在我那邊住，住多久都可以……你還不知道我怎樣地苦惱呢！去吧！

柏拉圖諾夫：謝謝，聰明的女子……祇要有煙有水與床就夠了！門外下雨嗎？

蓮可娃：下雨。

柏拉圖諾夫：雨天出門……不吃官司和平！（看到她的臉上）我的眼睛紅了嗎？

蓮可娃：有一點點，去吧！我有蓬車。

柏拉圖諾夫：美人兒，你爲什麼臉孔紅起來？我不會觸動你的。祇要吻一吻你那

冰冷的手。（吻手又把牠拉到自己的身上來）

蓮可娃：（坐在他的膝上）不，不應該這樣的……（立起來）我們走吧，你的面色很異

樣……放手！

柏拉圖諾夫：病了。（立起來）我們去……在頰上吻一下吧（吻頰）沒有一點慾念，

我不能……但這是空話。我們走吧，馬利亞賢妃茂娜！快點你看……你看這

隻手槍就是我想自殺的呢……頰兒給我吻一下吧……（吻頰）我的眼睛紅了，但我看着你的臉……我愛一切的人！一切！我也愛你……人對於我比一切都可貴……我不會想侮辱任何人，可是我侮辱了一切的人……一切……（吻手）

蓮可娃：我一切都了解……我了解你的處境……莎菲，是嗎？

柏拉圖諾夫：莎菲，枝枝，美美，馬霞……很多的你們……所有的我都愛。在大學裏在戲院裏時常跑到曠場上面去說情話……人家在戲院裏，可是我站在曠場上面……把姑娘買了來……在同學裏面湊足三百個盧布又去買第二個……信給她看了嗎？

蓮可娃：你怎末的？

柏拉圖諾夫：你以為我的神經錯亂嗎？不是的，我就是這樣的……這是狂熱病的夢囈……你去向特里茨基……把消毒藥給了桑夏并且救活了她……

(抓住蓮可娃的肩把她拉過來) 大家都愛我, 大家! 有時候侮辱了她們……還是愛

我的……比如說蓮可娃是被我侮辱過的, 我把她按在桌子上面……還是

愛我……哦, 你就是蓮可娃……得罪得罪。

蓮可娃: 你有什麼病?

柏拉圖諾夫: 柏拉圖諾夫有病……你似乎是愛我吧? 愛嗎? 老實說, 我什麼都不

想……祇要你告訴我, 你愛嗎?

蓮可娃: 愛……(頭藏到他的胸前) 愛……

柏拉圖諾夫: (在她的頭上接吻) 大家都愛我……等我病好了, 我就痛快地放蕩一

下……我從前說過好話, 可是現在墮落了……

蓮可娃: 我都是一樣的……我什麼都不需要……祇要你是一個人就夠了。我

不想知道別的。你對我怎樣, 你……你祇要是個人!(哭)

柏拉圖諾夫: 我知道哀丁伯王把自己的眼睛挖去! 我是怎樣的下賤, 我怎樣深

刻地承認自己的下賤行爲！你走開吧！不值得……我病了。（掙扎開去）我馬上走……請你原諒，馬利亞賢妃茂娜！我的神經錯亂！特里茨基在那裏？
（莎菲進場）

第十二場

同上，增莎菲。

莎菲：（走到桌邊在桌上尋索）

蓮可娃：（執住柏拉圖諾夫的手把他拉開去）嗤……（默）

莎菲：（拿起手槍向柏拉圖諾夫放了一槍沒有擊中）

蓮可娃：（站在柏拉圖諾夫與莎菲中間）你幹麼！（呼喊）這裏來呀！快來呀！

莎菲：讓開……（跑過了蓮可娃逼近柏拉圖諾夫在他的胸前直射）

柏拉圖諾夫：停，停……這怎末的？（倒地委娜伊凡伊凡諾奇特里茨基與魏尼且夫跑進來）

第十三場

同上，增安娜，伊凡，伊凡諾奇，特里茨基，魏尼且夫，繼增僕人席二古。

安娜：

(垂下莎非的手槍把她推到睡椅上面去)

柏拉圖諾夫！(跪在柏拉圖諾夫的身邊)

魏尼且夫：

(蒙着臉轉到門邊去)

特里茨基：

(跪到柏拉圖諾夫的身邊慌忙地給他解開了外衣釵)

迷海懷西力奇！你聽見嗎？

安娜：

上帝的歡心，柏拉圖諾夫！迷海，迷海！快點，特里茨基！

特里茨基：

(喊着說)水！

蓮可娃：

(給他水瓶)救活他！你把他救活！(在房裏行走)

特里茨基：

(喝水把水瓶丟在一邊)

伊凡：

(抓住自己的頭髮)不是說過了會死的嗎？死了！這樣地死了！(跪下來)全能的上

帝死了！……這樣地死了！……(跑進來雅可夫，西里，巧姐與廚夫)

麻二古：（進場）從地方法院來……（默）

安娜：柏拉圖諾夫！

柏拉圖諾夫：（擰着臉起來看了衆人一眼）

安娜：柏拉圖諾夫，沒有關係……你喝點水吧！

柏拉圖諾夫：（指着麻二古）給他三個盧布！（倒下去死了）

安娜：勇敢點吧，西耳其！總是這樣地祇管自己走開去，尼古拉伊凡諾奇也避開

了……你們勇敢吧……

巧姐：（跪在安娜的腳跟前）我是個有罪的呀！我送信！我給錢迷住了！太太請饒了我

吧，我這個可咒的！

安娜：鎮定吧……爲什麼慌張呢？他僅僅是這樣……可以救活的……

特里茨基：死去了！

安娜：不會的，不會的。（失聲痛哭仆倒在柏拉圖諾夫的身上）

蓮可娃：（坐到桌邊去翻着紙痛哭）

伊凡：同靈魂一起去安息了……死了……死了

特里茨基：生命一文錢別了，迷海！你的一文錢丟了！你還看什麼呢？你是自殺呀！

知友死亡了！（哭）現在你的追悼會上打算同誰喝酒呢？咳，蠢才們！柏拉圖諾

夫是死不得的呀！（立起來）父親，去對桑夏說，讓她死了吧！（顫抖着走到魏尼且夫

的身邊）你怎末的咳！（擁抱魏尼且夫）柏拉圖諾夫！（慟哭）

魏尼且夫：怎末辦呢，尼古拉？

特里茨基：埋葬屍首撫恤活人呀！

安娜：（慢慢地立起來走到莎菲的身邊）你安心吧，莎菲！（慟哭）你做出了什麼事情哪！

嚶……嚶……你安心吧！（對特里茨基）你一點不要對亞力山姐依文娜說起，

尼古拉伊凡諾奇。我自己會去對她說的！（走到柏拉圖諾夫的身邊跪下）柏拉圖諾

夫！我的命呀！我不信！我不信呀！你沒有死吧？（握着他的手）我的命呀！

特里茨基：動手幹吧，西耳！先去安慰你的妻，再來……

魏尼且夫：是，是……（走到莎菲的身邊去）

伊凡：上帝忘記罪惡了……忘記了我的罪惡了……爲什麼犯了罪呢，老滑稽？糟蹋上帝的生靈，醉酒，謾罵，胡說八道……上帝忍不住了，上帝發怒了……

（全劇完）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未 名 劇 本

全一册 實價銀九角

(外埠酌加郵費)

原 著 者 柴 霍

譯 者 何 妨 甫

發 行 人 吳 秉 常

印 刷 所 南 京 河 北 路 本 局

正 中 書 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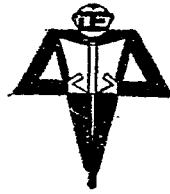
南 京 河 北 路 董 家 巷 口

發 行 所 上 海 福 州 路

正 中 書 局

南 京 太 平 路

(195)



未名劇本

實價九角

5/4